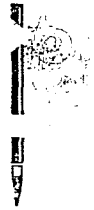


文 學 雜 誌

第 一 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第 三 期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

-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大學) 錢穆著 平裝本二册 定價四元二角
- * 八股文小史(國學小叢書) 盧前著 定價二元二角
- * 中國散文史(中國文化史) 陳柱著 定價二元二角
- * 元文類(國學基本叢書) 元蘇天爵編 三册定價九角
- * 明詩紀事(國學基本叢書) 清陳田輯 十册定價三元
- 戲曲叢談(國學小叢書) 華蓮圃著 定價三元
- 樊榭山房集(國學基本叢書) 清厲鶚撰 三册定價六角
- 焦氏筆乘正續(國學基本叢書) 焦竑輯 定價二元五角
- * 中華民族的人格 張元濟編著 定價三元
- * 蔣介石先生嘉言類鈔 彭國棟編 定價九角
- 世界名人格言和軼事 陳隱谷編譯 定價二元五分
- 青年文學知識(百科小叢書) 郭虛中編 定價六角
- 英文語句正誤法 姚慕諱編 定價六角五分
- 暴風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叢書) Shakespeare著 梁實秋譯 定價三角五分
- 逃亡(學名著) John Galsworthy著 向培良譯 定價三角五分
- * 哥德對話錄 R. P. Eickermann著 周學普譯 定價二元

【註附】有加上名書*為者設符每週特價書價照低七折發售

MG
III
51

商務印書館

廿六年度
第廿一次

特價書

本期特價書為各科名著，其中如“中國音韻學”新出下册，“始利小組”新出續集，特別將該書上冊改正的一併發售特價，俾讀者得以廉價購讀全書，至感便利。

科目	版次	書名	著者	冊數	定價(元)	特價(元)	出版	特價起迄期
管學	初版新出	格式心理學原理(大學叢書)	K. Koffka 著 傅統光譯	2	1.00	2.80	23-0	5月27日—9月22日
學	初版	荀子求釋	孫容祖著	1	3.10	2.17	..	5月23日—9月22日
社	初版新出	雲南外交問題	項聖棧著	1	2.00	1.40	15-5	5月25日—9月22日
會	..	兒童教育(俄譯世界名著)	A. Adler 著 包玉珂譯	1	1.00	.70	13-0	5月29日—9月22日
科	..	[長期]現代銀行制度(現代商業叢書)	劉冠英著	1	1.20	.84	..	5月29日—9月22日
學	3版	中國保甲制度	開始天著	1	3.30	2.31	23-0	5月23日—9月22日
學	3版	世界之經濟資源與製造業	周志騫編	1	2.30	1.61	15-5	..
語文學	初版新出	中國音韻學(大學叢書)	王方著	1	1.60	1.12	13-0	5月23日—9月22日
學	初版新出	中國音韻學(大學叢書)	王方著	1	2.20	1.54	15-5	5月24日—9月22日
自然科學	初版	植物地理學(國立編譯館出版)	L. Diels 著 董與秋等譯	1	1.60	1.12	13-0	5月23日—9月22日
應用技術	初版新出	舊職業與新智識(法譯世界名著)	W. Braug 著 林兆源譯	1	1.20	.84	13-0	5月27日—9月22日
3版	日本之農業金融(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叢書)	徐潤著	1	1.10	.77	..	5月23日—9月22日	
藝術	3版	中國名畫觀摩記	應時麟著	1	1.20	.84	13-0	5月23日—9月22日
術	初版	鋼琴曲集(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Aksakov 著	1	.90	.63
文學	3版	始利小組(世界文學名著)	E. H. Porter 著 李從真譯	1	.78	.55	10-5	5月23日—9月22日
學	初版新出	始利小組續集(世界文學名著)	E. H. Porter 著 李從真譯	1	1.00	.70	..	5月26日—9月22日
..	..	失樂園(世界文學名著)	J. Milton 著 傅東藩譯	1	.90	.63	..	5月23日—9月22日
史	初版新出	韃靼千年史(俄譯世界名著)	E. H. Parker 著 向建等譯	1	.90	.63	13-0	5月23日—9月22日
地	3版	三國志(附考證)(國學基本叢書)	晉陳壽撰 裴松之注	3	1.20	.84	15-5	5月29日—9月22日
..	3版	中國近世文化史	陳安仁著	1	1.10	.77	13-0	5月23日—9月22日

特價期內各次特價書 另印詳細目錄備索

D117(21)-26:5



3 2167 7639 7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

- | | | |
|----------------------|---------------------------|--------|
|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大學叢書) | 錢穆著 | 平裝本二册 |
| 八股文小史 (國學小叢書) | 盧前著 | 定價四元二角 |
| * 中國散文史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 | 陳柱著 | 定價二元二角 |
| * 元文類 (國學基本叢書) | 元蘇天爵編 | 三册定價九角 |
| * 明詩紀事 (國學基本叢書) | 清陳田輯 | 十册定價三元 |
| 戲曲叢談 (國學小叢書) | 華連圃著 | 定價三角 |
| 樊榭山房集 (國學基本叢書) | 清厲鶚撰 | 三册定價六角 |
| 焦氏筆乘正續 (國學基本叢書) | 焦竑輯 | 定價二角五分 |
| * 中華民族的人格 | 張元濟編著 | 定價三角 |
| * 蔣介石先生嘉言類鈔 | 彭國棟編 | 定價九角 |
| 世界名人格言和軼事 | 陳隱谷編譯 | 定價二角五分 |
| 青年文學知識 (百科小叢書) | 郭虛中編 | 定價六角 |
| 英文語句正誤法 | 姚慕譚編 | 定價六角五分 |
| 暴風雨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叢書) | Shakespeare 著
梁實秋譯 | 定價三角五分 |
| 逃亡 (世界文學名著) | John Galsworthy 著
向培良譯 | 定價三角五分 |
| * 哥德對話錄 | P. P. Fokermann 著
周學普譯 | 定價二元 |

【附註】書名上加*者為每週特價書，照定價七折發售。

MG
III
51

商務印書館

廿六年度
第廿一次

特價書

本期特價書悉為各科名著名譯，其中如“中國音韻學”新出下冊，“帕利小姐”新出續集，特分別將該書上加減正整一併發售特價，俾讀者得以廉價購讀全書，益感便利。

科目	版次	書名	著者	譯者	定價(元)	特價(元)	特價(分)	特價起迄期
哲學	初版	格式心理學原理(大學)	K. Kohler著	傅統光譯	4.00	2.80	23-0	5月27日—9月22日
	初版	荀子東釋	梁啟超著	梁啟超著	3.10	2.17	,,	5月23日—9月22日
社會科學	初版	雲南外交問題	孫亞岐著	孫亞岐著	2.00	1.40	15-5	5月25日—9月22日
	初版	兒童教育(英譯世界名著)	A. Adler著	包玉珂譯	1.00	.70	13-0	5月29日—9月22日
	初版	現代銀行制度(現代商業叢書)	烈志美著	烈志美著	1.20	.84	,,	5月29日—9月22日
	3版	中國保甲制度	周均天著	周均天著	3.30	2.31	23-0	5月23日—9月22日
國文學	初版	世界之經濟起源與製造業	周志驊編	周志驊編	2.30	1.61	15-5	,,
	初版	中國音韻學上(大學)	王力著	王力著	1.00	1.12	15-0	5月23日—9月22日
自然科學	初版	中國音韻學下(大學)	王力著	王力著	2.20	1.54	15-5	5月24日—9月22日
	初版	植物地理學(國立編譯館出版)	L. Diels著	董爽等譯	1.90	1.12	13-0	5月23日—9月22日
應用技術	初版	應職業與新智識(英譯名著)	W. Bragg著	林光遠譯	1.20	.84	13-0	5月27日—9月22日
	2版	日本之農業金融(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報告)	徐潤若著	徐潤若著	1.10	.77	,,	5月23日—9月22日
藝術	3版	中國名畫觀摩記	施肇基著	施肇基著	1.20	.84	13-0	5月23日—9月22日
	初版	鋼琴曲集(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Aksakov著	Aksakov著	.50	.63	,,	,,
文學	2版	帕利小姐(世界文學名著)	E. H. Porter著	李深真譯	.78	.55	10-5	5月23日—9月22日
	初版	帕利小姐續集(世界文學名著)	E. H. Porter著	李深真譯	1.00	.70	,,	5月23日—9月22日
	初版	失樂園(世界文學名著)	J. Milton著	傅東藩譯	1.00	.63	,,	5月23日—9月22日
史地	初版	韃靼千年史(英譯世界名著)	E. H. Parker著	向達等譯	.90	.63	13-0	5月25日—9月22日
	初版	三國志(附考證)(國學基本叢書)	陳壽撰	曹洪等譯	1.20	.84	15-5	5月29日—9月22日
	2版	中國近世文化史	陳安仁著	陳安仁著	1.10	.77	13-0	5月23日—9月22日

特價期內各次特價書 另印詳細目錄備索

D117(21)-28:5



3 2167 7639 7

商務印書館

廿六年度
第廿二次

特價書

每星期日公布一次，科目具體而平均 按原定價七折發售

本館發印 元明善本最近十種，自四月一日起發售預約，前出字架及兩架這編兩種，已另列入第十三次及第十八次特價書內。茲列出古今逸史（增定五十五種本）一種，除合售預約外，並列入本期特價書內。又本期特價書內，新出宋拓王帖三種，為查校經史所收，流傳有緒，堪稱珍寶，臨臨家及寶鑒家均不可不備。

科目	版次	書名	著者	冊數	定價(元)	特價(元)	郵費(分)	特價起迄期
種類	初版新出	古今逸史(影印元明善本) (叢書十種之一)	明吳棫校刊	56	35.00	24.50	100	6月1日-9月29日
哲學	1版	現代哲學引論(尙志學會叢書)	G. E. M. Joad 著 孫松年譯	1	1.70	49	10-6	5月30日-9月29日
社會科學	初版新出	新資本主義	Mooney著 李功偉譯	1	1.60	1.12	13-0	6月5日-9月29日
	3版	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國立編譯館) 劉勳立著 東世傑 校出		1	1.70	1.19	13-0	5月30日-9月29日
	2版	中國新刑法總論	陳文彬著	1	2.00	1.40	15-6
哲學	初版	合作金融論(經濟叢書)	N. Baron 著 歐陽澍在序	1	1.10	77	13-0
語文學	初版新出	甲骨年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之七)	羅莘田著 胡厚宣	1	90	63	10-6	6月3日-9月29日
	初版	聲韻學表解(國立武漢大學叢書)	劉頌著	1	1.40	98	13-0	5月30日-9月29日
自然科學	1版	生物之世界(尙志學會叢書)	Wallace著 尙志學會譯	3	1.30	91	13-0	5月30日-9月29日
應用技術	初版新出	(星期)醫藥中之化學	J. Steyerl 著 甘果威等譯	1	2.00	1.40	15-6	6月5日-10月4日
	5版	政府會計(立信會計叢書)	楊汝本 譯 徐德	1	4.40	3.08	23-0
	2版	政府會計(立信會計叢書)	楊汝本 譯 徐德	2	3.10	2.17	..	5月30日-9月29日
藝術	初版新出	宋拓王帖三種	董德經收錄	1	3.00	2.10	13-0	5月31日-9月29日
	..	抒情合唱曲(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李惟寧著	1	65	46	9-0
	..	愛國歌集—軍歌(同上叢書)	李惟寧著	1	60	42	..	6月1日-9月29日
	..	獨唱歌集第一集(同上叢書)	李惟寧著	1	60	43	10-6	6月4日-9月29日
文學	初版新出	元文類(國學基本叢書)	元戴天爵編	3	90	63	13-0	6月2日-9月29日
	..	明詩紀事(國學基本叢書)	清陳田輯	10	3.00	2.10	33-5	6月3日-9月29日
	3版	英國小說發展史(國立編譯館) 附出	W. L. Cross 譯 周兆英等譯	1	1.80	1.26	13-0	5月30日-9月29日
史地	初版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漢譯世界名著)	羅田望八著 阿建長譯	1	1.60	1.26	15-0	5月30日-9月29日
	..	文化哲學	朱耀之著	1	1.30	91

特價期內各次特價書 另印詳細目錄備索

商務印書館

照定價
七折發售

廿六年度
第廿三次

特價書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二十種分四期出齊，前出第一期書“中國稅制史”，“中國教育思想史”，“中國漁業史”及“中國韻文史”四種，已列入第十九次特價書內。茲續出第二期書三種，除合售預約外，並列入本期特價書內單售。

科目	版次	書名	著作人	冊數	定價(元)	特價(元)	郵費(分)	特價起迄期
經濟	2版	圖書館學(向志學會叢書)	楊昭愷著	3	1.10	.77	13-0	6月6日—10月5日
類	..	金石書錄目(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乙種)	容揆輯	1	1.20	.84
心理	1版	動的心理學(向志學會叢書)	Woodworth著 潘梓年譯	1	.80	.56	10-8	6月6日—10月5日
學	初版	朝霞(漢譯世界名著)	尼采著 倪蔭楹譯	1	1.10	.77	13-0	..
社會	初版	經濟學方法論(大學叢書)	劉聚敏著	1	1.80	1.26	13-0	6月7日—10月5日
..	..	北平風俗類徵(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李家瑞編	3	4.00	2.80	15-8	6月8日—10月5日
..	..	日本政府(大學叢書)	金其信著	1	2.50	1.75	..	6月9日—10月5日
科學	..	民法總則註釋	孫正學著	1	1.40	.98	13-0	6月11日—10月5日
自然科學	初版	人文生物學	潘光旦著	1	.75	.53	10-8	6月9日—10月5日
..	2版	星體圖說(國立編譯館出版)	陳道燾著	1	1.50	1.05	13-0	6月6日—10月5日
應用技術	初版	採購學	丁爾怡著	1	1.20	.84	13-0	6月6日—10月5日
..	..	報業管理概論	胡其民著	1	1.40	.98
藝術	初版	中國音樂史(中國文化史叢書)	田邊尚雄著 陳博泉譯	1	1.80	1.05	13-0	6月12日—10月5日
..	初版	京都紀念冊 第一種 元大都宮殿圖考	朱復著	1	.90	.63	10-8	6月6日—10月5日
文學	初版	中國散文史(中國文化史叢書)	陳柱著	1	2.20	1.54	15-8	6月10日—10月5日
..	2版	拿破侖日記	伍光建譯	1	2.00	1.40	..	6月8日—10月5日
史	1版	古史研究 第一集	蕭公權著	1	.80	.63	10-8	6月6日—10月5日
..	初版	古史研究 第二集	蕭公權著	1	1.80	1.26	13-0	6月6日—10月5日
..	初版	古史研究 第三集	蕭公權著	1	1.40	.98	..	6月7日—10月5日
..	..	中國日本交通史(中國文化史叢書)	王鶴五著	1	1.50	1.05	..	6月11日—10月5日
地	..	[星期] 居禮傳(自然科學叢書)	居禮夫人著 黃人傑譯	1	.50	.35	10-8	6月12日—10月11日

特價期內各次特價書 另印詳細目錄備索

商務印書館

照定價
七折發售

廿六年度
第廿四次

特價書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前已出第一期書四種。第二期書共六種，除“中國音樂史”“中國散文史”及“中國日本交通史”三種已於上週出版外，茲續出“中國倫理學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及“中國婦女生活史”三種。(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合售預約七月底截止)

科目	版次	書名	著者	冊數	定價(元)	特價(元)	郵費(分)	特價起日期
社	3版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	平裝本 胡適著	1	2.00	1.40	13.5	6月13日—10月12日
初級	初級	中國倫理學史(中國文化史叢書)	錢元培著	1	1.00	.70	13.0	6月16日—10月12日
學	初級	柏拉圖五大對話集(國立編譯館出版)	蔡元培譯	1	2.20	1.54	15.5	6月13日—10月12日
社	初級	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叢書)	楊幼炯著	1	2.00	1.40	15.5	6月14日—10月12日
會	..	中國婦女生活史(中國文化史叢書)	陸東原著	1	1.80	1.26	13.0	6月15日—10月12日
科	..	王安石政略	趙公晉著	1	1.10	.77
..	..	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五年國際聯盟與法治	A. Zimmermann著 郭子恒譯	1	2.00	1.40	15.5	6月18日—10月12日
..	..	丹麥體操圖說	朱重明編 在桑少編	1	.80	.56	13.0	..
..	..	中國參加之國際公約彙編	薛魯曾編 郭子恒譯	1	3.70	2.59	23.0	6月19日—10月12日
自然科學	初級	度量之精密及圖解法概論(國立編譯館出版)	吳德潤編 呂大元	1	1.40	.98	13.0	6月19日—10月12日
3版	..	最新通俗物理學	A. S. Eve著 徐經超譯	1	1.00	.70
應用技術	初級	鑄造研究第一冊(實業部中央工業試驗所著)	實業部中央工業試驗所著	1	2.00	1.40	15.5	6月14日—10月12日
..	初級	鑄造研究第二冊(實業部中央工業試驗所著)	實業部中央工業試驗所著	1	1.40	.98	13.0	6月18日—10月12日
..	..	心理學與工業效率	H. E. Burtt著 王世孫譯	1	1.40	.98
美術	初級	電影鑑賞法	E. Dale著 貝仲業譯	1	.60	.56	13.0	6月13日—10月12日
文學	2版	現代日本小說集(世界叢書)	周作人譯	1	1.00	.70	13.0	6月13日—10月12日
..	1版	父與子(現代文藝叢書)	Turgenev著 陳西滢譯	1	1.50	1.05
史地	初級	法蘭傳考證(國立編譯館出版)	范立群著 何曉暉譯	1	2.60	1.82	15.5	6月17日—10月12日
..	..	二十年海上風塵記 正續編	郭小汾著 曾宗榮譯	1	各.70	各.35	各10.0	6月19日—10月12日
..	3版	歷史統計學	衛聚賢著	1	.65	.46	10.5	6月13日—10月12日

特價期內各次特價書 另印詳細目錄備索

商務印書館

廿六年度 第廿五次


特價書

按照定價七折發售

本期特價書中，有：“蔣介石先生嘉言類鈔”搜集蔣先生民三十三年以來之言論，擇其精著，分類彙集，層次井然，可以窺見領袖思想之進程；“中華民族的人格”根據史記列傳及左傳國策，選取我國古代舍生取義復讐聖恥之英雄十餘人，將原文譯成白話，分上下層對照排列，明白淺顯，尤易感動，實為國難期中不可不讀之書。

科目	版次	書名	著作者	冊數	定價 (元)	特價 (元)	原裝 (元)	特價起日期
通類	初版新出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平裝本 (大學叢書)	錢穆著	2	4.20	2.94	23-0	6月21日—10月19日
哲學	初版新出	蔣介石先生嘉言類鈔	彭國楨編 A. J. Jones譯 張序平譯	1	.90	.63	13-0	6月21日—10月19日
	2版	選輯 (向志學會叢書)		1	.90	.63	..	6月20日—10月19日
社會科	初版新出	世界各國之食糧政策	林福泉等譯	1	2.40	1.68	15-6	6月22日—10月19日
	..	中國封建社會	龔同龢著	1	.90	.63	13-0
	..	新海軍知識	李冠聰著	1	.70	.49	10-6	6月23日—10月19日
	..	中國民法物權論 (大學叢書) 平裝本	曹樂著	1	2.20	1.54	13-0	6月25日—10月19日
科學	初版	新陸軍知識	李冠聰著	1	.60	.42	10-6	6月20日—10月19日
	..	近二十年中日貿易及其主要商品年來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	蔡聲著	1	1.40	.98	13-0
自然科學	初版新出	教育學發生學名詞	國立編譯館編	1	1.00	.70	13-0	6月20日—10月19日
	..	科學進步談 (漢譯自 Crowther 著 在況譯)		1	1.10	.77	..	6月28日—10月26日
	4版	小學自然科詞書	社亞東等編	1	2.40	1.68	23-0	6月20日—10月19日
應用技術	3版初版	肥皂工業 (大學叢書) 精裝本 平裝本	G. H. Hurst 著 萬德四譯	1	2.20	2.10 1.54	23-0 13-0	6月20日—10月19日
	初版	造園學概論 (大學叢書) 平裝本	陳植著	1	1.20	.84	13-0	6月20日—10月19日
文學	初版新出	哥德對話錄	Eckermann 著 周學君譯	1	2.00	1.40	15-6	6月24日—10月19日
	初版	中國文學史分論	張振編著	4	2.20	1.54	..	6月20日—10月19日
	1版	現代英美名家詩選 (英文本)	R. P. Jameson 著	1	3.60	2.54	23-0
史地	初版新出	中華民族的人格	張元濟著	1	.30	.21	10-6	6月24日—10月19日
	3版	二十世紀之南洋	丘守忠著	1	3.20	2.24	23-0	6月20日—10月19日
	..	諾貝爾傳	H. Schülke 著 周任譯	1	1.70	1.19	13-0

特價期內各次特價書 另印詳細目錄備索



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論節奏……………陸志韋（一）

再談俳文……………知堂（二一）

詩

白螺殼……………卞之琳（三四）

詩二首……………林庚（三七）

無題……………曹葆華（三八）

給幾個死去的朋友……………馮至（三九）

聽雨……………方令孺（四二）

雲麓宮前額……………楊世驥（四四）

小說

橋——螢火……………廢名（四五）

殺狗……………老舍（五八）





兒子……………塞先艾（八六）

戲劇

梅真同他們（第三幕）……………林徽因（九八）

散文

神之再現……………從文（二八）

無題……………平伯（四八）

理想樹……………徐遲（五一）

書評

巴爾札克的歐貞尼·葛郎代……………李健吾（五八）

海星……………李影心（七七）

橋……………孟實（八三）

春風秋雨……………常風（九〇）

編輯後記……………（一九四）



用適準標程課正修

書科教學興復 **編重**

素樸更形式 明淺更字文 實充更容內

樂音	術算		然自	會社		證常	語國		科目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音樂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算術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珠算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自然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地理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歷史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公民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社會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國語	重編 修正適用 復興高小國語
即送審查	審定(執照小號字)	審定(執照小號字)	審定(執照小號字)	審定(執照小號字)	審定(執照小號字)	審定(執照小號字)	審定(執照特傾)	修正後准予審定	審定(執照特傾)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八册	四册	九册
沈登廉等	沈登廉等	宋文藻等	胡遠四等	胡遠四等	宋文藻等	許用賢等	雷登詩等	宋文藻等	宋文藻等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各四分半



版出時同法學教用師教
行發館書印務商

修正課程標準 初級中學教科書

專家編輯 科目完備 全部出版

科目	書名	冊數	審定情形	編撰人	實價 (單位元)
公民	(新編) 復興公民	三	第一冊准予審定 第二冊初審核定本	李之邁等	各·90
體育	復興體育教本	三	(教師用)	王復旦	各·66
國文	(適用) 復興國文	六	數字第八十八號執照	韓真華	(1)·62(2)·68(3)(4) 各·72(5)·88(6)·80
英語	(適用) 綜合英語	六	數字第三十八號執照	王雲五 李澤壽	(1)·24(2)(3)各·32 (4)(5)各·42(6)·56
算 學	(重編) 復興算術	二	覆審中	舒師曾	各·40
	(重編) 復興代數	二	審定 執照待領	殷濟慈	(上)·39(下)·32
	(重編) 復興幾何	二	審定 執照待領	吳明禮	(上)·72(下)·38
	(重編) 復興三角	二	審定 執照待領	吳在潛等	各·43
	(適用) 復興三角	一	數字第四十九號執照	余介石等	(上)·44(下)·32
	(重編) 復興三角	一	覆審中	綠方舟等	(上)·43(下)·40
自 然 科	(新編) 復興生理衛生	一	中字第九號執照	程瀚章	·95
	(重編) 復興植物學	二	覆審中	董致棣 周遜人	各·40 各·85
	(重編) 復興動物學	二	覆審中	董致棣 周遜人	各·40 各·85
	(重編) 復興化學	二	審定本仍在有效期內 覆審本覆審中	錢仰 譚勳	各·50 ·25
	(新編) 復興化學實驗	一	中字第七號執照	譚勳	·25
	(重編) 復興物理學	二	審定本仍在有效期內 覆審本覆審中	周頊久	各·36
(新編) 復興物理學實驗	一	覆審中	陳嶽生	·20	
歷史	(重編) 復興本國史	四	覆審中	傅緯平	各·44
	(重編) 復興外國史	二	審定 執照待領	何炳松	各·48
地理	(重編) 復興本國地理	四	審定本仍在有效期內 覆審本覆審中	傅舟 余俊	各·40 各·40
	(重編) 復興外國地理	二	審定本仍在有效期內 覆審本覆審中	余俊	(上)·56(下)·44
勞 作	復興工藝	六	即送覆審	何朝 余彤	(1)·44(2)·28(3)(4) 各·24(5)(6)各·36
	復興農業	六	即送覆審	褚乙然	(1)(3)各·28(4)·32 (5)·48(6)·40
	復興家事	三	即送覆審	陳志	各·32
	復興園藝	六	准作參考用書	王濟遠	(1)(2)各·58(3)(4) (5)各·80(5)·64
音樂	復興音樂	六	即送覆審	黃自	各·58

多
經
教
育
部
審
定

商
務
印
書
館
重
新
編



修正課程標準 高級中學教科書

科目	書名	冊數	審定情形	編輯人	實價(單位元)
公民	新編 復興公民課本	四	第一冊 審定	吳澤霖等	(1)社會問題 .80 (2)政治概要 .60 (3)法律大意 .40 (4)倫理大意 .25
	教師用 復興體育教本	三		王投誠	(1).52(2).36 (3).44
國文	重編 復興國文課本	六	覆 審 中	何炳松 楊蔭深	(1)(3)(4)各.44 (2).40(5)(6)各.56
	重編 復興國文	六	覆 審 中	傅東華	(1).96(2)(4)各.83 (3).72(5)(6)各1.20
倫理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論理學	一	准 予 發 行	吳士棧	.40
英語	新編 綜合英語課本	三	審定 中學 3 號執照	王學文 王學文	各.96
算	重編 復興三角學	一	審定 數字 107 號執照	李 藩	.52
	重編 復興三角術	一	審定 中學 5 號執照	趙修乾	.60
新編	復興平面幾何學	一	初 審 核 定 本	胡敦復等	1.00
	復興立體幾何學	一	覆 審 中	胡敦復等	.40
重編	復興幾何學	一	覆 審 中	陳繼生等	.80
重編	復興代數學 甲組	二	覆 審 中	陳明題	(1)1.00(2).60
	復興代數學 乙組	二	覆 審 中	榮方舟	各.45
學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解析幾何學	一	審定 數字 85 號執照	汪子明 汪子明	.64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解析幾何	二	覆 審 中	汪子明	(1).55(2).65
生物學	重編 復興生物學	一	審定本仍在有效期內 重編本覆審中	陳 楨	1.20
	重編 復興生物學實驗	一	審定 數字 104 號執照	江 棧 成	.96
重編	生物學實驗法	一	審定 數字 100 號執照	吳禮雲等	.56
化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化學	二	審定 數字 80 號執照	鄭貞文	(1).80(2).88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化學實驗	二	審定 數字 89 號執照	王義廷等	1.12
重編	復興化學實驗	一	審定 中學 1 號執照	趙廷焄	1.12
	復興化學實驗	一	覆 審 中	鄭貞文 黃 蘭	.80
物理	重編 復興物理學	三	審定 中學 8 號執照	周昌壽	(1).80(2)1.04
	重編 復興物理學實驗	二	覆 審 中	周昌壽	1.44
歷史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本國史	二	審定 數字 56 號執照	呂思勉	各.80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外國史	二	審定 數字 44 號執照	何炳松	(1)1.52(2)1.90
地理	重編 復興本國地理	三	即 送 覆 審	王成組	(1).65(2).40 (3).50
	重編 復興外國地理	三	即 送 覆 審	蘇 階 順	(1).80(2).85
重編	復興自然地理	一	審定 中學 10 號執照	王 漢 謀	.86
圖畫	復興圖畫	三		王漢謀	(1).96(2)1.00

多數教育部審定
 ▼商務印書館重編

商 務 印 書 館 影 印

元 明 善 本 叢 書 十 種

濟生拔萃元	杜思敬輯	十九冊
今獻彙言	明高鳴鳳輯	三十九冊
歷代小史	明李棫輯	三十二冊
百陵學山	明隆慶王文祿輯	十四冊
古今逸史	明吳琯校	五十五冊
子彙	明周子義等輯	二十四冊
兩京遺編	明萬曆胡維新輯	二十二冊
夷門廣牘	明萬曆周履靖輯	一百七冊
紀錄彙編	明沈節甫輯	一百三十三冊
鹽邑志林	明天啓樊維城輯	四十一冊

戲館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多爲元明佳槧而極罕見之書、現正發售預約、內古今逸史一書、原採用四十二種本、茲續訪得增定五十五種本、因將原書所闕之十三種補入、業已出版、本叢書全部十種、原訂三百冊、現增爲三百二十冊、但爲優待預約定戶起見、惠購全部、仍收一百十五元、不稍加價、至古今逸史單行定價則改爲三十五元、特價亦隨之改爲二十四元五角、諸惟公鑒、

合 售 預 約

廿六年七月底截止

▲叢書十種、分訂三百二十冊、四開版式、手工製造、紙影印、全部定價一百六十元、預約價一百一十五元、另訂分期交款辦法、合付一百二十五元、國內郵費五角、已出古今逸史、子彙、兩京遺編、鹽邑志林四種、以後每月續出一種、樣本備索。

▲合購本書與叢書集成初編、道林紙本預約價五百九十五元、新聞紙本預約價三百八十五元、叢書集成初編預約戶加購本書、另收一百零五元。

已出之書 零售特價 分別

論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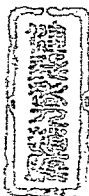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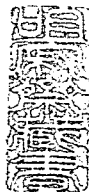
陸志韋

(一) 聲音的節奏

用一支錶攔在耳朵旁邊，聽他「的搭的搭」的聲音。錶的機器自然使這聲音按時而發。譬如我的錶每分鐘響三百多次，並且每四次佔時約〇・八秒。我為什麼不說「每次」或是「每二次」而說「每四次」呢！這個道理只須你自己用錶一聽，立刻會明白。錶的聲音實在是四個一組的，你可以勉強，很勉強的，把他分為兩個一組，或是六個一組；至於要把他一個一個分為獨立的，那簡直不自然極了。

這四個一組的現象當然沒有音波上的（或是空氣振動上的）根據，因為錶的機器並不在那兒四個一組的發聲。有人說這現象是主觀的。主觀客觀我倒不在乎。總而言之，這分組的事實是有的。

其實要做這個試驗，不必一定用錶，最好是不用錶。如果你不講究某種科學的條件，那末，



三個音的距離和輕重可以演變出十多種各別的模式來。四個和六個的也可以同樣試試。就怕這樣的仔細一查考，那四個組和六個組會分化為兩三個「兩個組」，那就有點乏味了。錢的聲音太快，心跳太慢，要詳細研究，至少應當買一架經物理學家校正過的擊拍器，或是用一個普通馬達，加一點電阻，可以自由增減。馬達的直軸上粘上一點重的東西，偏在一邊。那軸轉動的時候，會發出「吞吞吞」的響聲。大多數的人不願意做這傻事，因為這事絕不像念詩聽音樂那樣可樂。晚上把錢攔在枕頭底下，有點催眠的功用，失眠的詩人倒可以利用利用。最好還是踏進心理實驗室。可是又離題太遠了。

所謂主觀的分組，就是說物理的音原沒有輕重長短抑揚頓挫的分別，而我們聽來自然而然的會覺得有那樣的分別。因此，我們不妨說這分組是人的天性，人的本能，人的天然的美感。於是在「科學的」根基上建築審美的學理，或是詩和跳舞的哲學。可惜按我們學心理學的人的看法，那些話就等于沒說一樣。還不是說的「分組就是分組」？現在不如回到實驗的範圍裏說些有根據而又對于文人有興趣的話。

譬如，這主觀的分組和客觀的有什麼關係？外界按時發生的聲音要是真的起了變化，就怎麼樣？且不說外界聲音複雜的分組，例如爵士樂，蓮花落。先問那按時的聲音如果變為不是按時

的，例如中國語或是日爾曼語的語調，就怎麼樣？無疑的，你就不覺得聲音的分組了。這是極端沒有紀律的例子。上文可是說過，那一組一組的組織大可以有自由變動之餘地。一組之內有多少音，那一個是頂重，都可以由我聽聲音的人自己作一點主。反過來說：如果外界的聲音稍微有點不按時，我還是可以用分組的心理對付他。要是真小的變化，人的耳官根本就不能辨別出來。變化大一點，我們能聽出來了，還是能分組，也不覺有什麼不美之感。因為單純的分組原本就談不到美和不美。至少可以說：一個人能照着稍微不按時的分組而跳舞，也斷不會踏着對方的腳趾頭。音樂性的和跳舞性的分組本來不是絕對按時的。詩歌性的分組也是如此。

現在說外界的聲音起了按時輪迴的變化。第一先講有意的把聲音變快變慢。譬如從每分鐘三十響漸漸的變為二百響。這是很容易辦的。只須把擊拍器的擺慢慢的變短，或是把上文所說的馬達的電阻慢慢的減少。據我的經驗，每分鐘三四十響的聲音很不好對付。就是勉強的把他分為兩個一組，也是很費力氣，一不小心就變糊塗了。聲音來得越快，一組之中所能包含的數目越多。八個一組並不難，再往上也可以。到了每分鐘四百響以上，聲音有點像蜜蜂，像飛機了，也就不能再分組。可見這分組的經驗，按着聲音的快慢，上面下面都有個限度。這限度又有點個性的分別。一個人分組的能力也許會像貪慾色慾，可大可小；並且同是一人可以隨時有點改變。可是我

沒聽說有不會分組的人。在上下兩個限度之內，可以自由伸縮的方面很多，譬如說每分鐘一百響的聲音，自然的分爲兩個一組的，你可以硬把他們分成四個或是六個的。但是不能持久。這大組的分化，六個的容易分爲三個兩音組，不容易分爲兩個三音組。大概的說：單數的音組比雙數的難以成功；五音組還可以；七音組，九音組，則難于登天。

除了這快慢的變化，現在再在物質的聲音上加上輕重的輪迴。譬如按時的一輕一重，各個音的時間距離還是相等的。好比說「通通，通通，……」。這樣的分組更覺得自然。這自然可是有規律的，是「通通」的自然而不是「通通」的自然。多聽了「通通」自然會變成「通通」。你聽「通通」的時候，就好比兩隻鞋底一隻厚一隻薄，覺得很不合適。

這一重一輕的次序，每組在重音起頭，在輕音結束，有沒有方法把他顛倒過來呢？有一個辦法，就是把輕音特別加長，使他比前頭的重音長了好些。到了相當程度，輕乘長，也許就等于重乘短。聲音也就可以隨意分組了。

還有一個辦法比這個更省事。那是用頓。無論在重音或是輕音之後，把聲音停上一停，就劃定了分組的界線。例如播鼓，左手先輕敲一下，右手敲重一點，然後再略略的停一停，變成「脫琴，脫琴……」，或是「脫兒琴，脫兒琴……」。停頓的時候可以短到百分之一秒。可是你覺得

他是很長的。鼓聲的分組也斷不會聽成「琴脫兒」。

停頓的妙處真是說不盡的。借用一句古詩罷：「此時無聲勝有聲」。一般人只知道「有」的用處，不知道「無」的更有用。因此，對於詩歌跳舞的抑揚頓挫發生好些誤會。我說單純的分組，而不能不提到停頓，這是預備下文演說詩的節奏。

說了好些話，終於說到了節奏。分組就是節奏。為要避免在定義上和人衝突，也不妨說是基本的節奏，單調的節奏。用西文說，叫做 *rhythmos*。這個詞的意思，第一是說「流動」，第二是說節拍。什麼叫做有節拍的流動呢？譬如山水從人工造成的台階上跳下來。詩的節奏，當然不能說得這樣的呆板，可是儘有够呆板的。

試驗室裏單調的節奏，因為有長短的變化，並且加上頓挫，實在已經變成詩的節奏。基本的節奏，照上文說，一組可以包含兩個音以至八九個音。如果這些音各有長短，輕重，以及時間距離上的分別，無論怎樣複雜的詩的節奏都可以支配得了。就連音樂的節拍，也不需要更多的變化了。論到音樂，當然會想到曲調。曲調是在節奏之外又變出音調的高低來。可是調子的回旋第一必得以節奏的基礎。從上文所說簡單的節奏變成音樂的回旋，其中經過許多迂回曲折的情形，各種詩的節奏都賅括在內。譬如鼓聲的「脫兒琴」，很容易變做城樓打點的「通通痛，通通痛」。

又很容易變做佛曲伴奏的「東東蒲，東東蒲」。又變做小調的「龍凍一龍凍，龍凍一龍凍」。很不幸的，這一類的例子都牽涉到音高的變化。也就不是純粹的節奏型式，所謂詩的音樂性就是節奏添上調子，實在是錦上添花。中國語的性質，需要我們這樣的寫詩，讀詩。這且待後面說明。此外我們又可以吟詩像讀七絕，唱詩像梅蘭芳的嫦娥奔月，吹曲，彈 *Chanson sans parole*，彈交響樂。然而無論多神化的音樂也逃不出節奏的範圍。我以為詩的，跳舞的，音樂的節奏，都有這聲音分組的基本在那兒。沒有這個，其他的音樂性不容易成立。古時候曾經有過沒有拍子的音樂，現在也有人提倡沒有節奏的詩，這些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節奏絕對不是神秘的東西。基本節奏叫做「主觀的」，乃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生理的基礎。詩和音樂和跳舞都有節奏，也許就是創作的人和欣賞的人自身的肌肉反應。人聽了聲音，自己隱隱然應用發音的器官和腿，臂，肩膀，肚子，在那兒拍拍子。這些感覺不清楚，人反而以為聲音本有節奏。跳舞的節奏當然是自己做出來的。念詩就是自己做出有節奏的聲音給自己聽；人家聽了又隱隱然發生肌肉的拍拍子。這樣說來，詩的節奏在美的經驗上佔有很特殊的地位，不妨說是介乎音樂和跳舞之間而不像他們的死勁發揮。這真是中和之道——不偏不倚之謂中，不強不弱之謂和。詩可惜一定要有意義，反而把節奏性弄糊塗了。以上所說的是我個人的學理。可憐我

的心理學是逃不出行為主義的範圍的。這學理有沒有憑據呢？照科學的條件，我不能說有憑據。等我有點閒工夫，我要試試 *action current* 試試 *oscillograph* 的記錄，也許可以證明他。

人不可以把問題看得太容易。譬如說到詩的節奏就聯想到呼吸，脈膊，或是 *Hering-Brande* 波動的來回。竟有人把這些想當然的關係說得「像煞有介事」似的。因此又想到詩和「氣韻」的符合，說天地之間本有四時八節盛衰消長之理。陰陽五行，古已有之。

(二) 我對於白話詩的節奏的見解

白話詩不論平仄。一種方言無論有幾「聲」，有沒有入聲，人都不能在平仄上建造節奏。所以這篇文章不討論音高，更無須辯論古詩的讀法。

讀者寬恕我一點，讓我從遠處說起。讀莎士比亞戲劇的五拍詩，最容易教人明瞭英國白話詩的節奏的組織。現在舉出兩行詩來分析一下：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

And, by op'posing 'and them? To 'die: to 'sleep;

語音前面，上面，加一個重號，表示注重。加一個輕號是次重。語音後面，下面，加更輕號，表示更次重。這兒我們勉強的按照國際應用的所謂輔助音符把音重分為四等。

這兩行詩每行包含五個重音。這就是莎士比亞的劇詩的節奏。這樣的節奏和上文所說的聲音的節奏顯有不同。第一，這兒每行五個重音的重量可以差得很多。音符雖然分為四等，實際上這重量的變化是連續的漸漸的伸縮的。戲劇的說話往往帶着很劇烈的感情語調。譬如這個例子的頭一部分有 *diminuendo* 的趨勢，那也是感情語調上一種普通現象。反過來就是 *crescendo*。英語的中性語調本來就免不了這樣的變化，而做詩又必得加入感情的趣味。音重當然常和音高同時改變，可是像莎士比亞的那一類的英文詩，他的基本的物質條件不在乎音高而在乎音重。我們所應當注意的，就是這種詩的節奏雖然不等于聲音的節奏，這兩件事萬萬不能分離。如果沒有聲音的節奏，詩的節奏就無從安排。好比山勢的起伏，隔了相當的距離，一峯特起，各峯的高度不必相等，並且高山的澗谷可以高過小山的尖頭，然而那一行山脈，用比喻說，還是有節奏的。海邊上的波浪的起伏也是一個樣子。這是詩的節奏和聲音的節奏相同而又不相同的第一點。還有第二點的分別更為重要。莎士比亞的詩每行五節，誠然不錯。五節的時間距離可是不必完全相等，雖則

不能差得太大。像例子的第二行並且在問號之後留一個時間的空白，就是一個停頓。別種英文詩不容易在一行中間保留這樣的停頓，而下文仍是連帶輕音，（像例子 to die）。後來做 blank verse 的人就不敢常玩那樣的把戲。此外莎士比亞的詩又具有第三種音節上的特點：每節的輕音不必限于一個，可以有兩個，有時候還可以有三個。每行的末了不必定是重音。‘‘Question’’一詞的末了一個音是輕音，並且必須念得相當的長，遠過中國國語的輕音，（像「走着」來啦」）。

我且把所以討論莎士比亞的理由簡單的說一說：就是因為他的節奏最近乎英語的語調，同時對於聲音的節奏藕斷絲連，不即不離。我自信能在心理學的實驗室裏把一個最簡單的節奏慢慢的變成像莎士比亞的節奏，所有的輕重，長短，附加輕音，種種條件都包含在內。語氣的音高和文字的意義方面當然於我不相干。上文已經說過，莎士比亞的詩是英國的白話詩。所謂白話詩就是根據語調，加以整理，叫他變成有節奏的。每行不必定是五節，二三四節也可以。英國詩也有六節的。假如每行沒有一定的節數，那詩就變成近來通行的自由詩。外國人念英國的自由詩最不容易。除非學習口語達到相當的程度，一定單覺得他的瑣散零亂，和散文差不多，不知道他的音節在那裏。英國詩當然也有比自由詩更自由的，那就是散文詩，我不會讀散文詩。他要是沒有節奏

的，也許就是散文，多少有點詩意的散文。

換句話說，英語的語調不必一定整齊有節奏；須得加以整理，才成爲詩體，否則詩意可以十分濃厚，而詩聲不夠調和。這樣的文字通常儘可以叫做散文的詩。我還願意他叫詩的散文。我又覺得英語的語調有時可以拒絕節奏的整理。某種話就是大詩人的口裏也說不好聽。上面的例子中間脫了二行，其中有一組詞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真是不够詩格，特別是 *of out-ra-geous*。他似乎不願意接受節奏的管理。有些英文詩老會叫人覺得這樣不合適；他們的「音樂性」差一點。雖然不失其爲美的文字，最好還是不當詩讀。例如泰戈兒讀自己的詩也非得要拉長調子，像中國人的「吟詩」。唱一支歌不就完了麼？

從莎士比亞說到泰戈兒，讀者恐怕已經明瞭我是在這兒借題發揮。中國白話詩的節奏應當怎樣，大家聚說紛紛。因此，我先得說明外國的成例。我所討論的範圍是白話詩。就是用白話的語調作詩。有人主張不要節奏，那也可以。白話的而有詩意的散文不能叫做詩，我也沒有主見。至少我也常說：「柳子厚這篇遊記，林黛玉聽妙玉彈琴，真像一首詩」等等之類的話。可是現在不是說這句的時候。

頭一個大問題就是漢語的語調和英語相像不相像。如果不相像，那末，英國詩的節奏和我們

的白話詩不發生關係。言語學家的公論，說漢語和日爾曼語在語調上是相像的。據我的直覺，也以爲很相像，特別是國語和英語，德語。

白話詩憑着語調的輕重建設節奏，我敢說是極普通的現象，雖則我的知識有限，不能斷定是全世界普遍的。漢語的語調又和英語很相類似，所以我就想利用英國人做詩的經驗來推進我們的白話詩。我不主張模倣，因爲實在無需乎模倣。語調的輕重是祖宗遺傳給我們的。整理語調叫他產生節奏，也不是今天才起頭。這最後的一句話我以爲最重要不過。從古以來，中國人就按照語調的節奏做詩。中國人用節奏，正好比「魚之就水」，「水之就下」。

一·斗·米——尙·可·舂——

一·尺·布——尙·可·縫——

兄·弟·二·人·不·相·容·

滑·乾·山·頭·凍·死·雀——
何·不·歸·去·生·處·樂——

朝打鐵——暮打鐵——

打把剪刀送姊姊——

姊姊留我歇——

我不歇——

我要回家去打鐵。

這樣的節奏是最清楚最單調的。五七言古風我以為定是歌謠的變體。不用說「車轉轉，馬齧齧」應當這樣念法，就像所謂樂府詩「君不見」之類也不過是這簡單節奏的變體。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還。

把「水」把「海」延長，下面加進一點停頓，那不免是個人的意見。皮簧的戲文最惡劣。但是其中帶有一丁點兒詩味兒的，念起來就有那股勁兒。

孤王酒醉桃花宮——

韓素梅生來好貌容。

地道的蓮花落，甚而至于「洋涇白」，也是這個調兒。

來·克·姆·去·叫·勾·
念·四·個·銅·鈿·丘·的·淨·

現在講新詩。新詩而不是白話詩，我就沒再說的了。白話的散文詩我也沒有討論的資格。正當的白話詩最好還是有點兒節奏。有人對我說：「舊詩可讀而不可做，新詩可做而不可讀」。我不知道他譏諷的是誰，是那一種詩。不按語調的白話詩，想來必在其內。古人，無論是讀書的，不讀書的，已經爲我們整理好了一種節奏。目前的問題不是這種節奏的能用不能用，乃是除此以外，要不要新的，更複雜一點的節奏。

中國人用中國話，爲中國人，寫中國詩，這是當然之事；本沒有什麼高深的學理可講。白話詩當然是用白話寫的，雖然不必是土老兒的話。因此，我們得考查自己的能力，估計自身的才具。

說到這兒，我真慚愧萬分。我生在浙江省吳興縣的南潯鎮。家鄉的話只能在三四十方公里之內通用。他的語調是太湖東面的幾個縣所通行的，可是和徐志摩的硤石調已經有好些分別。志摩的硤石詩不能算成功的作品。那倒不在乎詩的品質；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應當怎麼念法。我呢，很早又把純粹的南潯調忘記了。三十年來自己不知道說的是那一種的白話。直到最近，才很刻苦的

學說國語，離開做白話詩的資格還遠着吶！可是我不斷的學習，多多的嘗試。其實我早應當這樣覺悟。記得十八年前的某天晚上，在芝加哥大學的一個小團體裏宣讀我的所謂英文詩。主席是天真爛漫的美國孩子。他說：「老陸，你的詩的毛病不在乎格式，也不在乎意味，乃在乎言語」。簡直的說：不會說英文，寫什麼英文詩！從那時候起，我和西洋文學好像斷絕了關係。學西洋科學比學西洋詩容易得太多了。也就在那一年，我開始用藍青官話做白話詩。那豈不是又落套了？我早就應當明白我先得學學國語。

我訴說我的失敗，表面上像和節奏不相干。然而我的命運也就是現在做新詩的大多數人的命運，只是他們不承認失敗罷了。真正能寫白話詩的現在能有幾位！好些人的見解，以為新詩不必是白話詩，用白話又可以寫散文詩。其實這兩種主張都不在我討論範圍之內。他們能間接影響人對於節奏的態度，故在此不得不略說一說。

有些人根本瞧不起白話。有些人不會說白話而也不願意學，可是詩意又是那麼濃厚。有些人不了解節奏是什麼。有些人天性不能欣賞節奏，覺得他討厭。聽了叫化子唱蓮花落，更是叫他昂頭天外。這些人對於白話詩謹謝不敏。

我特別要提到那些詩意十分濃厚的人。一個人的作品能在文言和白話之間搖晃，我以為是有

福氣的，因為整個的舊詩的園地是屬於他們的。我只盼望他們意境的高超高過

細雨夢回鷄塞遠，

小樓吹徹玉笙寒。

實際上現代人的修辭和風趣極不容易達到這種程度。五代殘唐的技術已經登峯造極。那些半文不白的新詩，似乎只有描印格的份兒，或是從名人的集子裏偶然挖出一句兩句來，加上些囉嗦的字眼兒。等到自己發現爲古詩添尾巴的沒有意味，有好些像五四時代的先輩，也就不得不回到陰陽平仄上來了。

用白話寫詩至少有一種消極的好處。那些「春風」「秋月」夾在「的」「着」「嗎」「呀」之間究竟有點不合適。無論自己如何容忍，人家會覺得不順眼，就因爲那些詞兒太順眼，那些尾巴太突如其來。真正的白話詩斷沒有那些現成的舊料好挪用的。于是乎詩人必得自己努力。練子的每一個環兒必須用精神鍛鍊出來。

現代人寫的白話詩好的真是不少——自由詩，沒有節奏的小詩和散文詩。我是比較拘執的人，對於自己的「天才」沒有很高的評價。對於某種格式能欣賞而不敢嘗試。「臨淵羨魚」自己可是不敢去釣，怕得釣起烏龜來。因此在音節上特別煩膩。一個人常做沒有節奏的詩是冒着很大

的危險的。古人的爛調不符合現代人的語氣的，容易隨隨便便的消納下去。並且無意之中會藐視別人的作品。因為小詩，散文詩，小品文，長篇文的中間本難于劃分界限；假如分別在乎有詩意和沒有詩意，那就危險了，散文就沒有詩意麼？我有什麼權利用「散文詩」那個名詞呢？一首小詩爲什麼不能裝在知堂老人的小品文裏當做一兩句散文呢？「天才」有時候叫人迷惑，特別是少年人的煩惱。靈機一動，出現一個詩的境界，一句半句伶俐的話，寫下來是不是詩，還在未定之天。也許只是詩的原料，詩的餚。「今有璞玉于此，必使匠人雕琢之」。雕琢的手藝有很笨的。絕對不許用工，也未免自暴自棄。我不願意批評誰的小詩或是散文詩。好的太多了，壞的也有。這不是主觀的判斷。我希望能指出另一條可通的路。

語調的節奏的整理前途大有可觀。每行詩不必定有幾節，每節不必有絕對劃一的長短，一節之中輕音的多少，重音的位置，也不必太拘。格式的講究可以整整齊齊的排成像英文的 *condition* *or* *para*，或是像近來有些人所寫的「方塊詩」，也可以有意使他參差不齊，像自由詩。

我並且可以再退讓一步來說，甚至不提出節奏這個名詞來。譬如說：「這一行詩有幾個停頓，每兩個停頓之間距離差不多」。或是說：「每一行詩有四五個意思，說起來每個意思所佔的時候差不多長」。從近來論詩的作品裏找出這一類的句子來，是很容的事。這一類的話是不科學

的，然而包含着一個大道理：那就是節奏，就是語調的輕重。無論文言白話，讀起來虛字總比實字要輕一點。實字和實字的中間時常用停頓，所以補充時間的不足。一個人懂了節奏的原理，以後講停頓，講「意思」，都可以明白。單講停頓，「意思」，有時候會不符合節奏。

民國九年到十一二年之間，我頭一回做節奏的嘗試，結果是渡河集裏的那些東西。那一番工夫算是白費了。朱佩弦先生說因為時候太早，我自己歸咎于我的南腔北調。（並且以內容而論，一個少年人不幸的把戀愛，哲理，美和怕死那些問題混合在一起，實際上已經在做中年人的精神奮鬥，根本就不能希望有許多人了解）。我來北方也有好多年了。到最近的半年又想重做一次節奏的嘗試。雜樣的五拍詩是沒有完成的作品。下面的一首還沒有發表過。我假定他應當這樣的讀：

趕·着·自·己·的·尾·巴·繞·圈·的·狗·

一·蹶·——·蹶·到·了·人·家·階·光·的·骨·頭·

黃·昏·是·夢·打·拌·出·門·的·時·候·

露·出·滿·口·的·金·牙·對·人·苦·笑·

虛·空·呀·，·空·虛·，·李·夫·人·剛·又·過·去·

誰——不趕着自己的夢繞圈兒

我可以坦白的說，這詩的節奏並非有意模倣莎士比亞，也不是變通 *Danish verse*。偶然聽到普通話有這種調子，就來試一試。

漢語原本是由單音詞組成的。實字比較的重，虛字比較的輕。這種情形彷彿似英文的 *anapaest*，*Saxon* 基本語。最適合簡單的節奏。兩個重音連起來，就有點麻煩，例如 *Young man, a street cat*，「明天」，「西門」。很不幸的漢語裏頭那些後來加入的雙音詞和英文的外來詞在節奏上全不相同。最大多數都是兩個音差不多重。好些從古文流傳下來的漂亮字面在節奏上特別的難對付。「春風」，「秋月」，「曉鐘」，「暮笳」，以及佩文韻府裏成千累萬的雙音詞，字面上固然好看，可是不容易鎖嵌在白話詩裏。在整篇的暢快雄壯的節奏裏不妨混雜一個兩個。用這樣的字面堆砌起來的詩也許每行能排上幾個「意思」；斷不能說有節奏。

白話的雙音詞，除了像「棒子」，「瞞着」，「罐頭」之類，有頭有尾的，其他的也有同樣的困難。單就國語或是北平話而論，兩個音如果是一平一仄，或是一上一去，或是上上，或是上去，語調上自然而然而有所輕重。最難于節奏化的是兩個平聲連續，雖然也可以按照陰陽的分別，和發音的位置辨別輕重，然而得要十分留意，否則聽不出分別來。也有兩個音完全不分輕重的。

雙音詞的音韻的分析，我以為是做白話詩的主要工作。他也可以給人好些節奏的訓練。我希望能做一個長時期的有系統的研究。北平話的單音詞有二千多，其中可以用在普通國語裏的大約有二千。好些民歌差不多全用單音詞造成的。做白話詩當然不能這樣拘束，可是那二千單音詞，那最容易發生節奏的基本材料，是不可不用熟了。要知道什麼叫做語調的節奏，最好先靜靜的聽那些沒有受過文字教育的人的單音詞語句。

再談俳文



知 堂

現在想來略談中國的俳文，這件事却是不大容易，因為古今人對於俳諧這東西大都是沒有什麼好感的。劉彥和著文心雕龍，諧隱第十五云：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譏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多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鮪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嫚弄，故其自稱爲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辭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拊推席（原有脫誤）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灑婦之屬，束皙賢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秀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膏靡之狂歌歟。」劉君是中國空前的文學批評家，這里把俳諧文章的經過很有條理的說出來，也是難得的事，但他是正統派，即使不去看他起首的原道徵聖宗經這三章，也是一目了然的。正統派看重正經文章，俳諧當

然不足齒數，但是假如這有實用，特別是在政治與所謂風教方面，那麼也還可以容許。史記滑稽列傳中云：

「太史公曰，天網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又記優旃云：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意思都很相像。若是「無益時用」，那就不足道了。爲什麼呢？因爲這樣的諧不是倡也總是俳，該爲士大夫所不齒的。漢書枚乘傳說及枚皋的事有云：

「皋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顏師古注云：

「俳，雜戲也。倡，樂人也。」又急就章十六云：

「倡優俳笑觀倚庭。」顏注云：

「倡，樂人也。優，戲人也。俳，謂優之耍狎者也。笑，謂動作云謂皆可笑也。」蓋古時倡以吹彈，優以科禪服事普天下看官，不，那時最大或是唯一的看官大抵只有皇帝，有些文人也走這條路以求悅笑，正是可能的事。滑稽列傳後褚先生記東方朔事有云：

「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

避世於深山中。」又朔誠子文中有云：

「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顯然表明他的態度，在金馬門持戟，本來與在市場唱大鼓書無甚不同，俳諧與倡優本不必再爭坐位的高下，枚君乃未免發牢騷，蓋不獨思想欠曠達，抑亦認識之尙未明了歟？

不過如上邊所說的情形大約也就同了漢朝一起完結了。後來的皇帝仿佛是只要聽倡優的打諢就夠了，文人不大能够再接近前去說遊戲話，他們的事情只有伏在地上，或是磕頭頌揚功德，或是上疏強諫。他們即使有俳諧的本領，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的機會沒有了，也就無可施展，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文章寫了出來只能供同好的欣賞，這時候批評家如要期望他去抑止昏暴，未免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了。這個轉變如劉彥和所說可以放在魏晉之際吧，至於轉變得好是壞，我們不能輕易贊成劉君的說法，在我個人倒覺得這是往好的一方面轉的。至少是已經離開了政治與實用，不再替人家辦差使了，多少可以去發達自己，雖然還不能成功爲像樣的一種藝術品，也總是頗有希望了吧。上文所云潘岳醜婦今未能詳，束皙餅賦尙存，寫做餅啖餅的情狀，看起來也並不壞，如云：

「弱如春綿，白如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料

眇，擊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宋袁淑的俳諧文十卷雖已失傳，在類書中還留下幾篇，如廬山公九錫文中云：

「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目雙瞳。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麩，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這種咏物寫事的文章我覺得也就不錯，比嚼甘蔗滓似的正經文恐怕還要有意思，如猗覺寮雜記所云，用臚麩麵的紀載也始見於此。這一類俳諧文儘管被批評家所罵，做的還是在做，我們只看韓退之的毛穎傳便可知道。傳中云：

「遂獵園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又云：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噓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只是文不駢偶，內容正是普通的俳諧文。柳子厚作題後云：

「且世人之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洒，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虫水草，榼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

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菱，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柳君爲文矜張作態，不佞所不喜，上文所說滑稽有益於世非聖人所棄，本係唾餘亦不足道，後邊說的却對，換一句話說，笑悅本亦是人情耳。王勉夫在野客叢書中又論之曰：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余以爲烏有子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爲怪，子厚獨愛之，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比者。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萌芽此意。其間如曰：自結繩以至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這穎文章的系統說的很得要領，我們如把他拉長，可以一直接到近代。今舉清初陸次雲爲例，在北墅緒言裏有一篇葉公滑釐子合傳云：

「春秋時有葉公，其子孫繁衍，別爲四族。每族昆弟或九人或十一人，皆輕薄如紙，有有面目者，有無面目者，大約有錢盈貫者皆無面目者也，其一人在錢數中稍有面目，已爲空沒文矣。其二十人雖亦衣冠面目，宛然大盜，而人樂親之，謂可藉以致富。染其習者即親如骨肉亦互思

劫奪，故人目其徒曰弔友，謂其雖獲小勝必致大負，宜弔不宜賀也。濟萊公之惡者又有滑釐子。兄弟六人，皆以骨勝，獨身花綉，紅綠燦然。素與益成括善，出處必俱，誘人以必勝之術，人樂親之，與葉無異。孟子嘗斥之曰，徒取之彼以與此，然且不可。又曰，死矣益成括。惡其小有才也。乃滑釐子曾受唐帝特賜緋衣，又爲劉毅呼之卽至遂爾大勝，爲人詭羨，不知人每出孤注竟覆全軍者皆慕是說而誤之者也。是滑釐之罪更浮於葉，雖粉其骨何足贖哉。聖人曰，戒之在鬪，戒之在色，良有以也。」

我抄這篇全文，因爲是一個很好的例，他接著俳諧文的傳統，却更近代化了，所以覺得似乎更有意思。大抵俳諧文的特色有這幾樣。其一是諷刺。這不一定要如古人所說是對於政治社會的一種匡正，仿佛是言外的餘韻，讓人家可以尋味，不要說完就完而已。其二是遊戲。在體裁上這多是擬文，如傳，如九錫文，如彈章。在腳色上多是擬人，如驢爲廬山公，筆爲毛穎，馬弔牌爲葉公。在文字上是玩把戲，可以有幾樣。甲是音義。有同音異字，如子夜歌云，霧露隱芙蓉，見憐不分明。又如侯鯖錄所記，蓮花裏點燈，偶然而已。有同字異義，如毛穎傳的拔其豪，葉公滑釐子合傳的戒之在色，皆是。文似小品有怕考判，序云：

「督學將至，姑熟棚廠具矣，有二秀才蘊藥謀燕之，邏獲驗確，學使者發縣，該謹菴判理具

申。判詞有云：

「一炬未成，三生有幸。」又云：

「聞考卽已命終，火攻乃出下策。」如三生，如考終命，都是絕妙的例。乙是形體。如吳志載薛綜勸蜀使張奉酒，拆蜀字嘲之曰：

「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虫入其腹。」上文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卽指此事。雖然嚴正的或是惜字的人見了會不高興，不過這實在是莫怪的事，中國文字中這種可能太多了，文人難能拒絕誘惑，據我看來也有幾分可以原諒的，稱揚自然亦不必。王若虛文辨中有一則云：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爲佳，但不可爲法耳。」溥南遺老洵知言哉。

俳諧文還有一樣可能的特色是猥褻。顏師古注急就章云：「俳，謂優之褻狎者也。」我不見得就信奉這句話，憑空去演繹出來，實在覺得這是題中應有之義，蓋人是有性的生物，對於此事自有一種牽引，而雙關暗示的言語於此亦特多，看笑話中卽如此情形，可以知矣。牛空山著詩志在函風東山下批云：

「一篇悲喜離合都從室家男女生情，開端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隱然動勞人久曠之感，後文婦歎於室，其新孔嘉，惓惓於此三致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聖人弗禁，東征之士誰無父母，豈鮮兄弟，而夫婦情飽之私尤所纏切，此詩曲體人情，無隱不透，直從三軍肺腑捫摠一過，而情摯惻，感激動人，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信非周公不能作也。」此言雖大可以喻小。「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這兩句話說是蘊藉可，說是猥褻亦可。雨開萬物的情狀無不是猥褻者，只看人是如何的對付，如何的看。立身謹重，文章放蕩，是一法也，相反的做也是別一法。俳諧文有猥褻一種，不僅是我的推量，也確是事實。敦煌鳴沙石室中發現許多古寫本，有一卷白行簡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民國三年葉德輝刻入雙梅影廡叢書裏，葉氏跋中有云：

「右賦出自敦煌縣鳴沙石室。確是唐人文字。注引洞玄子，素女經。在唐宋時此等房中書流傳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使道學家見之，必以為誨淫之書，將拉雜燒之，唯恐其不絕於世矣。」這是一個孤證，但是還可以往別處去找個陪客來。日本在後朱雀帝（1027-52）時編有本朝文粹十四卷，其中收錄大江朝綱所著男女婚姻賦一篇，大旨與白行簡作相似而更簡短，朝綱有為清慎公報吳越王書，洋洋大文，署天曆元年，即五代後漢天福十二年（九四七）也。本朝續文粹今存十三卷，收有藤原季綱所著陰車贊一首，署涇水校尉高鴻撰，時為嘉保元年（一〇九

四），蓋與東坡同時，相傳卽續文粹之編者云。本朝文粹係仿姚鉞的唐文粹而編輯，所收皆漢文，體製文字亦全仿中國，朝綱季綱之作當必有所本，其公然收入總集，亦彷彿可以證實葉君的話，在唐宋時此類文章恐怕也流傳於士大夫口手之間，不甚以爲怪也。晚明出來的開卷一笑裏也有這一派的文章，不過雖然知道有屠赤水等在內，却都已用了什麼道人的別號了，本來帶點猥褻味的俳諧文做得好時可以很好，可是極不容易做，有如走索，弄得不好反而會跌一個狗吃矢的，況且一用別號更失了遊戲裏的真摯性，其不能有好成績正是當然的事。所以我在這裏只是說有此可能，若是問我從古以來有那一篇這樣的好文章，我還是說不出來，自行簡的大樂賦與張文成的游仙窟相仿，只算是珍異的資料而已，以云佳作則猶未也。

終於說的得不着要領，可是費話已經說了許多，似乎應該打住了。我上面說的是中國舊的俳諧文，他從清客文人學着戲子打諢起頭，隨後借了這很有點特別的漢字，利用那些弱點或特色，寫出好許多駢散文，雖不能有益於世，只如柳子厚所說息焉游焉，未始不可以自得其樂。這與日本俳文的情形很不相同，蓋其一是從舊連歌脫化成新的俳諧連歌，再由韻文轉到散文去，自有一種新生命在裏邊，而其一則是舊體製的傳衍，雖是有時也出點新機杼，總有地方像是世代書香的大家，看去頗有強弩之末的形勢了。我們目前很有些嘉道以來的作品，如豈有此理，更豈有此

理，文章遊戲四集，皆大歡喜，以至天花亂墜二集，要單獨來談或者也有意思，但整個看起來這已是開卷一笑的來孫，希望他復興先業是不大可能的事，他們所能做到的至多也只是巴住門面而已。話雖如此，中國也可以說有他的新俳文，不過系統不很正，因為他不是俳諧文的嫡子，却是旁支或變種。我的意思是說公安竟陵派以後混合的一種新文章。公安派有袁中郎自己，竟陵派有劉同人，他們兩位的散文是離開了宗派傳到後世來也是站得住的，但是我覺得混合的文章別有新氣象，更是可喜，現在姑以張宗子作為代表。他的目的是寫正經文章，但是結果很有點俳諧，你當他作俳諧文去看，然而內容還是正經的，而且又夾着悲哀。寫法有極新也有極舊的地方，大抵是以寫出意思來為目的，並沒有一定的例規。口不擇言，亦言不擇事，此二語作好意講，仿佛可以說出這特質來，如此便與日本俳諧師所說俳言俗語有點相近了。全篇似用文言，而白話隨處夾入，此在王龍菴也已有之，如文飯小品中游滿井記云：

「語言嘈雜。賈飲食者邀詞（案即吆喝）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案果子即油炸鬼。）貴有貴供，賤有賤饈。」張宗子瑯嬛文集中有五異人傳，記張紫淵云：

「兄九山成進士，送旗扁至其門，叔嫂罵曰，區區黥進士，怎入得我紫淵眼內。乃裂其旗，作虜養禪，錫其幹作薪炊飯，碎其扁取束豬糞。」又記張瑞陽為部吏，楚王府屬查公文，允酬八

千金，瑞陽嫌少：

「來人曰，果得原文，爲加倍之。瑞陽方小遺，寒顫作搖頭狀。來人曰，如再嫌少，當滿二十千數。」此諸寫法爲前人所無，不問古今雅俗，收入筆下，悉聽驅使，這倒是與現代白話文相似，但是他一方面常利用成語故事，又頗有孔孟莊韓之遺風，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如一卷冰雪文後序云：

「昔張公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所集，於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曰，他讀得書多。」又夜航船序云：

「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懼卷足而寢。僧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滄臺滅明是一個人，是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個人。僧人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極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則亦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陶菴夢憶序云：

「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塞士鄉試

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唯恐其非夢，又唯恐其是夢，其爲癡人則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虫，又是一番夢嘜。」陶石梁著小柴桑誦讀錄在崇禎乙亥刊行，亦記此兩事，云聞諸雲門湛師，蓋係當時通行的傳說，而文句又十九相同，則宗子抄石梁原語，有時亦抄中郎同人也。又西湖夢尋序云：

「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砥其眼。嗟嗟，金齋瑤柱，過舌卽空，則砥眼亦何救其饑哉。」原刊本署辛亥，蓋在明亡後二十七年矣。夢尋夢憶二書皆宗子記其國破家亡之痛之作，而文特談詭，硯雲本夢憶小序說得好：

「茲編載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略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睹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談諧者歟。」宗子文集不爲世所知，光緒三年始在貴州刻板，王介臣跋云：

「昔惟鄭廣文珍見之曰，精渾勝歸唐，何論二十四家耶，篋中有此，盜賊水火不能近也。竭數晝夜力鈔錄去，此外無人見也。」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再付鉛印，盧翼野跋中述劉鑑泉之語曰：

「近世新文藝其原蓋出於浙東史派，而晚明諸家爲之先河，張宗子當實啟之也。」二跋相距正一甲子，對於宗子都能有所賞識，鄭君古文鑒別力是可信的，劉君說新文學的關係也有道理，

這裏我們可不必再詞費，只想加添一句云，這可以叫做新的俳諧文。舊俳諧文的作者一面還有他的正經文章，如韓退之作有毛穎傳，又有原道。有些專寫俳諧文，却自居於遊戲狎褻，或者只用什麼道人別號。這些就稱為舊派，新派則不如此。他們有如打球，這遊戲就是正經，無論什麼文章總只是一個寫法，信口信手，皆成律度，三百年前公安派如此說過，現在寫文章的人也是這樣的做着。這樣說來大有「我田引水」之意，其實也無可如何，因為這是事實。俳諧文或俳文這名稱有點語病，容易被人誤解為狹義的有某種特質的文章，實在未必如此，日本的松尾芭蕉與橫井也有，法國的蒙田，英國的蘭姆與亨德，密倫與林特等，所作的文章據我看來都可歸在一類，古今中外全沒有關係。他的特色是要說自己的話，不替政治或宗教去辦差，假如這是同的，那麼自然就是一類，名稱不成問題，英法曰 *essai*，日本曰隨筆，中國曰小品文，皆可也。張宗子的文章我們不能學，也不可學，正如陶笥說淵明的詩一樣，但是我們同在一條道上走着，當然感到親近，若是豈有此理併以前的俳諧文看了也有與會，則有如聽朋友唱崑曲吹笛子，因為自己不會吹所以只是聽聽而已。廿六年五月十四日，在北平。

(留)

白螺殼

空靈的白螺殼，你，
孔眼裏不留纖塵，
漏到了我的手裏
却有一千種感情：
掌心裏波濤洶湧，
我驚嘆你的神工，
你的慧心呵，大海，
你細到可以穿珠！
可是我也禁不住：
你這個潔癖啊，唉！
請看這一湖烟雨
水一樣把我浸透

卞之琳

像浸透一片烏羽。

我彷彿一所小樓，

風穿過，柳絮穿過，

燕子穿過像穿梭，

樓中也許有珍本

書葉給銀魚穿織，

從愛字通到哀字——

出脫空華不成就！

玲瓏嗎，白螺殼，我？

大海送我到海灘，

萬一落到人掌窩，

願得原始人喜歡：

換一隻山羊，還差

三十分之二十八；

倒是值一只盤桃。
怕給多思者檢起：
空靈的白螺殼，你
捲起了我的愁潮！

我夢見你的闌珊：

蒼溜滴穿的石階，

繩子鏽缺的井欄：

時間磨透了忍耐

黃色還諸小鷄雛，

青色還諸小碧梧，

玫瑰色還諸玫瑰，

可是你回顧道旁，

柔嫩的薔薇刺上

還掛着你的宿淚。

神妙之町
女須百轉其
意或可稱得肉甘
漫！！

(留)

柳下

當古色的舟子睡醒在清晨
長久了的太陽高照上蕪城
我唱的一支歌一支哀愁曲
嫩黃的柳枝下還未有行人

林 庚

斗室

屋子裏一盞燈開始了遙夜
主人有臂椅與上好的煙葉
而春雨如遠客也來到窗前
春風乃飄飄的更無所憑藉

林 庚

(留)

無題

曹葆華

同一河水中能沐浴兩次
世上想不會有白頭人

今晨腳下拾起的頑石
是否洪荒前天上巨星

你啲，別再咳嗽一聲
讓後世人當作了解塵

唉，何處是永恒的鏡子
投入其中，像一個黑影

穿透夫人先生們之衷曲思

(留)

給幾個死去的朋友

馮至

(一)

我如今知道，死和老年人
並沒有什麼密切的關連；
在冬天，我們不必區分
晝夜：晝夜都是一般疏淡。
反而是那些黑髮朱唇
時時潛伏着死的預感；
你們像是一個燦爛的春
沉在夜裏，寧靜而陰暗。

(二)

我們當初從遠方聚集

到一座城中，好像只有
一個祖母，同一祖父的
血液在我們身內過流。
現在無論在任何一地
我們的聚集都不會再有，
我只覺得在我的血裏
還流着我們共同的血球。

(三)

我曾經草草認識許多人，
我時時想一一地尋找：
有的是偶然在一座樹林
同路走過僻靜的小道，
有的同車談過一次心

有的同席間問過名號……
你們可是也混入了他們
生疏的隊中：讓我尋找？

(四)

我從一個生疏的死者
的面上，收拾起一個死亡：
像在他鄉的村莊，風雨初過，
我來到時，只剩下片月光——
月光顫動着在那兒敘說
過去風雨裏一切的景像。
你們的死却是這般靜默
靜默得像我遠方的故鄉。

聽雨

浙瀝，浙瀝，
在深夜，
在湖上，
雨來了，
上下左近，
只一片蒼茫；
人在其中——
化成影化成氣化成
一滴雨點落向前山。
是誰在空林裏揮淚，
誰在簷前啜泣，
誰把悲哀盡量在誇張？

方令孺

不，是誰從太多愁的心裏
漏下盛不住的愁，
趁夜靜，
趁滿天雲霧遮着月光，
悄悄，掬出幾點……
慢慢地，在較量？
淅瀝，淅瀝，
在深夜，
在枕上，
萬般都寂滅了，
只聽風吹，竹葉掃窗。

雲麓宮前額

東身穿入榛莽間，
已不聞丁丁地啄木鳥的歌；
惟紅毛毛的天竹，
在低頭思索。

這裏被春辜負千萬年了，
但全不曾辜負過春，
白雲常挑在破衲上，
寺裏的住持展望城中的晴雨。

楊世驥

橋

廢名

螢火

這天晚上，小林一個人回雞鳴寺。琴子細竹給大千小千留著不讓走，而且約定明天一路到海邊去玩，於是她們兩人就在掃月堂住這一宿了，自己沒有替自己作出主意，但都覺着今天在人家做了客人是生平第一回自己安置了自己似的，在以往的日子裏沒有這個經驗，尤其是琴子彷彿人生在世實在有一個躊躇，即是自身的躊躇。其實自身何從設想，問題乃在關係上面罷了。細竹一天的與會已經失掉了，她只是倚近琴子，原來她的瞌睡到了，打呵欠，大千笑她道，「一個呵呵來報信，兩個呵呵睡着了。」她依然不睬大千，一個瞌睡虫簡直是往琴子的身上飛，好像琴子也不是琴子的身段似的，是一盞燈光的姐姐了。琴子心裏却實在是寂寞，禁不起自己多說一句話，垂手來握了細竹的手，携手她也不是與細竹携手之意了。她忽然想起家來。小林提了燈籠下山，大家都送出門外。牛家一個僕人要送小林到雞鳴寺去，他說有燈他認得路，他不讓那僕人送，而

且笑着說一句玩話道，「我喜歡一個人走一個寂寞的路。」細竹應聲一句道，「你不怕給山上的老虎吃了？」聽了她的聲音，知道她的瞌睡醒了。大家望着一個燈光慢慢遠了。細竹隨手捉了一個螢火，而且捧着看，大千又笑她，說道：

「細竹，你是睡醒了要洗臉。」

「你的話我不懂，——我不是要洗臉，我總是喜歡看虫，我的臉乾淨得很。」

她這一說時，螢火虫忽然不亮了，她也就讓牠飛了。小千道：

「細竹，這個螢火虫再總記得你，只有你一個人給牠看明白了。」

「你這是亂說話，牠那里會看得見人呢？——那不是小林的燈籠？」

那是小林的燈籠，與其說她乍然又望見燈光，不如說她乍然又記起小林提了燈籠走路了。她望見那個燈光，有一個懼怕的感覺，不但看不見燈光照着一個人走路，連剛纔的燈籠也不是了，只見見黑夜裏一顆光。細竹不再聲張，她想明天再見小林的時候，問他，「你昨夜裏害怕不害怕呢？」她這樣沈吟時，自己還是今夜之身，但諸事都是明日的光景了，她巴不得就會見小林。連忙又是一個夜之完全，說話的意與她在沒有了。小千却答應她的話道：

「那個燈要是滅了，就一定是給老虎吃了，你信不信？」

「你這個山上真有老虎嗎？我不信！」

「山倒不是我們姓牛的，燈籠是姓牛的家裏的，——細竹，你不要害怕，這個山上沒有老虎，老虎也滅不了燈，要是我一個人提了燈籠走夜路，遇見野獸，知道性命逃不了，我就把我的燈放下來，讓老虎把我吃了，我的燈還在路旁替我做一夜伴兒。」

大千這麼說着，細竹真個害怕了，她要大千引她到屋裏去，不要站在這門外了。於是四個人連袂而躡足了，大千望一望天上的星，望一望夜中螢火，握了細竹的手，臨進門時還要向室外光景作別一句：

「螢火四面飛，令人覺得身子十分輕，好像在一天星中，——奇怪，我說星中，並沒有想在天上去，好像在海上。」

她的神氣近乎臨空而問。細竹輕聲回她一句：

「我只覺得我在山上，不像在家裏。」

她說到「不像在家裏」，家便像一個厚重的山之感覺了，同時她自己便也有點漂泊似的，大千緊緊握住她的手了。四個女子，又在屋裏燈光下見面，牛家姊妹都不知不覺的首先向琴子打一個照面，其神情若問琴子曰「你剛纔沒有說話！」於是琴子的龐兒好像格外有點光愛好了。琴子

還是無有聲響，一顆燈光在下山到雞鳴寺的路上，因了室內燈下同人再見，她的燈兒乃好像滅了，她並不害怕，她有點愁意，剛纔她望着小林到雞鳴寺去，好像送他回家，她的靈魂兒就是路上那燈兒了。以後她總記得今夜路上的燈，這個燈便是她的燈，別人的話說來說去，只是遊船一般的空氣，燈兒在夜裏格外生動了。大千看了她一眼，他慢慢的覺着了，一下子她簡直感得她有點擔當不起，她在這個屋子裏十分孤獨，她自己思忖着道，「這個人的眼光不是看我……」她的思想來得很快，但自己的一句話又不能完結，腦海裏倒自己引起了小林的影像。在自己不安的時候，記得別人，是這一件事，又是那一件事，連忙又是今夜路上的燈光，一切又好像風平浪靜了，她不願意她的燈兒有一番擾亂似的。最後她又記得大千的馬，於是她很是一個女兒好奇的心，眼光盡在大千的方向了。大千又同細竹說話道：

「細竹，你在家裏什麼時候睡呢？」

「今夜我不睡。」

「你不睡就是天上的星。」

「就是織女。」

大千答訖一句。

「我是織女今夜我也不跟大千牛小千牛睡，——我在家裏總是跟琴姐睡，姐姐今夜怎麼睡呢？」

她面向了琴子這麼問，她說着是要哭的眼兒了，大家都覺得這個淚眼兒一點理由也沒有，但大家暫時都不說出話來，好像一人一副面目共候這個淚珠如何啓示了。這時，各人頭上戴的，身上穿的，相對於無形。這時，是燈光的啓示，怎樣纔是自己，一心照見別人都是自己了。

琴子想不起答應細竹的話來，她想，「細竹，你怎麼這樣孩子氣呢？」但這話她沒有出口，她們兩人今夜是在人家裏做客，說話應有着客人的口吻了。她從門外進屋以後，今夜的事情，其實不在意中，只虛無縹緲的彷彿是一個永遠的夜之事，猶之乎燈火，不能歸於今天一夜了，現在困了細竹的話，「姐姐，今夜怎麼睡呢？」她乃也稍作遲疑，而且寂寞的微笑，又把眼光向大千打一個招呼，完全是一個做客人的雍容。不待大千說出安排來，看着大千她又記起大千的馬，這個馬直以思想爲動靜，燈光亦似不知止境了。於是大千的距離越近越遠，無論如何大千的一匹馬不能做大千的界限了。

「細竹，這里也就同家裏一樣，你要什麼東西你告訴我，你只要叫我一聲姐姐，你就跟我睡。」

「我要跟小千睡，——我怕跟你睡，我怕你給老虎吃了，我怕你給老虎吃了還留你一個燈籠在旁邊跟你做伴。」

「給老虎吃了，老虎已經跑了，我也沒有了，還要燈籠做什麼呢？而且我的燈籠難道還認得我？」

「你剛纔爲什麼那樣說呢？」

「我說得好玩的。」

「你說得令人害怕，——現在你坐在這裡，我就覺得你好像死了一樣，我們三個人都坐在這裡看你。」

細竹這一說，把大千的眉毛也說得一振，大千又笑了，大家一齊都看她一眼，彷彿一個人死了並不真是一件奇事，一個人死了如何真是失去了生命倒是不能令人相信似的。這時琴子微笑着道：

「大千姐姐，我想一個人都有一個人的東西，你的馬一定是你的，燈籠一定不是你的。」

大千答道：

「你怎麼夜裏還記得我的馬呢？——細竹說我死了，我正在想我怎麼叫做死了，我的馬我簡

直忘記了，經你這一提，我倒有點捨不得我的馬，——我死的時候大概是這個樣子。」

小千又向着琴子說道：

「琴子姐姐，她捨不得馬，燈籠就送給你，你不忘記那個燈籠。」

「小千說話總是小氣，愛嫉妬人。」

細竹這麼批評一句，她的話無精打彩的說着，她沒有說小千不好的意思，說着若無其事。琴子同小千兩人精神都爲之一奮興，但沈默着，彷彿此刻這室內燈光是她們兩個人的了。是的，燈光不動人影，人的心思好像比燈光更有面貌了。慢慢的琴子又是琴子自己，靈魂兒又是今夜路上那燈兒，正惟夜裏乃獨自寧靜了。

今夜睡時，不但細竹她說「我要跟小千睡，」小千她也說「我要跟細竹睡。」最奇怪的是琴子對於細竹之事她再一點意見沒有。更奇怪細竹對於琴子之事她也不在意。小千說，「我要跟細竹睡。」細竹便摟着小千的手，說，「去，我們兩人去。」於是她們兩人跳躍着先走了。細竹起初以爲是同在家裏一樣，她在家裏跟琴子睡是跟琴子同一個睡床及至她同小千跳着走進了一間屋子，小千告訴給她，指給她看，「你睡這個床，我睡那個床。」那麼她問小千道，「她們兩人呢？」小千說，「她們兩人在那邊房裏。」細竹又問，「這是你的房嗎？你們姊妹二人一向都不

在一個房裏睡嗎？」小千說不是的，細竹今夜的睡床是大千的，一向大千同小千姊妹二人在這個屋子裏睡了。細竹乃不再作聲，她端坐着，好像另外又想起什麼，小千在那里安排安排事情，她也不理會。小千忙去把門關好，而且告訴細竹道：

「我把門關上了，不要她們兩人再到這房裏來，我怕大千又來說話，——我說話你不理我，你想什麼？」

細竹乃又掉向小千答道：

「我沒有想什麼，——真的我什麼都沒有想。」

「你在家裏什麼時候睡呢？」

細竹乃又笑道：

「今夜我不睡，真的今夜我不睡，——你告訴我海是什麼樣子？」

「明天我們一路去玩，——我不喜歡海。」

「海上面也有船嗎？」

「海上面怎麼會沒有船，——平常也總不大看見船。海真沒有什麼好玩的，總是浪響。」

細竹記得船，於是這個船是今夜海的影兒，給她那麼一個棲息的感覺，猶之乎她拿了一枝筆

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船字，至於波浪正是沒來由的範圍罷了。

細竹又說話：

「小千，我說我不睡，我的瞌睡又來了。」

牠說着打一個呵欠，自己又笑自己，隨身而躺着玩。

「小千，你說這是大千的床，——大千昨夜裏也是睡這床嗎？怎麼這不像是大千的床，像是我的床，我好像做夢一樣，怎麼今夜在這里睡，乘一葉之扁舟漂到大海裏去。」

小千並不怎樣去聽細竹說話，她是背面向細竹，靠着一張桌子，打開抽屜翻檢翻檢的。

「小千，你翻什麼，你有什麼好東西給我看看，——你同大千不一樣，大千不像大千，我怕她真有點像海，海我想像她，她的東西都不像她的，你的東西都是小千你自己的東西，給我我不要。」

她的話流水一般的噴咕着，自己說了也不像是自己的話了，一面說話一面拿手向壁招影子玩，後來又瞥見向隅挂了一個荷花燈兒，乃記起自己的簾沒有帶來，挂在雞鳴寺那個屋子裏，於是她的簾也好像她的影兒一樣，她在那里有着招手之情了。連忙她又坐起身來，指了那挂着的荷花燈兒說道：

「小千，這個荷花燈是你的還是大千的？讓我取下來看一看好不好？」

「細竹你真愛鬧，你要取下來就取下來，說許多鬼話做什麼呢？」

細竹就站起來把那荷花燈兒摘下來了。小千還是不理會她，她也不理會小千在那里一心做着什麼，她拿了荷燈，一看裏面插着有燭，借了小千旁邊的燈光將荷花燈點了起來，自己覺得很好玩了。有不小的工夫，她提着一盞荷花，一聲不響的。等到小千來招呼她，說道：

「你還在這里點燈玩！你這真同釣魚一樣！」

「我看牠會燒不會燒。」

「你要牠燒我就燒給你看。」

小千將燈竿稍一搖動，細竹真個看着自己手上的一盞燈兒燒了。她還是一言不聲張，小千在旁邊哈哈的笑了。

細竹慢慢有點生氣似的，她說道：

「這個燈一定是大千的，——我同大千都同你不一樣，我把大千的荷花燈燒了也不要緊，她給老虎吃了她還是一個活大千。」

「你自己呢？」

「我自己也同大千一樣，我什麼東西都不要。」

「我要告訴你——」

「你告訴我什麼？——真的，我記起來了，我告訴你一件事，昨夜裏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許多樹葉子，我再看好像是紅葉，後來果然是紅葉子，而且只看見一個。」

細竹的話小千真個如夢中聽過去了，她把她的日記遞給細竹請細竹看，細竹好像得了一個啓示似的，她雙手接過來，知道另外的話她都不能說，這上面的事情她也不能知道，但自己向來沒有今夜這時一個明白的光景了，彷彿世間是一個靈魂，隔離無障害。小千給她的東西她尚未過目，望着小千她不覺很是同情，又有話說道：

「小千，我們史家莊三面都是河，西河有一個大沙灘，沙灘上坎靠河壩都是樹，我做女孩子的時候，冬天裏喜歡在樹林裏替人家掃樹葉子，因為有些窮人家小孩子掃落葉拿回去做柴燒，有時在樹林裏我拾得一根枯枝，我高興極了，真是比摘一枝花還喜歡，我就給他們，我還記得那時我自己想我就做樹葉子罷，比做什麼都喜歡，真奇怪，為什麼那麼喜歡，除非世上有那麼可愛的靈魂可以與那相比，難怪昨夜裏做夢，今天又把大千的荷花燈燒了，——到底那個燈是你的還是大千的？要是你的我就賠你一個，小千很可憐。」

「細竹，你不要瞎說話，——你不看你就給我。」

小千說着要把細竹手上的東西又收回過來，但細竹不讓她收回去了。

「你給我看，你不給我看我就做樹葉子燒了。」

小千覺得細竹這人十分可愛，於是她們兩人誰也不言語，這個屋子裏的燈光就是生命的字句了。細竹拿了小千的日記看，一頁一頁的翻着，她愈看愈對於小千有點不明白，她想小千你爲什麼那樣的執着呢？你這豈不是自私嗎？你同大千兩人不是親生的姊妹嗎？後來小千還有一陣危險的日子，細竹看到這個地方，小千的日記她沒有釋手，她倒身在小千的懷裏一聲笑個不止，埋頭伏着小千膝頭不肯起來，失笑道：

「小千，你怎麼又活回來了呢？你怎麼要尋死呢？」

她們兩人接着談了許多話，後來細竹一句話也不說，小千就在她身旁，她默默的同情於大千了，大千那麼好的女子乃同月亮一樣，是的，豈不同月裏嫦娥，永遠看別人的事情，自己的事情擺在明明白白，將沒有什麼是她的，她也不要有什麼了。這時琴子不在跟前，細竹很想和琴子說話，大千牛小千牛兩人的事她想讓琴子也知道。原來大千出嫁了好幾年，丈夫在那年死了，在小千的日記裏這人叫一個「東」字，對於這人小千曾經是一個失戀的女子了。

「小千，這回我們在路上經過一墳地，我們下了船上那墳地裏玩，那時正是黃昏時候，真是獨留青塚向黃昏，琴子說天上的月亮好比仙人的墳，裏頭有一位女子長生不老，我想這話不錯。」

「我喜歡月亮裏頭有一棵紗羅樹，可惜清早太陽出來的時候沒有月亮，不然紗羅樹底下對朝陽梳頭，夏天不熱，冬天我想也暖和。」

「小千，你將來一定是個幸福的女子。我好像船一樣，船也像海上面的墳，天上的月亮。」

「船是渡人的，你這一說人家不敢坐你的船。」

「我是說我自己坐一隻船玩，漂來漂去，同月裏嫦娥不正一樣嗎？不過這里離海近些，天上的路有什麼人知道從那里走呢？」

這時小千不想再同細竹說話，她的話越說越遠了。（留）

殺狗

老舍

燈滅了。宿舍裏亂哄了一陣兒，慢慢的靜寂起來。沒光亮，沒響聲，夜光錶的針兒輕輕的滾到一處，十二點。

杜亦甫本沒脫去短衣，輕輕的起來，披上長袍。夜裏的春寒教他不得已的吸了一下鼻子。摸着洋蠟，點上，發出點很懶惰無聊的光兒。他呆呆的看着微溼的燭捻兒：慢慢的，羞澀的，黑綫碰到了蠟槽，蠟化開一點，像個水仙花心；輕輕炸了兩聲，水仙花心散化在一汪兒油裏；暗了一會兒，忽然想起牠的責任來似的，放出一枝蠟所應供給的全份兒光亮。杜亦甫痛快了一些。

轉身，他推醒周石松。周石松慢慢的坐起來，蹬着腿，頭支在膝上，看着那枝蠟燭。

「我叫他們去！」杜亦甫在周石松耳邊輕輕的說。

不大的工夫，像領着兩個囚徒似的，杜亦甫帶進一高一矮兩位同學來。高的——徐明俠——坐在杜的床上，矮的——初濟辰——坐在周的枕旁。周石松似乎還沒十分醒好。大家都看着那微動的燭光，一聲不響，像都揣着個炸彈似的，勇敢，又害怕，不敢出聲。杜亦甫坐在屋中唯一的

破籐椅上，壓出一點聲響來。

周石松要打哈欠，嘴張開，不敢出聲，臉上的肉七扭八折的亂用力量，幾乎怪可怕。杜亦甫在籐椅上輕輕扭動了兩下，看着周石松的紅嘴慢慢的併攏起來，纔放了心。

徐明俠探着頭，眼睛睜得極大，顯出純潔而狡猾，急切的問：「什麼事？」

初濟辰抬着頭看天花板，態度不但自然，而且帶出點傲慢狂放來，他自居爲才子。

「有緊要的事！」杜亦甫低聲的回答。

周石松趕緊點頭，表示他並不傻。更進一步的爲表示自己精細，他問了句：「好不好把毯子掛上，遮住燈光；省得又教走狗們去報告？」

誰也沒答覆兒，初才子嗤的笑了一聲，像一個水點落在紅鐵上。

杜亦甫又在椅子上扭動了一下。他長得粗眉大眼，心裏可很精細；他的精細管拘住他的熱烈，正像個炸彈，必須放在極合適的地方纔好爆發。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功課，能力，口才，身體，都不壞。父親是國術館的教師，有人說杜亦甫也有些家傳的武藝，他自己可不這麼承認；使別人相信，他永遠管國術叫作：「拿好架子，等着挨揍」。他不大看得起他的父親，每逢父子吵了嘴，他很想把老人叫作「挨揍的代表」，可是決不對別人公然這麼說。

夜間十二點，他們常開這樣的小組會議。夜半，一豆燈光，語聲低重，無論有無實際的問題來討論，總使他們感到興奮，滿意。多多少少不平與不滿意的事，他們都可以在這裏偷偷的用些激烈的言語來討論，想辦法。他們以爲這是把光藏在洞裏，不久，他們會炸破這個洞，給東亞放起一把野火來，使這衰老的民族變成口吐火燄的怪獸。他們興奮，恐懼，驕傲，自負，話多，心跳得快。

杜亦甫是這小團體的首領「有緊要的事！」他又說了一句。看大家都等待着解釋，他向前探了探身，兩腳妥實的踩在地上，好使他的全身穩當有力：「和平就是屈服，我們不能再受任何人的騙！刀放在脖子上——是的，刀已經放在我們的脖子上了——閉眼的就死，還手的生死不定。喪去生命纔有生命，除了流血沒有第二條路，沒有！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去預備流血，給自己造流血的機會！我們是爲流血而來的！」

「假如我們能造成局部的慘變，」周石松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而結果只是局部的解決了，豈不是白流自家的血，白死一些好人——」

「糊塗人！」初才子矯正着。

「啊，糊塗人，」周石松心中亂了一些。「我說，豈不是，沒用，沒多大的用？」

徐明俠的眼中帶着點淚光，看着杜亦甫，彷彿已知道杜亦甫要說什麼，而歡迎他說。

杜亦甫要笑一下，可是極快的想起自己是首領，於是拿出更鄭重的樣子，顯出只懂得辯駁，而一點也不小看人：「多一個瘡口就多使人注意點他的生命。一個瘡，因為能引起對全身的注意，也許就能救——能救，不是能害——一條命！一個民族也如是！我們為救民族，得給牠去造瘡口！」

「由死亡裏學會了聰明！」初濟辰把手揣到袖子裏去。

徐明俠向杜亦甫點頭，向初才子點頭，眼睛由這個看到那個，輕送着淚光，彷彿他們的話都正好打在他的心坎上，只有佩服，同情，說不出來話。

周石松對着燭光楞起來。

「老周你先不必怕！」徐明俠也同情於老周，但是須給他一點激動。

「誰怕？誰怕？」周石松的臉立刻紅了一塊，語聲超出這種會議所允許的高度。「哪回事我落在後邊過？難道不許我發言嗎？」

「何必呢，老周？」杜亦甫的神氣非常的老到，安詳，懇切：「你顧慮得對！不過——」

「有點婦人之仁！」初才子極快的接過去。

「不准搗蛋！」杜亦甫鎮嚇着初濟辰。

周石松不再說什麼。

「誰也知道，」杜亦甫接入了正文！「戰爭需要若干若干準備，不是專憑人多就能致勝的。不過，說句不科學的話，勇氣到底還是最要緊的。勇氣得刺激起來，正如軍事需要準備。軍事準備了沒有？準備了什麼？我們不知道也許是真正在準備，也許是騙人。我們可是一定能作刺激起勇氣的工作。造出流血的機會，使人們手足無措，戰也死，不戰也死，於是就有了戰的決心。我們能作這個，應作這個，馬上就得去作這個！局部的解決，也好，因為牠到底是一個瘡。人們不願全身因此潰爛，就得去想主意！」

說罷，杜亦甫挺起身來，兩脚似有千斤沈重，平放在地上。縐着粗眉，大眼呆呆的看着燭光，似乎心中思念已空，只有熱血在身上奔流。

「是不是又教我擬稿，發傳單？」初才子問。

「正是又得勞駕！」杜亦甫聽出來才子話中的邪味，可是用首領所應有的幽默，把才子扣住：「後天大市有香會，我們應去發些傳單。危險的事，也就是去造流血的機會。教巡警抓去呢，沒關係；若是和敵人們碰了頭，就必出亂子——出亂子是我們的目的。大家都願意？」

周石松首先舉起手來。

徐明俠隨着舉起手，可是不十分快當；及至把手舉好，就在空中放了好半天。

「我去擬稿，不必多此一『舉』了吧？」初才子輕輕的一笑。

「通過！」杜亦甫的臉上也微帶出一點笑意。「初，你去擬稿子，明天正午交卷。老周你管印刷，後天清早都得印好。後天九點，一齊出發。是這樣不是？」

徐明俠連連點頭。

「記得好像咱們發過好幾次傳單了，並沒流過血？」初濟辰用眼角擦了杜一下。

「那——」杜亦甫極快的想起一句話，到嘴邊上又忘了。

「大而引起流血，小而散散我們的悶氣，都好！事情沒有白作的了！」徐明俠對杜亦甫說。

杜亦甫找回來剛纔忘掉的那一句，只好勉強的接過來徐明俠的：「事情沒有白作的了，反正傳單就有人看。什麼——」

「啊——哈——」周石松的哈欠吞併了杜亦甫的語聲。

「噓」徐明俠把食指放在唇上，「小點聲！走狗們，」沒說下半句，他貓似的跑到屋門那裏，爬下去，耳朵貼着地，聽了聽。沒聽到什麼，輕快的跑回來：「好像聽見有腳步聲！」

「福爾摩斯！」初才子立起來：「提議散會。」

杜亦甫拉了初濟辰一把，兩步跑到屋門那裏，輕輕推開門，向外探着頭仔細的看了看：「沒人，散會；別忘了咱們的事！」

徐，初，輕輕的走出去。

周石松一下子鑽進被窩去，蒙上了頭。

杜亦甫獨自呆看着蠟燭，好大半天；吹滅了蠟，隨着將滅未滅的那一綫餘光，嘆了口氣。

躺下之後，他睡不着。屋裏污濁的空氣，夾雜着蠟油味，像可以摸到的一層什麼油膩，要蒙在他的臉上，壓住他的胸口，使他出不來氣。想去開開窗子，懶得起來。周石松的呼聲，變化多端，使人討厭而又驚異。

起初他討厭這個呼聲，慢慢的轉而羨慕周石松了——吃得飽，睡得熟，傻傻糊糊的只有一個心眼。他幾乎有點恨自己不那麼簡單；是的，簡單就必能直爽，而直爽一定會快樂。

由周石松想到了初濟辰——狂傲，一天到晚老把頭揚到雲裏去。也可羨慕！狂傲由於無知，也許由於豪爽；無論怎說吧，初才子也快樂，至少比自己快樂。

想不到徐明俠那高個子有什麼特點，也看不出他快樂不快樂。爲什麼？是不是因爲徐明俠不

那麼簡單，豪爽呢？自己是不是和徐害着一路病呢？

不，杜亦甫絕不能就是徐明俠。徐明俠有狡猾的地方，而自己，憑良心說，對誰向來不肯掏壞。那麼，為什麼自己不快樂呢？不錯，家事國事天下事，沒有一樣足以使一個有志的青年打起精神，去笑一笑的。可是，一天到晚饑着一口喪氣，又有什麼用處呢？一個有作為的人，恐怕不專憑着一張苦臉而能成功吧？戰士不是笑着去成仁取義麼？

是不是自己根本缺乏着一點什麼，一點像生命的東西？想到這裏，他把頭藏在被子裏去。極快的他看見了以前所作過的事，那些虛飄，渺小，像一些懶懶的雪花兒似的事。他的頭更藏深了些，他慚愧，不肯再教鼻子吸到一些涼氣，得聞着自己身上的臭味。那些事，缺乏着點什麼，不能說，不能說，對不起那些事，對不起人，也對不起自己！他的頭上見了汗！

睡吧，不要再想！再說，為什麼這樣小看自己呢？他的頭伸出來，吸了一口涼氣。睜着眼睛屋中的黑暗，停止住思索。不久，心中鬆通了一些，東一個西一個的念頭又慢慢的零散的浮上來，像一些春水中的小虫，都帶着一點生氣。為什麼小看自己呢？那些事不是大學生所應作的麼？缺乏着點什麼，大家所作的都不缺乏着什麼嗎？那些事不見得不漂亮，自己作的不見得不出色，還要怎樣呢？幹嗎不快樂呢？

心裏安靜了許多，再把頭藏進去，暖氣圍着耳鼻，像鑽入一間溫室裏去似的。他睡着了。

胡夢顛倒：一會兒，他夢見自己在荒林惡石之間，指揮着幾百幾千幾萬熱血的男兒作戰，鎗聲響成一片，如同夜雨擊打着秋葉。敵人退了，退了；追！喊聲震天，血似的，箭似的，血箭似的，一邊飛走一邊向四外濺射着血花。忽然，四面八方全是敵人，被包圍起來，每個鎗口都紅紅的向着他，每個毒狠兇惡的眼睛都看着他；鎗口，眼睛，紅的，白的，一點一點，漸漸的聯成幾個大圈，繞着他亂轉。他的血涼起來，生命似藏在一把汗裏，心裏堵得難過，張開嘴要喊，喊不出來。醒了，迷迷糊糊的，似醒非醒，胸口還覺得發堵，身上真出了汗。要定神想一想，心中一軟似的又睡去了。似乎是個石洞裏，沒有一點光，他和周石松都倒細雙臂，口中堵着使人惡心的一塊什麼東西。洞裏似乎有蝙蝠來回擺着腥而涼的風，洞外微微的有些脚步響。他和周，都顫抖着，他一心的只盼望着父親來救他們，急得心中發辣。他很慚愧，這樣不豪橫，沒骨氣，想求救於父親的那點本事！但是，只有這個思念的裏邊含着一點希望……不是石洞了，他面對面的與父親坐在一處，十分討厭那老人，頭腦簡單，不識字，在國術館裏學來一些新名詞，都用在錯的地方！對着父親，他心裏覺得異常的充實，什麼也不缺欠，缺欠都在父親身上呢。

隱隱的聽得起床鐘，像在濃霧裏聽到散落的一兩聲響動似的。好似抱住了一些什貴重的東

西，彎着腰，蹬着腿，他就又睡着了。隱隱的又聽到許多聲音，使他厭惡，他放肆的罵出一些什麼，把手伸出來，墊在腦袋底下；醒了。太陽上來老高，屋中的光亮使他不願睜眼，迷迷糊糊的，懶懶的，亂七八糟的；記得一角兒夢景，不願去細細追想，心中怪堵得慌，不是驚着一點什麼，就是缺乏着一點什麼，說不清。打了極長的兩個哈欠，大淚珠像虫兒似的向左右輕爬，倒還痛快。

起來，無聊；偶爾的誤一兩堂功課，不算什麼；倒是這麼無事可作，幌幌悠悠的，有些驚扭。到外邊散散步去。春風很小很尖，聽人們的腦子；可是犄角與石縫裏都悄悄的長出細草芽，還不十分綠，顯着勇敢而又乖巧似的。他很想往遠處蹣跚，腿可是不願意動，那脖子豎扭勁兒又回來了，又覺到心中缺乏着一點什麼東西，一點不好意思承認而又不能不承認的什麼東西。他把手揣在袖子裏，低着頭，懶散的在院中走，小風很硬的擦着他的腦門兒。

剛走出不遠，周石松迎面跑了來，跑得不快，可是樣子非常的急迫。到了杜亦甫面前，他張開嘴，要說什麼，沒有說出來，臉上硬紅硬白的像是受了極大的驚恐。

「怎了？」杜亦甫把手伸下去，挺起腰來。

「上岸了，來了，我看見了！」周石松的嘴還張着，但是找不到別的話說。

「誰？」

「屋裏去說！」周石松沒顧得杜亦甫怎樣，拿起腿就跑，還是小跑着，急切而不十分的快。快到宿舍了，他真跑起來。

杜亦甫莫明其妙的在後面跟着，跑也不好，不跑也不好，十分的不好過；他忽然覺得周石松很討厭，不定是什麼屁大的事呢，就這樣見神見鬼的瞎鬧。到了屋裏，他幾乎是含着怒問：

「到底怎回事？」

「老杜，你不是都已經知道？」周石松坐在床沿上，樣子還很驚慌。

「我知道什麼？」杜亦甫瞪着眼問。

「昨天夜裏，」周石松把聲音放低，趕緊立起來，偏着頭向杜亦甫低切的嘀咕：「昨天夜裏你不是說刀已經放在脖子上？你怎會不知道？」

「我什麼也不知道，真不知道！你要不說，我就還出去繞我的灣兒，我覺得身上不大合適，不精神！」杜亦甫坐在了破籐椅上，心中非常的不耐煩。

「好吧，你自己看吧！」周石松從袋中掏出不大的一張「號外」來，手哆嗦着，遞給了杜亦甫。把這張紙遞出去，他好像覺得除去了塊心病似的，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看杜亦甫。

幾個醜大的黑字像往杜亦甫的眼裏飛似的，剛一接過報來，他的臉上就變了顏色。這幾個大字就够了，他安不下心去再細看那些小的。「老周，咱們的報紙怎麼說，看見了嗎？」

「看見了，一字沒提！」

「一字沒提？一字沒提？」杜亦甫眼看着號外，可並沒看清任何一個字。「那麼這個消息也許不確，造空氣吓人？」

「我看見了！親眼看見了！」周石松坐起來，嘴唇有些發乾似的，直用舌尖來回舐。「鐵甲車，汽車，車上的兵都抱着槍，槍口朝外比畫着！我去送徐明俠。」

「他上哪兒？」

「回家，上汽車站！」周石松的臉紅得很可怕。「這小子！他知道了，可一聲兒也不出，像個會掏壞的狗熊似的，輕輕的，人不知鬼不覺的逃走了。他沒說什麼，只求我陪他上趙街；他獨自不敢出去！及至到了汽車站，他告訴我給他請兩天假，還沒說別的。我獨自往回走，看見了，看見了，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急忙回來找你，你必有辦法；刀真擱在脖子上了，我們該怎麼辦呢？」

杜亦甫不想說話，心中很亂，可是不便於撈起來，隨便的說了聲：「爲什麼呢？」

「難道你沒看見那些字？我當是你預先知道這回事，想拼上命呢！拿來，我念！」他從杜甫的手裏搶過號外來，急忙的噙了下嘴唇：

「特務機關報告：『禍事之起，起於芝蘇洲大馬路二十一弄五十二號。此處住有我僑商武二郎，年五十六歲，獨身，此人養德國種狼狗一條：性別，雌；毛色灰黃；名，銀魚。銀魚於二月前下小狗一窩：三雄一雌，三黃一黑，均肥健可喜。不幸，一週前，黑小狗在門外遊戲，被人竊去。急報芝地警所，允代尋覓，實則敷衍無誠意。武二郎乃急來特務機關報告，即遣全部偵探出發尋查。第一日無所獲，足證案情之詭密嚴重。翌日清晨，尋得黑小狗於海濱，已死。黑小狗直臥海濱，與早潮成丁字形，尾直伸，時被浪花所掩，為狀至慘！面東向，尚睜二目，似切盼得見朝陽者。腹漲如鼓，項上有噬痕，顯係先被傷害，而後擲入水中者，岸沙上有足跡。查芝地養犬者共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二家，其中有四千以上為不滿半歲之小狗，二千以上為哈吧狗，均無咬斃黑小狗之能力。此外，則均為壯實大犬，而黑小狗之傷痕實為此種大犬所作。乃就日常調查報告，檢出反抗我國之激烈分子，蓄有巨犬，且與武二郎為鄰者，先加以偵察。偵察結果，得重要嫌疑犯十人，即行逮捕拷問，所蓄之犬亦一併捉到。此十人者，既係激烈分子，當然狡猾異常，堅不吐實。為促其醒悟，乃當面將十巨犬槍決。芝地有俗語：鷄犬不留；故不惜殺狗以警也。狗

血四濺，此十人者仍頑抗推賴。同時，芝地官吏當有所聞，而寂寂無一言，足證內疚于心，十人身後必有廣大之背景。設任其發展，則黑小狗之血將為在我國國民之前導，由犬及人，國人危矣！」周石松念的很快，念完，頭上見了汗：「為了一隻小狗！」

「往下念！」杜亦甫低着頭，咬着牙。

「沒什麼可念的了，左不是兵上岸，來屠殺，來恐嚇，來肅清激烈人物與思想，來白找便宜！」周石松幾乎是喊着。「我們怎辦呢？流血的機會不用我們去造，因為條狗——，哼狗！

——就來到了！」他的聲音彷彿噎住了他的喉，還有許多話，但只能打了兩個極不痛快的隔兒。

「老初呢？」杜亦甫無聊的，想躲避着正題而又不好意思楞起來，這麼問了一聲。看周石松沒回答，他搭訕着說：「我找他去。」

不大的工夫，杜和初一同進來。初濟辰的頭還揚着，可是臉色不大正，一進門，他向周石松笑了笑，笑得很不自然。

「你都知道了，老初？」周石松想笑，沒能成功，他的臉上抽動了兩下，像剛落下個蒼蠅那樣。

沒等初濟辰開口，杜亦甫急忙的說：「老初，別再瞎扯，咱們得想主意！徐明俠已經溜了，

咱們——」

「我聽天由命！」初濟辰眼看天花板，手揣在袖子裏。「據我看呢，戰事決不會有，因為此地的買賣都是他們的，他們開砲就轟了他們自己的財產建設。綁去像你我這樣的一些人，羞辱一場，甚至殺害幾個，倒許免不了的。他們始終以為我們仇視他們，只是幾個讀過書的人所要弄的把戲，把這幾個激烈分子殺掉或鎮嚇住，就可以騎着我們脖子拉屎，而沒人敢出一聲了。我等着就是了，我自己也許有點危險，戰爭是不會有的，不會！」

「你呢？老杜？」周石松看初才子軟下去，氣兒微索了些。「我聽你的，你說去硬碰，我隨着。老初說不會有戰事，我看要是有人硬碰，大概就不會和平了結。你昨天說的對，和平就是屈服，只為了一條狗，一條狗；這麼下去還有完嗎？」

杜亦甫低下頭去，好大半天沒說出話來。一點也不用再疑惑了，他心中承認了自己的的確確缺乏着什麼，這點缺欠使他撐不起來昨天所說的話。他抬不起頭來，不能再辯論，在兩個同志面前，除了承認自己的缺欠，別無辦法。這極難堪，可是究竟比再胡扯與掩飾要強的多！他的嘴唇動了半天，直到眼中濕了，纔得到張開的勇氣：「老初！老周！咱們也躲一躲吧！這，這，」他的淚落下來。

周石松的心軟，眼圈也紅了。他有許多話要質問杜亦甫，每句話都得使杜亦甫無地自容，所以他一句也不說了。他覺得隨着杜亦甫一同去死或一同去逃，是最對得住人的事，不願再問應死還是應逃的道理。不好意思對杜亦甫說什麼，他轉過來問初濟辰：「你呢？」

「你倆要是非拉着我不可呢，就一同走；反之，我就在這兒死等，等死！」初濟辰又笑了笑。

「還有人上課嗎？」杜亦甫問，眼擦了外邊一下。

「有！」初濟辰回答：「大家很鎮定！」

「街上的人也並不慌，」周石松找補上。

「麻木不仁！」杜亦甫剛說出這個，馬上後悔了，幾乎連頭皮全紅了起來。

初濟辰把要說的話嚥了下去。

彷彿爲遮羞，杜亦甫提議：「上我家去，好不好？一時哪能找到合適的地方？家裏窄一點，可是。」

「先不用忙吧，我看，」初濟辰很重的說。「搜查是可能的，可是必在夜裏，他們精細得要命：昨天夜裏，也就是三點來鐘吧，我醒了，看走廊的燈也全滅了，心中很納悶。起來，我抓着

窗子往外看，連街上也沒了燈亮。往上運軍火呢，必是。他們白天用槍口對着你，連軍火可得滅了燈。精細而矛盾。可是，無論怎說吧，他們總想精細就是了。我們若是有走的必要，吃完晚飯再去，決不遲。在這後半天，我們也好採探消息，看看風頭，也許事情還不至於那麼嚴重，誰知道。」

「對！」杜亦甫點了點頭，可是問了周石松一句：「你呢？」

「怎辦都好，我聽你們的！假若你們說去硬碰，」看了杜亦甫一眼，他把話打住了。

後半天的消息越來越壞了，什麼樣的謠言也有，以那專為造謠惑亂人心的「號外」為主，而隨地的補充變化。學校的大鐘還按時候敲打，可是課堂上沒有多少人了。街上的鋪戶也還照舊的開着，連買的帶賣的可都有點不安的神氣。大家都不慌，不急，不亂，只是無可如何的等着一些什麼危險。不幸，這點危險要是來到頭上呢，誰也沒辦法，沒主意。在這種不安，無可如何，沒辦法的心境中，大家似乎都希望着僥倖把事情對付過去，在半點鐘內若是沒有看見鐵甲車的影子，大家的心就多放下一點去。

可是，消息越來越壞。連見事較比明徹的初濟辰也被謠言給弄得撐不住勁兒了。他幾乎要放棄他所觀察到的，而任憑着感情去分擔大家的驚恐與亂想。

周石松還有膽子到外面買「號外」，他把最壞的消息給杜亦甫帶了來：「矯正以往的因循！斷然的肅清破壞兩國親善的分子！」這類的標題都用醜腫的大字排印出來，這些字的本身彷彿就能使人顫抖。捕了去誰，沒有登載，但無疑的已經有大批的人被捕。這，教杜亦甫担心他的父親。要捕人，國術館是必得照顧到的，牠一向是眼中的釘，不因爲牠實際上有什麼用處，而是因爲牠提倡武藝，「提倡」就是最大的罪名。杜亦甫飛也似的去打電話，國術館的電話已經不通。無疑的，一定出了事，極快的，由父親想到了自己；父親若是已經被捕，自己便也很難逃出去；人家連狗的數目調查得都那麼清楚，何況是人呢，何況是大學學生呢，又何況是學生中的領袖呢！他憤恨，切齒，迷亂，沒辦法。他只想踩着脚痛罵一場，哪怕是罵完了便千刀萬剮呢，也痛快。這是還有太陽的世界麼？這是個國家麼？問誰呢？沒人能回答他，只有熱血足以洗去這種侮辱！怎麼去流血呢？

「老周！」他喊了聲：「我——我——」嗓子像染受了熱氣的花似的，沒有一點聲響便軟下去。

「怎樣？」周石松問。

待了好半天，杜亦甫自言自語的：「沒辦法！」

一直到晚餐的時候，杜亦甫沒有出屋門。他背着手在屋裏來回走，有時候也躺在床上一會兒，心中不斷的思索：一會兒他想去拼命，這不是人所能忍受的，拼了命，也許一點好處沒有，但究竟是自己流了血，有一個敢流血的就不能算國裏沒有人。一會兒他又往回想，白死有什麼用處，快意一時，拿自己這一點點血洒在沙漠上，連點血痕也留不下吧？他思索，一刻不停的思索，越想越亂，越不得主意。他仍然不肯承認他害怕，可是無論怎樣也找不到去幹點什麼的勇氣。

草草的扒揀進去兩口飯，他急忙的又跑回宿舍來，好像背後追隨着個鬼似的。天黑了，到了該走的時候。可是父親設若已被拿去，家裏怎能是安全的地方呢？在學校裏？初濟辰說的對，晚上必定來捉人！天黑一點，他的心便緊一點，他沒想到過自己會能這樣的慌張，外邊的黑影好像直往前企扞，要把他逼到牆根去，慢慢的把他擠死。

好容易初濟辰和周石松都來了，他的胸中鬆了一口氣。怎麼辦呢？初和周都沒主意，而且很有留在校裏的勇氣。他不能逼着他們走，他既是說不出地方來。往外邊看了一眼，院中已黑得可怕。初濟辰躺在了周石松的床上，半閉着眼彷彿想着點什麼事。周石松坐在破藤椅上，臉上還有點紅，可是不像白天那麼慌張了。杜亦甫靠窗子立着，呆呆的看着外面的黑暗。待了一會兒，把

黑暗看慣了，他心中稍微舒服了一些。那大片的黑暗包着稀疏的幾點燈光，非常的安靜。黑得彷彿有些近於紫茸茸的，好像包藏着一點捉摸不定而可愛的什麼意思或消息，像古詩那麼純樸，靜恬，含着點只能領略而道不出的意思。心中安靜了一些，他的想像中的勇氣又開始活動。他想像着：自己握着一把手鎗，哪怕是塊石頭呢也好，輕手蹣腳的過去，過去，一下子把個戴鐵盔的敵人打得腦漿迸裂！然後，鎗響了，火起來，殺，殺，無論老幼男女全出來廝殺，即使慘敗，也是光榮的，偉大的人民是可殺而不可辱的！

正這麼想着，一道白閃猛孤行的把黑暗切成兩塊，像從天上落下一把極大的白刃。探海燈！白光不動，黑影在白光邊上顫動，好似剛殺死的牲口的肉那樣微動。忽然，極快的，白光硬挺挺的左右擺動了兩下，黑影幾乎來不及躲避，亂頭了幾下，無聲的，無可如何的，把地位讓給了白光。忽然，白光改爲上下的動，黑影默默的，無可如何的任着戲弄；白光昂起，黑影低落；白光追下來，黑影躲到地面上，爬伏着不動。一道白光，又一道白光，又一道白光，十幾條白光一齊射出，旋轉，交叉，並行，冷森森，白亮亮，上面遮住了星光，下面閃掃着樓房山樹，狂傲的，橫行的，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然聯成一排，協力同心的掃射一圈，把小小的芝蔴洲穿透，照通，圍起來，一塊黑，一塊白，一塊黑，一塊白，一切都隨現隨滅，眩暈，迷亂，在白光與黑影

中亂顛亂晃。

一道光閃到了杜亦甫的窗上，稍微一停，閃過去了；接着又是一道，一停，又過去了。他扶住了窗台，閉上了眼。

周與初全立起來，呆呆的看着，等着，極難堪的，不近情理等着，期待着。可怕，可愛，這帝國主義舞場的燈光拿山與海作了舞台，白亮亮的四下裏尋找紅熱的血。黑的海，黑的山，黑的樓房，黑的松林，黑的人物，全潛伏着，任憑這幾條白光來回的詳細的找合適的地方，好轟炸與屠殺。

等着，等着，可是光不再來了，黑暗，無聊，只有他們三人的眼裏還留着一點殘光，不很長，不很亮，像月色似的照在窗上。初濟辰先坐下了。杜亦甫極慢的轉過身來，看了周石松一眼，周石松像極疲乏了似的又坐在藤椅上。杜亦甫用手摸到了床，坐下，舐了舐嘴唇。

老久，誰也沒話可講，心中都想着剛纔那些光的遊戲與示威。忽然，初濟辰大聲的笑起來，不知道爲什麼，他只覺得一陣顫動，全身都感到痛快。笑夠了，他併上嘴；忘了，那陣笑好像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

「我一點也不惱你，我真可笑！」杜亦甫低着頭說。

「他沒笑你，老杜！」周石松很歡迎有人說句話。

初濟辰沒言語，像是沒聽見什麼似的。

「不管他笑我沒有，我必須對你們倆說出來，要不然我就憋悶死了！」杜亦甫把頭抬起來，看着他們。「我無須多說什麼，只有倆字就够了：我怯！」

「以卵擊石，勇敢也是愚昧！」初濟辰笑了笑。

「即使你說的一點不錯，到底我還是怯！」杜亦甫的態度很自然了，像吃下一料瀉藥，把心中的虛偽全打淨了似的。

「我也說不上我是怯，還是勇，反正我就是沒主意！」周石松也微笑了一下。

全不再言語了，可是不再顯着寂寞與難堪，好像彼此已能不用言語傳達什麼，而能默默的互相諒解。

他們就那麼坐了一夜。

第二天，消息緩和了許多。杜亦甫回了家。他急於要看看父親，不管父親是受了驚沒有，也並不是要盡什麼孝道，而幾乎是出於天真一點什麼，和小孩受了欺侮而想去找父親差不多。平日他很看不起父親，到現在他還並沒把父親的身分提高多少，不過他隱隱的似有一點希冀，想在父

親身上找出一些平日被他忽略了的东西。這點東西，假若能找到，彷彿就能教他有一種新的希望，不只關乎他們父子，而幾乎可以把整個民族的問題都拉扯在內。這樣的拉扯是可笑的，可是他一時像迷了心竅似的，不但不覺得可笑，反而以為這是個最簡單切近方便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只須一見到父親，他就馬上可以得到個「是」或「不」；不管是怎樣，得到這個回答，他便不必再懸着心了。

他不願繞着灣兒去原諒自己，可也不願過火的輕看自己，把事情拉平了看，他覺得他的那點教育使他會思索，會顧慮，會作偽，所以胆小。他得去拿父親證實了這個。父親不識字，不會思索顧慮與作偽，那麼就天然的應當胆粗氣壯。可是，父親到底是不是這樣呢？假若父親是這樣，那麼，他便可以原諒自己，而且得到些希望。這就是說，真正有骨氣的倒是那不識字的人們，並不必等着幾個讀書人去搖旂吶喊纔挺起胸來——恰恰和敵人們所想的相反。果然要是這樣，這是個絕大的力量。反之，那便什麼也不用再說，全民族統統是挨揍的貨了！他得去看父親，似乎民族興亡都在這一看中。可笑，誰管，他飛也似的回了家。

只住着樓上兩間小屋，屋外有個一張棹子大小的涼台，杜老拳師在涼台上坐着呢。一眼看到兒子，他趕緊立起來，喊了聲：「你來了？正要找你去呢！」

杜亦甫一步跳三層樓梯，一眨眼，微喘着立在父親跟前。他找不到話講，可是心中極痛快，自自然然的看着父親：五十七八歲，矮個子，圓臉，黑中透亮，兩眼一大一小，眼珠都極黑極亮，微笑着，兩隻皮糙骨硬的手在一塊搓着：「想你也該來了！想你也該來了！坐下！」把椅子讓給了杜亦甫，老人自己願意立着。杜亦甫進去，又搬出一把椅子來。父子都坐下，老人還搓着手：「差點沒見着你，春子！」他叫着兒子的乳名：「我讓他們拿去了！」老人又笑了，一大一小的倆眼眨巴的很快。

「沒受委屈？」杜亦甫低聲的問。

「那還有不受委屈的？」老人似乎覺得受委屈是可笑的事，又笑了。「你看，正趕上我值班，在館裏過夜。白天本聽到一些謠言，這個的，那個的，咱也沒往心裏去。不到十點鐘我就睡了，你知道我那間小屋？牆上掛着單刀，牆角立着花槍？一躺下我就着了。大概有十二點吧，我聽見些動靜，可沒大研究，心裏說，國術館還能鬧賊？我剛要再睡，我的門開了，燈也捻着了，一看，是伙計王順。王順幹什麼？我就問。王順沒言語，往後一閃身，喝，先進來一對刺刀。我哈哈的笑起來了，就憑一對刺刀，要我的命還不大容易；別看我是在屋子裏！緊跟着刺刀，是槍，緊跟着槍，是一對小鬼子，都戴着小鐵盆，托着鎗衝我來了。我往後望望，後邊還有呢，都

托着鎗，戴着小鐵盆。我心裏就一研究，我要是早知道了信，我滿可以埋伏在門後邊，就憑我那口刀，進來一個宰一個，至少也宰他們幾個。我太晚了，十幾枝快鎗把我擠在床上，我連伸手摸刀的工夫也沒有哇。我看了看窗戶，也不行，洋窗戶，上下都扣着呢，我跑不了。好了，研究不出道兒來，我就來文明的吧，等着好了，看他們把我怎樣了！幸而我老穿着褲褂睡覺，摸着大棉袍就披上了，一語不發。進來一個咱們的人，狗娘養的，漢奸！他教我下來，跟着走。我沒言語，只用手背一擦，哼，那小子的右臉上立刻紅了一塊。他一哎喲，刺刀可就把我圍上了，都白亮亮的，硬梆梆的，我看着他們，不動，也不出聲。那些王八日的唧裏骨碌不知說了些什麼，那個狗娘養的擡着臉又過來了，教我下來，他說到院裏就槍斃了我。我下來了，狗娘養的趕緊退出老遠，怕我的手背再撩他。一個王八日的指了指我的刀，狗娘養的教我抱着刀，他說：抱着你的刀，看你的刀能救了你的命不能。這是成心耍弄我，我知道；好，我就抱着我的刀。往外走吧，脊背上，肋條上，全是刺刀，我只要一歪身，大概就得有一兩把插到肉裏去。我挺着胸，直溜溜的走。走到院裏，我心裏說，這可到了回老家的時候了。我那會兒，誰也沒想，倒是直想你，孝子。我心裏就這麼研究，王八日的殺了我，我有兒子會報仇呀。」老人笑了笑，緩了口氣，親熱的看了兒子一眼。「反正咱們和王八日的們是你死我活，沒個散兒。我不識文斷字，可是我進知

道這個。果不其然，到院裏那個狗娘養的奉了聖旨似的教我跪下。我不言語，也不跪下，心裏說，開鎗吧，小子們，把你太爺打成漏杓，不用打算彎一彎腿！兩個王八日的看我不跪，由後面給了我兩鎗靶子，哼，心裏說，你倆小子還差點目的，太爺不是這麼容易打倒的。見我不倒，一個王八日的，也就是像你離我這麼遠兒，托起鎗來，瞄我的胸口，我把胸挺出去。拍！響了。連我都納悶了，怎麼還不倒下呢？那些王八羔子們笑起來，原來是空鎗，專爲吓吓我。王八羔子們殺人，我告訴你，春子，決不痛痛快快的，他們拿你當個小虫子，飄來覆去的揉搓你，玩够了再殺；所以我看見他們就生氣，他們狠毒，又壞！」老人不笑了，連那隻小一點的眼也瞪起來，似乎是從心裏憎惡那些王八羔子們。

「那個狗娘養的又傳了聖旨，」老人接着說，「帶回去收拾，反正早晚你得吃上一顆黑棗。我還是不言語，我研究好了，就是不出一聲，咱們誰得手誰殺，用不着費話；是不是，春子？」

杜亦甫點了點頭，沒有話可說。

「出了大門，」老人又說下去：「他們還好，給我預備的大汽車，就上了車。還抱着刀，我挺着腰板，教他們看看，太爺是沒得手，沒能把刀切在你們脖子上，好吧，你們的鎗子兒我也不怕！你們要得了我的命，可要不了我的心氣；這是一口氣，這口氣由我傳給我的兒子孫子，永遠

不能磕膝蓋兒着土！我這麼研究好了，就看他們的腦準吧！到了個什麼地方，黑燈下火的我也沒看清是哪裏。這裏聽不見別的，齊聲咯噔的淨是皮鞋響。他們把我圍在一間小屋裏，我就坐在地板上閉眼養神，等着槍斃。我沒有別的事可想，就是恨我的刀沒能出鞘。他們人多，鎗多，我不必掙扎，白費力氣幹嗎。我等着好了，死到臨頭，我得大大方方的，綽綽有餘就不算練過工夫。是不是，春子？」

杜亦甫又點了點頭。

「待了不知好久，」老人又搓起雙手來，彷彿要表演出那時怎樣的不耐煩。「他們把我提到一間大廳上去，燈光很亮，人也不少，坐的是官兒，立着的是兵。他們又教我跪下，我還是不出聲，也不跪。磨煩了半天，他們沒有了主意，刺刀可就又戳在我胸口上，我不動，紋絲不動，眼皮連抬也不抬；哼，殺副隨便，我就是不能彎腿！慢慢的，刺刀挪開了，他們拿出一張字紙來教我，我看，我閉上了眼。我那天夜裏就說了一共這麼三個字：『不認字！』他們問我那些字——他們管牠叫什麼『言』呀，我記不清了——什麼意思？我不出聲。又問，那是我畫的押，簽的名，不是？我還是不出聲。我心裏說，這回真該殺我了，痛快點吧！我犯了什麼罪？沒有。憑什麼他們有生殺之權？沒道理。我就這麼尋思着，他們無緣無故的殺了我，我的兒孫以後會殺他們，這叫

作世仇。我一點也不怕死，我可就怕後輩忘了這點事兒。俗語說的好，冤仇應解不應結，可那得看什麼事，就這麼胡殺亂砍呀，這點仇不能白白的散了！這並不是我心眼小，我是說人生在世不能沒骨頭，騎着脖子拉屎，還教我說怪香的，我不能！你看，果然，他們又把鎗舉起來了，我看見過，甯吓嚇誰！他們裝鎗子，瞄準兒，裝他媽的王八羔子，氣派大遠了去啦。其實，用不着，我不怕，你可有什麼主意呢？叱畫了半天，哼，鎗並沒放。又把我送回小屋裏去了。什麼東西！今個天亮的時候，他們也不是怎麼，把我放了，還彷彿怪客氣的，什麼玩藝兒！我不明白這是哪一齣戲，你來的時候，我還正研究呢。一句話抄百總吧，告訴你，春子，咱們得長志氣，跟他們幹，這個受不了！我不認字，不會細細的算計，我可準知道這麼個理兒，只要挺起胸脯不怕死，誰也不敢斜眼看咱們！去泡壺茶喝好不好？」

杜亦甫點了點頭。（留）

兒子

蹇先艾

把母親從鄉下寄來的信匆匆看過，他順手就將它投到字紙筐裏去。

「我真正是一個鄉下農人的兒子嗎？一點不像，從哪方面說，都不像。」莊行員睜大了眼睛，這樣狐疑着。但是立刻他就給了自己一個明確的解答：「不，我是在城市裏長大的，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經濟學士，銀行的行員。」解答既畢，他跟着便搖動頭顱，眉飛色舞起來，跑到街心踱步去了。

這是北國的一個殘冬的晚上，朔風久已停止了迴旋與呼嘯，各處的積冰也漸漸消融了。大街上的行人和車輛增加了不少。莊行員的瘦長的影子正在一條車馬往來得最頻繁的馬路上徘徊着。黑夜剛剛開始替代了慘澹的黃昏，電燈雖然在街道兩旁的鋪子門口炫耀着，有些貨店還點綴着閃爍不定的紅綠霓虹燈光；但是並不敞明亮。誰都知道瓦城的電燈，是非到十點以後，不會大放光明的。這一點，却使莊行員個人感覺着非常的滿意了。因為第一，當他把帽子低戴得遮住前額，並且垂着頭走路的時候，也許熟人就認不出他；第二，他的那一身奇異的服裝，同時

又可以不至於引起行路者的注意。入冬以來，即使到了數九的天氣，他也始終維持着這樣的裝束：頭上戴黑貓皮瓦塊帽，身上穿灰色西服夾大衣，脚下穿一雙白帆布鞋；他顯然地在一個人身上代表着春夏冬三種不同的氣候。這滑稽的裝束，在銀行的辦公室內，倒並不常遭遇到同事們的嘲笑。因爲一進屋，莊行員連忙就把帽子和大衣掛到衣架上去；那一雙白脚，不用着急，便天然有那張擋住人們視線的九厘桌做了它們埋伏的處所。下班的時候，他總是慢騰騰地，一個人最後離開那座建築雄偉的大樓。不過到了大街上，他却缺少方法來躲避行路人的惡毒的眼睛了。

在大街上走了一會，他忽然伸長了脖子，像一匹梅花鹿似地，前後左右瞻望了一下，意思是惟恐一旦被人發現了他的蹤跡，蹣手蹣腳地走到那家洋樓高聳的××賓館門前站住。那旅館的門口擺滿了佛特汽車，舊式馬車，嶄新的洋車，燈光燦爛輝煌，比戲院的停車場還要熱鬧一些。穿黑服的青年司閘把玻璃門拉了一扇，莊行員嘴上揣着笑影，架子十足地便走了進去。

××賓館，進了門，一路都是電燈。那長而寬的過道中，正在川流不息地湧了許多客人進來，又湧了許多客人出去，忙碌得像鄉下人趕集一樣。莊行員一踏入了那三級平滑的石階，轉過了那窄狹的走廊，精神便特別抖擻起來，彷彿打了嗎啡針一樣。他恨不能一大步便跨進了那間神祕的屋子。雖然旅館中的空氣十分渾濁，迷濛，陰濕，一股一股的刺人嗅覺的鴉片煙味在四處散

布着，使人的呼吸感到窒塞；女人的柔媚的喊叫，是那樣的尖厲，震得人耳朵發麻，也終於挫折不了莊行員前進的勇氣。那座大旅館已經誘惑住他了，已經吞食了這個意志薄弱的青年了。他還覺得那是一個樂園呢。

莊行員的父親是河北省鄉間的一個老農人，因為聽信了幾個親友的慫恿，才把兒子送進城來讀書。兒子雖然在大學畢了業，却並不回家。莊老頭子先寫了好幾封信勸兒子回去，他始終沒有理。最後老人叫他的表姪寫了一封白話信給兒子說：「城市聽說是罪惡的淵藪哩，鄉下未必就不可愛，你還是回來看看你的父親吧！鄉下一樣地有適當的工作給你做。」莊行員回信的態度却很倔強：「我不能回來，我根本在鄉下就住不慣。寧可讓城市毀滅了我，我也決不回到鄉下去的。你們趁早斷了這個念頭吧！……」

莊老頭子非常懊悔當初走錯了這一着棋，逢人便嘮叨着說：

「早知道以則這孩子他現在掙這麼幾個大，家裏的忙一點都幫不了，又不肯回家，還不如咱們當初讓他在鄉下種地哩！也省得我老頭子東拉西借地瞎化了他媽兩三千塊的冤錢！」

兒子後來有了差事，用不着家裏寄錢了，有好幾年就沒有給家裏去信。莊老頭子的氣生得更

大了，認爲這簡直是他前世欠下的冤孽債，這輩子來還，他也從此不再給兒子寫信。（其實老頭子寫信，永遠是請掛攤的先生代筆，他自己認得的字實在有限。）他打定了主意，既不進城來看他，也決不堅持着一定要他回去了。他對別人說，他見不着他少爺的面，也許倒可以多活幾天，要是見着他，彼此一打吵了，恐怕他立刻就會把氣閉過去。不過老頭子託人把兒子的媳婦給送進城來了。意思是：最低的限度，自己的女人，應當由自己來養活，不能再放在家裏拖累老父母了。莊老太太的爲人，倒是頂慈祥的，不管他給她寫不寫回信，每月總要由郵局或者託人給兒子捎一封平安家書來。

莊行員和其他的青年人一樣，嘴裏雖然高喊着「到農村去」的口號，心裏的確却希望一輩子都在都市裏生活。一個人住在城中雖說孤單，事實上一切行動反倒很覺自由，便利；想不到不知趣的父親竟把一副重擔——一個像貌醜陋的，鄉間舊式的小腳女人——加到自己身上來了；而且來得又是那樣的突然！想要拒絕接受，却又想不出拒絕接受的什麼正當理由來。

自從太太來到瓦城之後，莊行員便不再在銀行的宿舍裏寄居了，他變成了某胡同大雜院的住戶之一。他開始用着每月三十元的薪水來支持這個小家庭。

光陰過得很快，轉眼就是五年了。我們的國難是益加嚴重，這邊城在風雨飄搖與風聲鶴唳之

中掙扎着！居然苟延殘喘地拖過了很長的一個時期。莊行員却變化得真不少：一個不到三十歲的人，竟會憔悴得像一個年將半百的老翁了，兒子的數目也從一個增加到四個。莊太太的生產力固然旺盛得使人可驚；但是身體却一天比一天地衰弱下去。第二個孩子，她還能自己哺乳；到了第三個，便不能不僱用一個乳娘了。加之，大兒子上學，還要繳納學費。

生活是擴大了，重擔把莊行員壓得連氣都喘不過來。銀行的薪水雖然增加了二十，對於事實仍然沒有什麼補助。生財的法術是一點也沒有。近年來，莊行員每月照例要勻出兩塊錢來買獎券，結果還是等於零。家裏的屋子又是那樣的窄狹，小孩子們每日總要鬧翻了天。他一到晚上，爲了躲避煩囂起見，總要到幾個老朋友家去談天，坐到夜深才回來。除了抽一點價錢最賤的香煙之外，從太太來了以後，莊行員是一點別的嗜好都沒有的，連一塊錢四圈，在親戚老太太們中間流行着的小牌，他都嚴厲地拒絕了加入。當年學生時代打茶圍，擺花酒，捧鼓姬，打牌熬夜的那種豪興，是完全消失無餘了。別人勸他加入牌局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向人大發議論道：

「說句老實話，要是有一塊錢來打小牌，我們又可以過兩天的日子了！」

但是在一個月以前，莊行員轉變了，他忽然踏進了××賓館的門檻。這個消息傳出來，最初幾乎是誰都不相信的，後來大家才慢慢地證實了。起因是在某天晚間，因爲同着一羣朋友在一家

飯館喫了飯出來，時候還早，而且又正從那大名鼎鼎的××賓館門口經過。有一位事事好奇的米先生提議進去觀光一次，大家都同意了，莊行員也跟隨在他們的後面。

××賓館是一座四層的西式樓房，經理人是×。樓上是煙窟，一間一間的小屋毗連着；樓下便是賭場，設在一間打通的，很寬敞的屋裏。電燈通明地照耀着，牌九，輪盤賭，骰子寶，盒子寶，……設備得很齊全。莊行員走進去，便在骰子寶的長棹旁停住脚。那長案是幾張棹子拼湊起來的，棹子上用了五顏六色的油漆，畫成許多賭門，有大，小，單，雙，牌，點子等等名目。寶官們便在對面坐着，有管押錢的，有管籌碼的，有管兌現的；衣服七長八短，有的穿着中裝，有的穿着西裝。但是身體都很瘦弱，而且帶着深癮的煙容，手臂上各套着一對白洋布的袖套；這一點却是一致的。他們口裏高聲地喊道：

「押啊！押啊！」

「開哪！開哪！」

「給換十塊錢的碼子。」

「Cash 五十。」

長案的三面，都圍坐着好幾層賭客，男女老少貧富都有。第一層的客人是有座位的，左手握

着籌碼，面前都擺着一張用鉛筆畫好的方格紙，他們的右手便在紙片上作出骰子每一寶的紀錄。後面站着的賭客，也各保持着一種嚴肅的態度。骰子清脆地響了幾響之後，便看見許多粗細不同的手，把籌碼投到桌上去，大聲疾呼着：

「大單！」

「大的！」

「五豹子！」

「小的！」

「小雙！」

「三點！」

「么跟六！」

在寶官剛要把骰子揭開的那一瞬間，大家的精神全顯得十分緊張起來，每一個人都在那火爐燒得很旺的大屋中，額上流着汗。在大家全力注視之下，骰子終於揭開了，勝利者臉上露出微笑來；失敗的人們個個把眉頭皺得很緊，汗流得更多了。有些受了打擊的人却情不自禁地發出輕輕的呻吟與歎息。

場合熱鬧的引誘，窮人的慾望的膨脹，和朋友們敦促的殷勤；三種力量聯合起來，把莊行員這個軟弱的人攻倒了。看了看賭桌上的規則以後，他也毅然決然換了一塊錢的籌碼拿在手裏。因為眼睛近視的關係，他沒有法子去細看那些坐着的人們的記錄，墊着腳，便投了五角錢下去，隨便跟人家押了一門。那五角一個的碼子，竟像被丟在大河裏一樣，連一點聲息都沒有，就被寶官摻和在別人輸了的籌碼裏，一併收攬去了。莊行員心裏連罵了自己幾聲「冒失鬼！」停了兩寶，他把那剩下的五角，又跟着一位胖太太的大注，押到「大」上去，骰子果然出了一個「三五六」，他算是贏回來了五角了。他的內心這才舒服起來，胆子也漸漸地變大了一點。他一面搔着頭皮，一面這樣想道：

「輸贏他媽的橫豎就是這一塊錢，決定輸贏都走！」

心裏既然有了主宰，馬上他便把那兩個五角一枚的籌碼合成一注投了下去，紅着臉喊道：

「一塊，押單的。」

骰子蓋一揭開，出的是「二三六」，莊行員又得了勝利了。他把那兩塊籌碼兌了現，大踏步地走出門來，心頭真愉快，這不過才十分鐘的時間！

從那晚上以後，莊行員再也不到老朋友那里去談天了，目的地却改換成了××賓館，每晚

上他總要消磨到兩三點才回家去，太太面前卻從來沒有漏過一點風聲。他向朋友借了好幾筆債，一方面還偷偷地當了許多東西來做賭本。開始的幾天，他總是贏的時候居多，從一塊到三塊五塊之間。這樣勝利的結果，益發鼓舞起他的戰鬥的勇氣了。他的賭注最初是一塊錢，逐漸增加到三塊。幾天之後，他却慢慢輸下來了，一次比一次輸得多。每回總是空着衣袋，推着腿回家去的，連車錢都沒有給他剩下來過。

雖然有兩個同事竭力地在向莊行員解說着：××賓館和那一帶的游藝場，都是×國人開的燬人爐，從來沒有人在那里贏過錢，帶多少就可以輸多少。有好些學生，常常在那里把一學期的學宿費都輸得精光。傳聞有一次，一個老頭子在那里一夜輸了兩千塊錢，當場自殺了，他們把他的屍首悄悄地拖到門外去便完事，連地面上的警察都不敢過問。最奇怪的是莊行員對於這樣駭人聽聞的事實，只是冷冷地一笑。他有時還向人家愠然地回答道：

「你們也要曉得我老莊是不怕恫嚇的！」

過了兩個星期，莊行員的額骨透露出來了，眼睛也發紅了。晚上睡眠的時間既少，他還大鬧着神經衰弱，做着各式各樣的夢，不能安睡。每天早上銀行十點開始辦公，他却要到那個時候才能起牀，等他到了銀行，已經是十一點多了。因此他不斷地受到那位八字鬚的營業課主任的申

斥：

「一個年紀很輕的人，爲什麼鬧到這個樣子呢？」

他彎曲着腰，紅着兩頰，匆忙地跑到公事桌前去拿起簿記冊子和傳票來。

「莊先生，你一定新近有了什麼嗜好了吧？前幾年，我記得你並沒有遲到早退過呀！」

莊行員繼續努力着裝陞吧，慢慢地低頭工作來搪塞上司。

那天晚上，是莊行員第二十幾次到××賓館去。他歇了念頭已經有四五天了。但是銀行前幾天忽然發了一年的花紅，他也分到了幾十塊銀。這筆巨款又重新鼓舞起了他走進那座魔窟的野心。

這天晚上，賭場的人比較往日稀少，他們像家雀似地零落散布在各處。莊行員對於其他的賭法從來不大了解，仍然走到那座骰子寶的長案前去，揀了一個座位坐下來。因爲資本的雄厚，他完全失掉了等候機會的耐性了，他急躁得像一匹要攪人的獅子，兩塊或者三塊錢一注地胡亂押下去，接連着輸了好幾寶。他興奮得連籌碼都不換了，把五圓一張的鈔票一再地繼續着投到自己要押的那一門上。那位高鼻樑，嘴上生着一顆黃痣的青年寶官，張開了烏黑的嘴，在望着他猶笑。

三回的五圓都輸去了。莊行員鐵青的臉上的筋肉顫動着，他幾乎要跳將起來。但是平常朋友們告訴他的話，又在耳邊一個字一個字地清晰地響着道：

「那是××人開的賭場，你根本就不能跟人家打架；要是打架，只有你自己喫虧的。」

他按住上升的那一團火氣，仍然埋着頭奮闖下去。事情真蹊蹺，這晚上他的運氣壞到極點了。押哪一門，哪一門就輸。那三顆小小的牛骨骰子，經那位寶官一搖，竟滾動得非常特殊，變化多端，忽大忽小，忽單忽雙，一點門路都看不出來。其實莊行員輸得並不算多，旁邊有一位戴獺皮帽子穿獺皮領子大衣的瘦子已經好幾百元下去了。莊行員嘴裏發出嗤嗤的聲音，咬着牙，流着汗，坐在那條板檣上，好像坐在針氈上似的。他是十分勉強地在支持着。「走吧，還剩幾塊錢哩，明天再來！」「不，非得撈一撈不可！」「不能走！他媽的，這幾個錢輸得真叫冤！」他心裏躊躇了好幾次，却捨不得拔起腿來。終於帶去的六十塊錢，變得一個都不剩了。那位有黃痣的寶官還是繼續地在望着他冷笑。他無精打彩地站起身來，頭腦也顯得特別昏沉，一步一步地拖着，離開了那座險惡的高樓。如果這時什麼地方有一個洞，莊行員他希望趕快鑽了進去。

又是一夜的失眠。

第二天，莊行員突然害起病來了，在家裏整整地躺了一天。

又過了一日，他起床比較平常早些，心頭正在盤算着到銀行去辦了公回來，晚上再張羅幾個錢上××賓館去搵本的時候，早報送來了，社會新聞欄中間，有一條，便是××賓館頭天晚上被中國軍警會同××警憲抄辦的消息，而且還捕去了幾十名男女賭徒。

莊行員像風中楊柳一樣地不住擺頭，不由得長長地歎了幾口氣。

把早報看完，放在一旁，他忽然發現棹上還有一封××銀行來的信，拆開來看，上面寫的是：

「查莊行員以則品行不檢染有嗜好甚深近復屢次遲到貽誤要公該行員自即日起着即毋庸到行辦事

××銀行總經理××十二月二十八日」

莊行員看完，大喫了一驚，嚥的一聲，把正在喫着的半邊燒餅滴滴溜溜地便滾到地上去了。

莊太太提議回家，莊行員彷彿脚步踏到虛空裏，想到他終於要做一個鄉下農人的兒子。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

梅真同他們

林徽因

第三幕

出台人物 (按出台先後)

大小姐 文娟

(曾出台)

李二太太 李瓊(娟繼母)

(曾出台)

張愛珠 文娟友

(曾出台)

四小姐 文琪

(曾出台)

僕人 榮升

二少爺 文靖 初由大學校畢業已在南方工廠供職一年的少年

三小姐 文霞

(曾出台)

梅真 李家丫頭

(曾出台)

地點：三小姐四小姐共用書房。

時間：與第二幕同日，下午四點鐘後

同一個房間，早上紛亂的情形又歸恬靜。屋子已被梅真同文琪收拾得成所謂未來派的吃煙室。牆上挂着新派畫，旁邊有一個比較怪誕的新畫屏風。矮凳同靠墊同其他沙發，椅子分成幾組，每組有他中心的小茶几，高的，矮的，有紅木的，有彫漆的，圓的同方的。傢具顯然由家中別處般來，茶几上最主要的供設是小盞沙燈同煙碟。書架上窗子前均有一種小小點綴，最醒目的是並排的紅臘燭。近來女孩子們對於宴會顯然受西洋美術的影響，花費她們的心思在這種地方。

〔幕開時天還沒有黑，陽光已經有限，屋中似乎已帶點模糊。大小姐文娟坐在一張小几前反覆看一封短短的信〕

娟 (自語) 這真叫人生氣！今早的事，我還沒有提出，他反如此給我為難！這真怪了，說得好好的他來，現在臨時又說不能早來！這簡直是欺侮我！（綳眉苦思）今晚他還要找

瓊 娟 瓊 娟 瓊

我說話，不知要說什麼？……難道要同我提起梅真？（不耐煩的起立去打電話）喂，東局五三四〇，哪兒？，喂唐先生在家麼？，我李宅，李小姐請他說話……（伸頭到處看有沒有人）……喂，元瀾呀？我是娟，對了，……你的信收到了，我不懂？幹嗎今晚不早來跳舞？爲什麼你愈早來，愈會防礙我的愉快？怎麼這算是爲我打算！什麼？晚上再說？這樣你不是有點鬧彘，多成心給人不高興？……人……人家好意請你……你自己知道對不起人，那就不要這樣，不好麼？你沒有法子？爲什麼沒有法子？晚上還是不早來呀？那……那……那隨你（生氣的將電話挂上伏在棹上哭，又擦擦眼淚欲起又怔着）

〔媽媽（李瓊）走進屋子，望見文娟哭驚呀的退却，又換個主意仍然進來。〕

（裝作未見娟哭）這屋子排得倒挺有意思！

（低頭拭淚不答）

（仍裝做未見）倒底是你們年青人會弄……

（仍不語）

娟娟這趟二弟回來你看是不是比去年顯着胖一點？（望見娟不語）我真想不到他在工廠

娟 瓊

裏生活那麼苦，倒吃胖了，這倒給我這做父母的一個好教訓。我自己尋常很以為我沒有嬌養過孩子，就現在看來我還應該讓你們孩子苦點才好？（偷看文娟見她沒有動靜）你看，你們這宴會，雖然够不上說侈奢，也就算是頭等幸福。這年頭挨餓的不算，多數又多數的人是吃不得飽的，這個有時使我很感到你們的幸福倒有點像是罪過！（見到娟總不答應，決然走到她背後拍着她）娟娟，怎麼了？熱鬧的時候又幹嗎生氣？

（梗聲憤憤的）誰，……誰願意生氣？！

娟，媽看年輕的時光裏不值得拿去生氣的！昨天晚上，我聽你睡得挺晚，今晚你們一定會玩到更晚，小心明天又鬧頭痛！

（索性哭起來）

別哭別哭，回頭眼睛哭紅了不好看，倒底什麼事，能告訴我嗎？

（氣憤的抬頭告訴李瓊）元瀾今晚要丟我的面子！他，他說他不能早來，要等很晚才到，吃飯的時候人家一定會奇怪的，並且媽不是答應仲維同老四今晚宣布他們的婚約嗎？

元瀾早來晚來又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並且，我告訴媽吧，梅真太可惡了！

（一驚）梅真怎麼了？

怎麼了？！媽想吧！一直從元瀾回來後，她總是那麼妖精似的在客人面前討好，今早上我進這屋子正看見她對元瀾不知哭什麼！元瀾竟然親熱的拿手搭在她背上，低聲細語的在那兒安慰她！我早就告訴媽梅真要不得！

（稍稍思索一下）在你們新派人的舉動裏，這個也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事！這也不能單怪梅真。（用勸告口氣）我看娟娟，你若是很生氣元瀾，你們那婚約儘可以「吹」了，別儘着同元瀾生氣下去，好又不好，吹又不吹的彊着！婚姻的事不能勉強的，你得有個決心才好。

他，他躡了人，我怎麼不生氣！

他要真不好你生他的氣又有什麼用？還不如大家客客氣氣的把話說開了，解除了這幾年口頭上的婚約，大家自由。

這可便宜了他！

這叫什麼話，娟？你這樣看法好像拿婚姻來同人賭氣，也不願自己的幸福！這是何苦

來？你要不喜歡他，或是你覺得他對不起你，那你們只好把從前那事吹了，你應該爲自己幸福打算。

這樣他可要得意了！他自己素來不夠誠意，「躑」夠了人家，現在我要提出吹了婚約的話，他便可以推在我身上說是我躑了他！

什麼是誰「躑」了誰！如果合不來，事情應該早點解決，我看，婚姻的事很重大，不是可以隨便來鬧意氣的。你想想看早點決定同我說。你知道，我多擔心你這事！

那嚟，梅真怎麼樣？她這樣可惡，您也不管嗎？

梅真的事我得另外問問她，我還不知道她到底做了些什麼不應該的事。

我不是告訴您了麼，她對元瀾討好，今早我親眼看到他們兩人在這屋子裏要好得了不得樣子……

這事我看來還是你自己決定，如果你不滿元瀾對你的態度，你就早點同他說，以後你們的關係只算是朋友，從前的不必提起，其他的事根本就不要去管它了。

您儘在我同元瀾的關係一點上說，梅真這樣可惡荒唐，您就不提！

老實說，娟，這怎樣又好算梅真的荒唐可惡呢？這事本該是元瀾負點責！現在男女的事

娟

瓊

娟

瓊

娟

瓊

娟

瓊

情都是自己自由的，我們又怎樣好去禁止誰同誰「討好」？

娟，我現在連個丫頭都不如了！隨便讓她給侮辱了，我只好吞聲下氣的去同朋友解除婚約！我反正只怪自己沒有嫌，命不好……

瓊，你不能對我這樣說話！（起立）我自認待你一百分的真心。你自小就爲着你的奶奶總不聽我的話，同我種種爲難，我對你總是很耐煩的。今天你這麼大了，自己該有個是非的判別力！據我的觀察，你始終就不很喜歡元濶的，我真不懂你爲什麼不明白的表示出來？偏這樣老生氣幹嗎？

誰說過我不喜歡元濶？

我說據我的觀察。我也知道你很曉得他學問好，人品好，不過婚姻不靠着這種客觀的條件。在性情上你們總那麼格格不入，這回元濶由國外回來，你們兩人興趣越隔越遠……反正訂婚的事又不是我的主張！本來是他們家提的不是；現在他又變心了，叫我就這樣便宜了他，我可沒有那麼好人！

娟，這是何苦來呢？

我不知道！（生氣的起立）我就知道，我要想得出一個法子，我一定要收拾收拾梅真，

才出得了我這口氣。我恨透了梅真！，當時我就疑心元瀾有點迷糊她。

你早知道了，爲什麼你答應同元瀾訂婚？

就是因爲我不能讓梅真破壞我同元瀾的事！

娟，你這事真叫我着急，你這樣的脾氣只有給自己苦惱，你不該事事都這樣賭氣似的來！

事事都迫着我賭氣嚙！這梅真簡直能把我氣死，一天到晚老像反抗着我。明明是丫頭而偏不服！本來她做了頭又不是我給賣掉的，也不是我給買來的，她對我總是那麼一般子恨！

她這點子恨也許有一點，可是你能怪得她麼？記得當時奶奶在時你怎樣的壓迫她，怎樣的使她的念書問題變得格外複雜？當時她歲數還小，沒有怎樣氣，現時她常常憤慨她的身世，懷恨她的境遇感到不平……不過她那一點恨也不儘是恨你……

我又怎樣的壓迫她？她念書不念書怎麼又是我負責？

當然我是最應該負責的人，不過當時她是你奶奶主張買來的，又交給我管，一開頭我就知道不好辦，過去的事本來不必去提它，不過你既然問我，我也索性同你說開，當時我

主張送她到學堂念書，就是準備收她作乾女兒，省得委曲她以後的日子。我想她那麼聰明，書總會念得好。誰知就爲着她這聰明，同你一塊兒上學，功課常比你的好，你就老同她鬧，說她同你一塊上學，叫你不好看。弄到你奶奶同我大生氣，說我做後娘的故意如此，叫你不合適。這樣以後我才把她同你姊妹們分開，處處看待她同看待你們有個不同，以示區別……

娟

奶奶當時也是好意，她是舊頭腦，她不過意人家笑話我同丫頭一起上學……那時二弟上的是另外一個學堂三妹四妹都沒有上學，就是我一個人同梅真。

瓊

就爲得這一點，我順從了你奶奶意思，從此把梅真却給委曲了！到了後來我不是把梅真同三妹四妹也同送一個學堂，可是事事都成了習慣，她的事情地位一天比一天不好辦，現在更是愈來愈難爲情了！老實說，我在李家做了十來年的舊式兒媳婦，事事都順從着大人的主意，我什麼都不懊悔，就是梅真這樁事我沒有堅持我的主張誤了她的事，現在我總感到有點罪過……

娟

我不懂您說的什麼事一天比一天的不好辦，愈來愈難爲情？

你自己想想看！梅真不是個尋常的女孩子，又受了相當高的教育，現在落個丫頭的名

義，她以後怎麼辦？當時在小學校時所受的小小刺激不算，後來進中學，她有過朋友不能請人家到家裏來，你們的朋友她得照例規規矩矩的拿茶，拿點心，稱先生，稱小姐——那回還來過她同過學的莊雲什麼，你記得麼？她就不感到不公平，我們心裏多感到難為情？……現在她也這麼大了，風氣同往前更不同了，她再念點新思想的書……你想……

娟

那是三妹在那兒宣傳她的那些社會主義！

瓊

這也用不着老三那套社會主義，我們才明白梅真在我們這裏有許多委曲不便的地方！就拿今天晚上的請客來說吧，到時候她是不是可以出來同你們玩玩？……

娟

對了！（生氣的）今天晚上怎麼樣？四妹說媽讓梅真出來做客——是不是也讓她跳舞？……要是這樣，我乾脆不用出來了……這明明是同我為難！

瓊

（嘆口氣）一早上我就為着這樁事七上八下的，想同你商量，我怕的就是你不願意，老三，老四都說應該請梅真。

娟

那您又何必同我商量？您才不用管我願意不願意呢！

瓊

娟，我很氣你這樣子說話！你知道，我就是常常太顧慮了你願意不願意，才會把梅真給

委曲了，今晚上的宴會，梅真爲你們姊妹忙了好多天，你好意思不叫她出來玩玩。她也該出來同你們的朋友玩玩了。

這還用您操心（冷冷的）分別不過在暗同明的就是了。今早上她不是同元瀾鬼混了一陣子麼？（哭）反正，我就怪我沒有嫌……

娟，你只有這麼一個病態心理嗎？爲什麼你不理智一點客觀一點，公平一點看事！……我告訴你，我要請梅真出來做客是一樁事，你同元瀾合得來合不來又是一樁事，你別合在一起鬧。並且爲着保護你的莊嚴，你既不滿意元瀾，你該早點同他說穿了，除掉婚約。別儘着同他盤紐，讓他先……先開口……我做媽的話也只能說到這裏了。

娟
（委曲傷心的嗚咽着哭起來）

（不過意的走到娟身旁，坐下一臂攬住文娟，好意的）好孩子，別這樣，你年紀這麼輕，幸福，該都在前頭呢，元瀾不好，你告訴他……別叫人笑話你不够大方……對梅真我也希望你够厚道一點……

〔愛珠忽然走進來。〕

（驚訝的）文娟怎麼了？

張小姐你來得正好，娟娟有點不痛快，你同她去洗洗臉……一會就要來客了不是？娟，今晚上你們請客幾點來？

六點半……七點吧……反正我不出來了。

娟娟，怎麼啦？（坐娟旁）

（起立）張小姐你勸勸她吧，本來也不是什麼大事情，我今晚決定請梅真出來做客，趁這機會讓我表白一下我們已經同朋友一樣看待她。你是新時代人，對於這點一定讚成的，晚上在客人跟前一定不會使梅真有為難的地方。（起立要走）

伯母今晚請梅真作客，這麼慎重其事的，（冷笑）那我們都該是陪客了，怎麼敢得罪她！

（生氣正色的）我不是說笑話，張小姐，我就求你們年青人厚道一點，多多幫幫忙……（暗中拉愛珠衣袖）

〔瓊下〕

怎麼了娟？

怎麼了？這是我的命太怪，碰了這麼個梅真！大家近來越來越憤她，我想不到連媽都公

然護着她，並且媽媽明明聽見了我說元瀾有點靠不住……今早上他們那樣……
珠 我不懂元瀾怎麼靠不住？

娟 你看不出來元瀾近來的樣子在瘋誰？他常常盯着眼看梅真的一舉一動，沒有把我氣死！
今早上……

〔外面脚步響〕

（以手指放唇上示意叫文娟低聲）唏！外面有人進來，我們到你屋子去講吧……

〔娟回頭望門，外面寂然〕

回頭我告訴你……

有？
（嘆口氣向窗外望，又回頭）娟，我問你，我託你探探你二弟的口氣，你探着什麼了沒

珠 二弟的嘴比臘封的還緊，我什麼也問不出來。據我看他也不急着看璨璨……
得了，我也告訴你，我看，也是梅真的鬼在那兒作怪，打吃午飯時起我看你二弟同梅真就對怔着，也不知是什麼意思……

〔外面又有語聲，兩人傾耳聽〕

娟 我們走吧，到我屋子去……

〔榮升提煤桶入〕

娟 什麼事榮升？

榮 四小姐叫把火添得旺旺的，今兒晚上要屋子越熱越好。

珠 我們走吧！

〔娟珠同下〕

榮 (獨弄火爐，一會兒又起立看看屋子。對着屏風，)這也不叫着什麼？(又在幾個小凳上試試。屋子漸來漸黑)這天黑得真早！(榮升又去開了開小燈。左右回顧才重新到火爐邊弄火爐。)

〔小門開了，四小姐文琪肩上披着白毛巾散着顯然剛洗未乾的頭髮進來。〕

榮 四小姐，是慫呀？

琪 榮升，火怎樣了？

榮 我還兒正通它呢！說話就上來。

琪 榮升，今晚上，今晚上你同梅真說話客氣點……

榮 我們「多會兒」說話都是客客氣氣的……人家是個姑娘……

琪 不是爲別的，今晚上太太請梅真出來作客，你們就當她是一位客人，好一點，你知道她也是我的一個同學。

榮 反正，您是小姐，您要我們怎樣，我們一定得聽您的話的，可是四小姐……我看（以老賣老的）您這樣子待她，對她也就沒有什麼好處……

琪 爲什麼？你的話我不懂！（走近火爐烤頭髮）

榮 您想吧，您越這樣子待她不是越把她眼睛提得老高，往後她一什麼，不是高不成，低不就，不落個空麼？

琪 我不懂，這個怎講？

榮 就說那德記電料行宋掌櫃的，說話就快有二年了！

琪 宋掌櫃又怎麼了，什麼快有二年了？

榮 （摩擦兩掌吞吞吐吐的）那小宋不儘……等着梅真答應……嫁給他嗎？

琪 （驚訝的）小宋等……等……梅真？

榮 說得是呢？那不是挺「門當戶對」的。梅真就偏不給他個回話，人家也就不敢同太太

提，那天我媳婦還說呢，她說，要隱她替宋掌櫃同太太小姐們說說好話，小宋也沒有敢讓我們來說話，今兒；我順便就先給您說一下子……

〔小門忽然推開文靖——剛回家的二少爺——進來。文靖像他一家子人，也是有漂亮的體格同和悅的笑臉的。沉靜處，他最像他母親，我們奇怪的是在他笑悅的表情底下，却蘊住與他不相宜的一種憂鬱，這一點令人猜着是因爲他背負着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所致，而不是他性情的傾向。〕

（親熱淘氣的）怎樣？

（向榮升）你去吧，快點再去別的屋子看看爐子。

好吧，四小姐。

〔榮匆匆下〕

（微笑）榮升還是這個樣子，我總弄不清楚他是個好人還是個壞人！（重新淘氣的）怎樣？，我看你還是讓我跟你刷頭髮吧！

二哥，我告訴你了，你去了了一年，手變粗了，不會刷頭髮了，我不要再來弄我的頭！

別那麼氣我好不好？你知道我的手藝本來就高明，經過這一年工廠裏的經驗，弄慣了頂

靖 琪 榮 琪 靖

複雜的機器，我的手更靈敏了許多……

得了，我的頭可不是什麼複雜的機器呀！

（笑逗琪）我也知道它不複雜，僅是一個很簡單的玩藝兒！

二哥你真氣人！（用手中刷子推他）你去吧，你給自己去打扮打扮，今晚上有好幾位小

姐等着歡迎你呢！去吧，我不要再刷我的頭髮。……

（把刷子奪過舉得高高的）我真想不到，我走了一年，我的嬌嫩乖乖的小妹妹，變成了

這麼一個兇悍潑潑的「娘們」！

你真氣死我啦！

別氣，別氣，氣壞了，現在可有人會不答應我的……

（望靖，正經的）二哥，……二哥……，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喜歡不喜歡仲維呢？……

（難爲情的）二哥，你得告訴我真話……

（親熱憐愛的）老四，你知道我喜歡仲維，看樣子他很孩子氣，其實我看他很有點東西

在裏面，現在只看他怎樣去發展他那點子真玩藝兒……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我們這許多人裏，頂算他有點，有點真玩藝兒，二哥，你也覺得

這樣，我太高興了……今晚上我們就宣佈訂婚的事。

〔兩人逐漸走近火爐邊。〕

靖 (輕輕的推着琪) 高興了，就請你坐下，乖乖的讓我替你刷頭髮……做個紀念，以後嫁

了就輪不到哥哥了！

琪 (笑) 二哥，你真怪物，爲什麼，你這麼喜歡替我刷頭髮？

靖 這個你得問一個心理學家，我自己的心理分析是：一個真的男性他一定喜歡一件極女性的柔媚的東西，我是說天然柔媚的東西，不是那些人工的，侈奢繁膩的可怕玩藝兒！

(刷頭髮。)

琪 吓！你輕一點……

靖 對不起，(又刷頭髮，) 這樣子好不好？我告訴你，不知爲甚麼，我覺得剛洗過的女孩子的頭髮，表現着一種潔淨，一種溫柔，一種女性的幽美，我對着它會起一種尊敬，又生一種愛，又是審美的又是近人性的……並且在這種時候，我對於自己的性情也就感到一種和諧的快活。

琪 真的麼？二哥。

靖 你看（一邊刷頭髮）我忘了做男子的驕傲，把他的身邊的情緒對一個傻妹妹說，她還不信！

琪 二哥，我還記得從前你喜歡同人家打辮子，那時候我們都剪了頭髮，就是梅真有辮子……我們都笑你同丫頭好，你就好久好久不理梅真……

靖 （略一綳眉，）你還記得那些個，我都忘了！（嘆口氣，）我抽根煙好不好？哪，（把刷子遞給琪，）你自己刷一會，我休息一下子……

琪 （接刷子起立）好，就刷這幾下子！（頻頻打散頭髮搖下水花，）二哥，你到底有幾天的假？

靖 不到十天。

琪 那爲什麼你這麼晚才回來，不早点趕來，我們多聚幾天？你好像不想回家，怕回家似的。

靖 我，我真有點怕！

琪 （驚奇的）爲什麼？

靖 老四，你真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我不懂！

我怕見梅真……

（更驚訝的）爲什麼，二哥？

（嘆口氣，抽兩口煙，默然一會兒，）因爲我感到關於梅真，我會使媽媽很爲難，我不如早點躲開點，我決定我不要常見到梅真倒好。

二哥！你這話怎麼講？

（坐下，低頭抽煙，）老四，你不……不同情我麼？（打打煙灰，）有時我覺到很苦痛——或者是我不夠勇敢。

（坐到靖旁邊，）二哥，你可以全告訴我嗎？我想……我能夠完全同情你的，梅真實在能叫人愛她……（見靖無言）現在你說了，我才明白我這人有多糊塗！我真奇怪我怎麼沒想到，我早該看出你喜歡她……可是有一時你似乎喜歡璨璨——你記得璨璨嗎？我今晚還請了她。

（苦笑）做妹妹的似乎比做姐姐的糊塗多了。大姐早就疑心我，處處盯着我，有一時我非常難爲情。她也知道我這弱點，更使得我沒有主意，窘透了，所以故意老同璨璨在

琪

靖

琪

靖

琪

靖

琪

靖

靖 琪

一起，（擲下煙，起立，）老四，我不知道你怎樣想……
我？我……怎樣想？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到如果我同梅真好，這事情很要使媽媽苦痛，（急促的，）我就怕人家拿我的事去奚落她，說她兒子沒有出息，愛上了丫頭。我覺得那個說法太難堪；社會上一般毀謗人家的話，太使我渾身起毛慄。就說如果我真的同梅真結婚，那更糟了，我可以聽到所有難聽的話，把梅真給糟蹋壞了……並且媽媽拿我這兒子看得那麼重，我不能給人機會說她兒子沒有骨氣，（恨恨的，）我不甘心讓大伯爺那類人得意的有所藉口，你知道麼？老四！

現在我才完全明白了！……怪不得你老那樣極力的躲避着梅真。

我早就喜歡她，我告訴你！可是我始終感到我對她好只會給她苦痛的，還要給媽媽個難題，叫她爲我聽話受氣，所以我就始終避免着，不讓人知道我心裏的事兒，（聳一聳肩，）只算是給自己一點點苦痛。（支頤沉思。）

梅真她不知道嗎？

就怕她有點疑心！或許我已經給了她許多苦痛也說不定。

琪

也許，可是我倒沒有看出來什麼……我也很喜歡梅真，可是我想要是你同她好，第一個，大伯伯一定要同媽媽開個天翻地覆，第二個是大姊，一定要不高興，再加個愛傳是非的大伯嬖，媽媽是不會少麻煩的。可是剛才我剛聽到一樁事，榮升說梅真……什麼她……（有點不敢說小宋求婚的事）

梅真怎麼了？（顯然不高興）

榮升說……

〔張愛珠盛粧入〕

嘿，你們這裏這麼黑，我給你們開盞燈！

（不耐煩的同靖使個眼色，）怎麼你都打扮好了！這兒可不暖呀。

（看靖，）我可以不可以叫你老二？你看，這兒這個叫你二哥那個叫你二弟的，我跟着那個叫都不合適！（笑謎謎的，南方口音特重，）老二，你看，我這付錫子好不好？

（伸手過去。）

（客氣的，）我可不懂這個。

你看好不好看呢？

靖

琪

珠

琪

珠

靖

珠

靖 當然好看！

珠 幹嗎當然？

靖 (窘，) 因為當然是應該當然的！

珠 (大笑，) 你那說話就沒有什麼誠意！……嘿，老四你知道，你大姐在那兒哭嗎？

琪 她又哭了，我不知道，反正她太愛哭。

珠 這個你也不能怪她，(望一望靖，) 她今天早上遇到元瀾同梅真兩人這屋子裏，也不知是

琪 怎樣的要好，親熱極的那樣子——她氣極了。

珠 什麼？不會，不會，一定不會的！

琪 嘿，人家自己看見了，還有錯麼？你想。

靖 (琪望靖，靖轉向門。)

琪 你們的話，太複雜了，我還是到屋裏寫信去吧，說不定我明天就得走！

珠 二哥，你等等……

琪 不行，我沒有工夫了。

琪 [靖急下。]

（失望的望着靖的背影，）你的二哥明天就走？

不是我們給轟跑的嗎？愛珠，大姐真的告訴你那些話麼？

可不真的！難道我說瞎話？

也許她看錯了，故意那麼說，因為她自己很不喜歡元哥！

這個怎樣會看錯？我真不懂你怎麼看得梅真那麼好人！你媽說今晚要正式請梅真在這兒做客，好讓她同你們平等，我看她以後的花樣可要多了。說不定仲維也要讓她給迷住！

愛珠！你別這樣子說話！老實說，梅真實在是聰明，現在越來越漂亮，為什麼人不能喜歡她？（笑）要是我是男人，也許我也會同她戀愛。

（冷笑）你真是大方，隨便可以讓姊姊的同自己的好朋友同梅真戀愛，梅真福氣也真不壞！

得了吧，我看她就可憐！

〔文霞拉着梅真上。〕

梅真真氣人，媽請她今天晚上一定得出來做客，她一定不肯，一定要躲起來。

珠 梅真幹嗎這樣子客氣，有人等着要人同你戀愛呢，你怎麼要跑了，叫人失戀！

梅 張小姐，您這是怎麼講？

霞 (拉着梅真) 梅真，你管她說什麼！我告訴你，你今天晚上就得出來，你要不出來，你就是不了解媽媽的好意，對不起她。你平日老不平等社會上的階級習慣，今天輪到你自己，你就逃不出那種意識，介意這些個，多沒有出息！

琪 梅真，要是我是你，我才不躲起來！

梅 (真摯的帶點咽哽，) 我不是爲我自己，我怕有人要不願意，沒有多少意思。

珠 (向梅真) 你別看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大小姐今天晚上還許不出來呢，你何苦那麼說。反正這太不管我的事了，這是你們李家的糾紛……

霞 怎麼？大姊今晚上真不出來嗎？那可不行，她還請了好些個朋友我們都不大熟的……

珠 那你問你大姊去，我可不知道，老實說我今天聽了好些事我很同情她……

〔愛珠向着門，揚長而去〕

梅真 你們看，是不是？我看我別出來吧，反正我也沒有什麼心緒……

琪 三姊，我們同去看大姊去吧，回頭來了客她鬧起盤紐來多糟糕！

霞

(回頭)梅真你還是想一想，我勸你還是膽子大一點，粧做不知道好！今天這時候正是試驗你自己的時候……

好小姐，你們快去看大小姐吧，讓我再仔細想，什麼試驗不試驗的，儘是些洋話！

[琪霞同下，梅起滅了大燈，僅留小棹燈，獨坐屏風前小角隅裏背向門，低頭墜泣。

門輕輕的開了，文靖穿好晚服的黑禪白硬壳襯衫，黑領結打了一半，外面套着暗色呢

「晨衣」 Dressing-Gown 進來。」

靖

老四，給我打這鬼領帶……那兒去啦？……(看看屋子沒有人，伸個懶腰垂頭喪氣的坐在一張大椅上，拿出根煙抽，又去尋洋火起立在屋中轉，忽見梅真)梅梅真……你在這兒幹嗎？

(拭淚起立強笑)好些年，坐在這裏想想……

(冷冷的)那麼對不起，打擾了！我進來時就沒有看見你。

你什麼時候都沒有看見我……

(一股氣似的)爲什麼我要特別注意你？……

(驚訝的瞪着眼望着)誰那樣說啦？那有那樣說話的，靖爺！(竭力抑制住)我的意思

梅

靖

梅

靖

梅

是你走了一年……今天回來了……誰都高興，你……你却那樣好像……好像不理人似的叫人怪難過的！（欲哭又止住眼淚）

我不知道怎樣才叫理人？也許你知道別位先生們怎樣理你法子，我就不會那一套……

（更驚訝靖的話）靖爺！你這話有點兒怪！素常你不愛說話，說話總是頂直爽的，今天爲什麼這樣講話？

你似乎很明白，那不就得了麼？更用不着我直爽了！

（生氣的）我不懂你這話，靖爺，你非明說不可！

我說過你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我明說什麼，反正我明天下午就走了，你何必管我直爽不直爽的！你對你自己的事自己直爽就行了。雖然有時候我們做一樁事，有許多別人却爲着我們受了一些苦處……不過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帶哭聲）你到底說什麼？我真納悶死了！我真納悶死了（坐椅上伏椅背上哭起來）
（靖有點不過意，想安慰梅走到她旁邊又堅決的轉起走開。）

〔文琪入〕

二哥（見哭着的梅真）怎麼了？

梅

琪

靖

琪

琪

梅真

琪

梅

琪

梅

(抬頭望琪)四小姐，你快來吧，你替我問問靖爺到底怎麼了，我真不懂他的話！

(怔着望文靖不知所措)二哥！

老四，不用問了！我明天就走，一切事情我都可以不必再關心了，就是媽媽我也交給你照應了……

二哥！

〔文靖繃緊着臉匆匆走出〕

四小姐！

梅真！到底怎麼了？

我就不明白，此刻靖爺說的話我太不懂了……

他同你說什麼呢？

我一個人坐在這裏，他，他進來了起先沒有看見我，後來看見了，尙冷冷的說對不起他打擾了我……我有點氣他那不理人的勁兒，就說他什麼時候反正都像不理人……他可就大氣起來問我怎樣才叫理人！又說什麼也許我知道別位先生怎樣理我法子，他不懂那一套……我越不懂他的話，他越……我真納悶死了！

琪 (怔了這許久)我問你梅真，元哥同你怎麼啦？今早上你們是不是在這屋子裏說話？今早上？噢，可是你怎麼知道，四小姐？

琪 原來真有這麼一回事！(嘆口氣)張愛珠告訴我的，二哥也聽見了。愛珠說大姊親眼見到你同元哥……同元哥……

梅 (急)可是，可是我沒有同唐先生怎樣呀！是他說，他……對我……
琪 那不是一樣麼？

梅 (急)不一樣嚟！不一樣嚟！(哭聲)因為我告訴他，我愛另一個人，我只知道那麼一個人好……

琪 誰？那是誰？

梅 (抽噎着哭)就是，就是你這二哥！

琪 二哥？

梅 (仍哭着)可是，四小姐你用不着着急，那沒有關係的，我明天就可以答應小宋……去做他那電料行的掌櫃娘！那樣子誰都可以省心了……我不要緊……

琪 (難過的)梅真！你不能……

梅 琪

我怎麼不能，四小姐？（起立拭淚）你看着吧！你看……看着吧！
梅真！你別……你……

〔梅真奪門出，琪一人呆立片刻，才喪氣的坐下以手蒙臉〕

〔幕 下〕

神之再現

從文

(風子之十)

那個城裏來的客人，擁着有乾草香味的薄棉被，躺在細麻布帳子裏，思索自己當前的地位。覺得來到這個古怪地方，真是一種奇遇。人的生活與觀念，一切和大都市不同，又恰恰如此更接近自然。一切是詩，一切如畫，一切鮮明凸出，然而看來又如何絕頂荒謬！是真有個神造就這一切，還是這里一羣人造就了一個神？本身所在既不是天堂，也不像地獄，倒是一個類乎抽象的境界。我們和某種音樂對面時，常常如同從抽象感到實體的存在，綜合興奮，悅樂，和一點輕微憂鬱作成張無形的搖椅，情感或靈魂，就儼然在這張無形椅子上搖蕩。目前却從實現中轉入迷離。一切不是夢，唯其如此，所得正是與夢無異的迷離。

感官嶄新的經驗，髮髻正在啟發他，教育他。他漫無頭緒這樣那樣的思想：

……是誰派定的事？倘若我當真來到這個古怪地方，愛上了一個女孩子，我是留在這里享受荒唐的熱情，聽這個神之子支配一生，還是把她帶走，帶她到那個被財富，權勢，和都市中的禮

貌，道德，成衣人，理髮匠，所扭曲的人間去，虐待這半原始的生物肉體與靈魂？

他不由得(不笑)將起來，因為這種想像散步所走的路似乎遠了一點，不能不稍稍回頭。一線陽光映在木條子窗格上。遠處有人打水搖軸轆，聲音伊伊呀呀，猶如一個歌者在那里獨唱，又似乎一個婦人在那里喚人。窗前大竹子葉梢上正滴着濕露。他注意轉移到這些耳目所及的事實上來了。明白時候不早，他應當起床了。

他打量再去礦山看看，單獨去那里和幾個廠家談談，詢問一下事變以前礦區的情形。他思想「下地」也不拒絕「上天」。因為他估計栗林中和他談話那個女孩子應當住在礦區附近，倘若無意中再和那女孩子碰頭，他願意再多知道一點點那女人的身世。這憧憬與其說是戀愛，不如說是好奇。一個科學家的性格是在發掘和發現，從發掘到發現過程中就包含了價值的意義。他好像原諒了他自己，認為這種對於一個生物的靈魂發掘，原是一點無邪的私心。

起床後有個險癩紅紅的青年小夥子給他提了一桶溫水，侍候他洗臉。到後又把早飯拿來，請他用飯。不見主人。問問那小夥子，才知道天毛毛亮時已出發，過長嶺辦事去了，過午方能回來。城裏來客見那侍候他的夥子，為人樂觀而歡喜說話，就和那小夥子談天。問他鄉下什麼是有意思的東西，他會些什麼玩意兒。小夥子只是笑。到不能不開口時，却說他會唱點歌逗引女

子，也會裝套捕捉山貓和放臭屁的黃鼬鼠。他進過兩次城，還在城中看過一次戲，演的是武松打虎。又說二三月裏鄉下也有戲，有時從遠處請人來唱，有時本地人自己扮演，礦上賣蕎麥麵的老板扮秦瓊，砦子裏一個農戶扮尉遲恭，他伏在地下扮秦瓊賣馬時那匹黃驢馬。十冬臘月還感時也有戲，巫師起腔大家和聲，常常整晚整夜唱，到天亮前才休息。且殺豬宰羊，把羊肉放在露天大鍋裏白煮，末了大家就割肉蘸鹽水下酒，把肉吃光，把羊頭羊尾送給巫師。……

城市裏的來客很滿意這個新伙伴，問他可不可以陪過礦場去走走。小夥子說總爺原是要他陪客人的。

兩人過礦場去時，從堡後繞了一點山路走去。從松林裏過身，到處有小毛兔亂竄。長尾山雉谷谷的在林中叫着。樹林同新洗過後一樣清爽。

小夥子一路走一路對草木人事表示他的意見，用雙關語氣唱歌給城裏客人聽，一首歌儼然可得到兩首歌的效果。

小夥子又很高興的告給客人，今年滿十五歲，過五年纔能夠討媳婦。媳婦倒早已看妥了，就是砦子裏那個扮尉遲恭黑臉農戶的女兒。女的今年也十五歲，全砦子裏五十六個女孩子，唯她辮子黑，眼睛亮，績麻最快，歌聲最柔軟。到成家時堡上總爺會送他一隻母黃牛，四隻小豬，一套

做田的用具，以便獨立門戶。因為他無父無母，尉遲恭意思倒要他招贅，他可不幹。他將來還想開油坊。開油坊在鄉下是大事業，如同城裏人立志要做督撫兵備道，所以說到這裏時，說的笑了聽的也笑了。

城裏人說，「凡事有心總會辦好。」

小夥子說，「一個是木頭，一個是竹子，你有心，他無心，可不容易辦好。」

「別說竹子，竹子不是還可以作簫嗎？」

「尉遲恭是個什麼樣的人你可不知道。」

山腳下一個小牧童伏在一隻大而黑的水牯牛背上唱歌，聲音懶懶的。小夥子打起那牧童接

口唱道：

你歌沒有我歌多，

我歌共有三隻牛毛多，

唱了三年六個月，

（唱多少？）

剛剛唱完我那白水牛一隻牛耳朵！

小牧童認識那小夥子，便呼嚕着，取笑小夥子說，「你是黃臘馬，不是白毛牛。」

小夥子快快樂樂的回答說，「我不是白毛牛，過三年我就要請你看我那隻水牯牛了。我不許你吃牛屎，不許牛吃李子。」

小牧童笑着說，「擔短扁担進城，你撇你自己。」吼着牛走下水田去了。

城裏客人問，「不許牛吃李子是什麼意思？」

小夥子只是笑。過了一會却說，「太上老君姓李，天地間從無牛吃主人兒子的道理。」

到得礦場山脚下那條小街上時，只見許多婦女們坐在門前捶石頭敲荒砂，各處是釘釘鑿鑿聲音。且有礦工當街拉風箱，燒淬鋼鑽頭。（這些鑽頭照例每天都得燒淬一次。）前幾天有人在被焚燒過的空地上砍木頭建造新屋，幾天來已完功了。一切都顯得有一種生氣，但同時使城裏人看來也不可免發生一點感慨。因為硃砂水銀已從二千年前方士手中轉入現代科學家手中，延壽，辟邪，種種用途也轉變作精細儀器作猛烈炸藥，不料從地下石頭裏採取這個東西的人，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以及生活的情況，竟完全和兩千年前的工人差不多。

看過礦山，天氣很好。城裏客人想，總爺一時不會回來，不如各處走走。就問那隨身小夥子，附近還有什麼地方，譬如大廟，大洞穴，可帶他去看看。小夥子說這地方幾個廟都玩過了，

只有嶺上還有幾個石頭砌的廟，不過距離遠，來回要大半天。要去最好騎馬去，山洞倒不少，大一點有意思一點的也在嶺上，來回十多里路，同樣得騎馬去。洞穴裏說不定有豹子，因為山上這些洞穴，照例不是有人住就是有野獸住，去時帶一枝槍方便些。

小夥子想了一陣，問城裏客人願不願看水井。井在礦山西頭，水從平地沙裏湧出，長年不凍不乾，很有意思。于是他們到水泉邊去看水井。

兩人到得井邊時，才知道原來水源不小。接連三個紅石砌就的方井，一個比一個大，最小的不過方棹大，最大的已大到對徑兩丈左右。透明的水從白沙裏向上泛，流出去成一道小溪。（這溪水就是環繞總爺堡那個小溪！）井邊放了七八個大木桶，桶上蓋着草墊，一個老頭子不斷的澆水到桶中去，問問才知道是做豆芽菜，因為水性極好，豆芽菜生長得特別肥嫩。溪岸兩旁和井欄同樣是用本地產大紅石條子砌就的。臨水有十來株大柳樹，葉子泛黃了，細狹的葉子落滿溪上，在陽光下如同漂浮無數小魚。柳樹下正蹲了十多個年輕婦女，頭包青綢首帕，帶着大銀耳環，一面洗衣服一面談笑。一切光景都不壞。

婦女們中有些前幾天在礦區小街上見過他，知道是城裏來的「委員」，就互相輕輕的談說，且把一雙一雙黑光光的眼睛對來人瞅着。他却別有用心，想在若干寶石中檢出一顆寶石。幾個年

紀輕的女子，好像知道他的心事，見他眼睛在衆人中搜尋那面善的人，沒有見到，就相互低聲笑語。城裏客人看看情形不大妥，心想，這不成，自己單獨一人，對面倒是一大羣，談話或唱歌，都不是敵手，還是早早走開好。一離開那井泉邊，幾個年事極青的女子就唱起歌來了。小夥子聽這歌聲後，忍笑不住。

「她們唱什麼？」

「她們歌唱得很好。井邊楊柳多畫眉鳥也多。」

城裏客人要小夥子解釋一下，他推說他聽不懂唱的是什麼歌。

井邊女子的歌原來就是堡上總爺前不久告給他那個當地傳說上的情歌。那歌辭是——

籠中畜養的鳥牠飛不遠，

家中生長的人可不容易尋見。

我若是有愛情交把女子的人，

縱半夜三更也得敲他的門。

城裏客人知道這歌有取笑他的意思，就要小夥子唱個歌回答她們。小夥子不肯開口，因為知道人多口多，雙拳難敵四手，還是走路好。可是那邊又唱了一個歌，有點取笑小夥子意思。小夥

子喉嚨癢癢的，走到一株大樟樹下坐着，放喉嚨唱了一個歌，

水源頭豆芽菜又白又多，

全靠擠着讓井水來澆灌，

受了熱就會瘦癯癯，

看外表倒比一切菜好看。

所說的雖是豆芽菜，意思却在諷刺女人。女的回答依然是一支舊歌，箭是對小夥子而發的。

跟隨風風飛的小鳥鴉，你上來，你上來，

讓我問問你這件事情的黑白。

別人的事情你不能忘，不能忘，

你自己的女人究竟在什麼地方？

小夥子笑着說，「她笑起来來了，再來一回吧。」他于是又唱了一個，把女的比作畫眉鳥，

只能在柳樹下唱歌，一到冬天來，就什麼也不成了。女的聽過後又回答了一個，依然引用傳說上的舊歌。

小夥子從結尾上知道這里有「歌師傅」，不敢再接聲下去，向城裏客人說，「好漢不吃眼前

虧，我戰不過她們。」

兩個人于是向堡壘走去，翻過小山時，水泉邊歌聲還在耳邊。兩人坐在一株針葉松樹下聽歌，字句不甚清楚，腔調却異常優美。城裏客人心想，「這種罵人笑人，那能使人生氣？」又問小夥子跑開不敢接口回唱的理由，才知道這地方有個習慣，每年誰最會唱歌，誰最會引用舊歌，就可得到歌師傅的稱呼。他聽出了先前唱歌的聲音正是今年歌師傅的聲音，所以甘願投降。末了却笑着說，「罩魚得用大鷄籠，唱歌還讓歌師傅，不走不成！」

回轉堡中，兩人又爬上那棚樓玩了一會，談論當地唱歌的體裁，城裏客人才從小夥子方面知道這裡有三種常用的歌，一種是七字四句頭或五句一轉頭的，看牛，砍柴，割豬草小孩子隨意亂唱。一種駢偶體有雙關意思或引古語古事的，給成年男女表示愛慕時唱。一種字少音長的，在頌神致哀情形下唱。第一種要敏捷，第二種要熱情，第三種要好喉嚨。

將近日午時，遠遠的聽得馬頂下串鈴響，小夥子說是總爺的馬串鈴聲。兩人到堡下溪邊去看，總爺果然回來了。

總爺一見他的朋友，就跳下馬表示歉意。「老師，對不起你，我有事，大清早就出了門。你到不到那邊去了？」總爺說時把馬鞭梢向礦山方面指指，指的恰好是礦山前水龍頭那個方向！

城裏客人想起剛纔唱歌事情，臉上不免有點發燒。向總爺說，「你們這地方會唱歌的雀鳥可真多！」

總爺明白朋友意思指的是什麼，笑着說道，「蠶子有刺才會釀蜜，神把這兩樣東西放在一塊也有它的用意。不過，老師，有刺的不一定用它螫人，吃蜜的也不會怕刺，——你別心虛！」

「我倒並不存心取什麼蜜。」

「那就更用不着心虛了。我們這小地方一切中毒都有解藥，至於一個女孩的事情那又當別論。不過還是有辦法，蛇咬人有蛇醫，歌聲中毒時可用歌聲銷解。」

總爺看說話也許說玄遠了一點，與當前事實不合，又轉口說，「老師，你想看熱鬧嗎？今晚上你不怕遠，我們騎了馬走五里路，往黃狗沖一個莊子上去看還愿去。我剛從那邊過身，那里人還邀我吃飯，我告他們有客，道謝了。你高興晚半天我陪你去看看。」

城裏客人說，「我來到這里，除了場上那個流血決鬥，什麼都高興看！」

晚飯後兩人果然就騎了馬過黃狗沖，到得莊子前面大松樹下時，已快黃昏。只見莊前一片田坪裏，打掃得乾乾淨淨，許多人正在安排敬神儀式的場面：有人用白灰畫地界，出五方八格，有人縛紫竹竿；豎立拱形竹門，有人安斗；斗中裝滿五谷，有人劈油柴縛大火燎。另外一方面還有

人露天燒了大鍋沸水，剷除供祭品用的豬羊毛，把收拾好了的豬羊挂在梯子上，開膛破腹，掏取內臟。大家都爲這儀式準備而忙碌着。一個中年巫師和兩個助手，頭上裹繃紅巾，也來回忙着。莊主人是個小地主，穿上月藍色家機布大衫，青甯綢短褂，在場指揮。許多小孩子和婦人都在近旁談笑。附近大稻草堆積上，到處都有人。另外還有好幾條狗，也光着眼睛很專心似的蹲在大路上看熱鬧。

預備的原來是一種謝土儀式。等待一切舖排停當時，已將近戌刻了。那時節從總爺堡岩裏和礦山上邀約來的和歌幫手，也都換了新漿洗過的禱褂，來到場上了。場中火燎全點燃時，忽然顯得場面莊嚴起來。

巫師換上了鮮紅如血的緞袍，穿上青絨鞋，擎一把銅劍，一個牛角，一件用雜色繒帛作成的法物，（每一條繒帛代表一個人名，凡拜寄這個神之子作義父的孩子，都獻上那麼一條繒帛，可望延壽多祜。）助手擂鼓鳴金，放了三個土炮，巫師就全幅披挂的上了場。起始吹角，吹動那個呼風喚雨召鬼樂神的鑊花牛角，聲音淒厲而激揚，散播原野，上通天庭。用一種緩慢而嚴肅的姿式，向斗壇跪拜舞蹈。且用一種低鬱的歌聲，應和洪壯的金鼓聲，且舞且唱。

第一段表演儀式的起始，準備迎神從天下降，享受地上人旨酒美食，以及人民對神表示敬意

的種種娛樂。大約經過一點鐘久，方告完畢。法事中用牛角作主要樂器，因為角聲不特是向神呼號，同時事實上還招邀了遠近村莊男女老幼約三百人，前來參加這個盛會！

法事完畢時主人請巫師到預定座位上去休息。參加的觀衆越來越多，人語嘈雜，在較黑暗地方到處是青年女子的首帕，放光的眼睛，和清朗的笑語聲。王衫堡的主人和城裏來客，其時也已經把馬匹交給隨從，坐在田坪一角，成爲上賓，喝着主人獻上的蜜糖茶了。城裏客人覺得已被他朋友引導到了一個極端荒唐的夢境裏，所以對當前一切都發生興味。就一切鋪排看來，準知道這儀式將越來越有意思，所以與致很好的等待下去。

第二蹻法事は迎神，由兩個巫師助手表演。諸神既從各方面前來參加，所以兩個助手各換上一件短短繡花衣服，象徵天空雲彩，在場中用各種輕便優美姿式前後翻着筋斗，表示神之前進時五彩祥雲的流動。一面引喉唱歌娛神，且提出種種神名。（多數是歷史上的英雄賢士，每提出一個名字時，場坪四隅和聲的必用歡呼表示敬意。）又唱出各種靈山勝境的名稱；且頌揚它的好處，然而歸結却以爲一切好處都不及當地人對神的親洽和敬愛，乘好天良夜來這里人神同悅更有意思。歌辭雖不及楚辭溫雅，情緒却同樣纏綿。樂器已換上小銅鈸和小小鑼鼓，音調歡悅中微帶淒涼。慢慢的，男女諸神各已就位，第二蹻法事在一闕短短和聲歌後就結束了。

休息一陣，壇上坪中各種臘燭火燦全着了火，接連而來是一場莊嚴的法事。獻牲，奠酒，上表。大巫師和兩個助手著上華麗法服，手執法寶，用各種姿式舞蹈。主人如架上犧牲一樣，覆在巫師身後，背負尊嚴的黃表。場中光明如晝。觀衆靜默無聲。到後巫師把黃表取上，唱完表中頌歌，用火把它焚化。

上表法事完畢，休息期間較長。時間已過子夜，月白風清，良夜迢迢。主人命四個壯實男子，抬來兩大罇甜米酒，來到場坪中，請在場衆人解渴。吃過甜米酒後，人人興致轉豪，精神奮發。因爲知道上表法事過後，接着就是娛神場面，儀式由莊嚴轉入輕快，輕快中還不少談諧成分。前三躉法事都是獨唱間舞蹈，這一次却應當是戲劇式的對白。由巫師兩個助手和五個老少莊稼漢子組成，在神前表演。意義雖是娛神，但神在當前地位，已恰如一貴賓，一有年齡的親長，來此與民同樂。真正的對象反而由神轉到三百以上的觀衆方面。

這種娛神戲劇第一段表演愛情喜劇，劇情是老丈人和女婿賭博，定下口頭契約，來賭輸贏。若丈人輸了，嫁女兒時給一公牛一母牛作粧奩；若女婿輸了，招贅到丈人家，不許即刻成親，得自己鑄犁頭耕完一個山，種一山油桐，四十八根樹木，等到油桐結子大樹成蔭時，就砍下樹木做成一隻船，再提了油瓶去油船，船油好了，一切要用的東西都由女婿努力辦完備了，老丈人才笑

嘻嘻的坐了船順流而下，預備到桃源洞去訪仙人，求延年益壽之方。到得桃源洞時，見所有仙人，都縹緲着雙眉，大不快樂。詢問是何因緣，才知道事情原來相同，仙人也因為想作女婿，給老丈人派了許多辦不了的事，一擱下來就是大幾千年！這表演扮女兒的不必出場，可是扮女婿的却照例是當真想作女婿，事被老丈人耽擱下來的青年男子。

第二段表演小歌劇，由預先約定的三對青年男女參加，男的異口同聲唱情歌，對女子表示愛慕，致獻慇懃，女的也同樣逃避，拒絕，而又想方設法接近這男子，誘引男子，使男的不至于完全絕望。到後三個男子在各種不同機會下不幸都死掉了。（一個是水中救人死掉的，一個是仗義復仇死掉的，一個是因病死掉的。）女子就輪流各用種種比喻唱出心上的懺悔和愛情，解釋自己種種可原諒處，希望死者重生；希望死者的愛在另外一方面重生。

第三段表演的是戰爭故事，把戰士所有勇氣都歸之于神的賜予，但所謂神也就恰恰是自己。戰爭的對方是愚蠢，自私，和貪得；與人情相違反的貪得。結果對方當然失敗滅亡。

三個插曲完畢後，巫師重新穿上大紅法服，上場獻牲獻酒，為主人和觀衆向神祈福。用白米糍粑象徵銀子，小米糍粑象徵金子，分給所有在場者。衆人齊唱「金滿倉，銀滿倉，盡地力，繁牛羊，」頌祝主人。送神時，巫師亢聲高唱送神曲，衆人齊聲相和。

歌聲止了，火燎半熄，月亮已沉，冷露下降。荒草中寒蛩齊鳴，正如同在努力綴繫先前一時業已消失的歌聲，重組一部清音複奏，準備遣送歸客。藍空中嵌上大而光芒有角的星子。美麗流星却曳着長長的悅目線路，消失在天末。場坪中人語雜亂，小孩子驟然發覺失去了保護人，銳聲呼喊起來。觀衆四散，陸續還家，遠近大路上，田塍上，到處有笑語聲。堡中雄雞已作第三次啼喚，人人都知道，過不久，就會天明了。

總爺見法事完畢，不欲聒吵主人，就拉他的朋友離開了田坪，向返回王衫堡大路走去。一面走一面問城裏客人是不是累了一點。

兩人走到那大松樹下後，跟來的人已把兩匹馬牽到，請兩人上馬，且燃了兩個長大火炬，預備還家。總爺說，「騎馬不用火炬，吹熄了它，別讓天上星子笑人！」城裏來客却提議不用騎馬，還是點上火把走路有意思些。總爺自然對這件事同意。火把依舊燃着，爆炸着，在兩人前後映照。兩人一面走一面談話。

城裏的客人耳朵邊尚嗡嗡呼呼的響着平田中的鼓聲和歌聲。總爺似乎知道他的朋友情感還迷失在先前一時光景裏，就向他說，

「老師，你對於這種簡單樸實的儀式，有何意見？讓我聽聽。」

城裏客人說，「我覺得太美麗了。」

「美麗也有許多種，即便是同樣那一種，你和我看來也就大大不同。藥要蜜炙，病要艾（愛）炙；這事是什麼一種美？此外還有什麼印象？」

城裏的客人很興奮的說，

「你前天和我說神在你們這里是不可少的，我不無惑疑，現在可明白了。我自以為是個新人，一個尊重理性反抗迷信的人，平時厭惡和尚，輕視廟宇，把這兩件東西外加上一羣到廟宇對偶像許愿的角色，總攬來以為簡直是一齣惡劣不堪的戲文。在哲學觀念上，我認為神之一字在人生方面雖有它的意義，但它已成歷史的，已給都市文明弄下流，不必需存在，不能夠存在了。在都市裏它竟可說是虛偽的象徵，保護人類的愚昧，遮飾人類的殘忍，更從而增加人類的醜惡。但看看剛才的儀式，我才明白神之存在，依然如故。不過它的莊嚴和美麗，是需要某種條件的，這條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樸，觀念的單純，以及環境的牧歌性。神仰賴這種條件方能產生，方能增加人生的美麗。缺少了這些條件，神就滅亡。我剛才看到的並不是什麼敬神謝神，完全是一齣好戲；一齣不可形容不可描繪的好戲。是詩和戲劇音樂的源泉，也是它的本身。聲音顏色光影的交錯，織就一片雲錦，神就存在于全體。在那光景中我儼然見到了你們那個神。我心想，這是一種

如何奇蹟！我現在才明白你口中不離神的理由。你有理由。我現在才明白爲什麼二千年前中國會產生一個屈原，寫出那麼一些美麗神奇的詩歌，原來他不過是一個來到這地方的風景紀錄人罷了。屈原雖死了兩千年，九歌的本事還依然如故。若有人好事，我相信還可從這口古井中，汲取新鮮透明的泉水！」

總爺聽着城裏客人的一番議論，正如同新征服一個異邦人，接受那坦白的自供，很快樂的笑着。

「你一定不再反對我們這種對於神的迷信了。因爲這並不是迷信！以爲神能夠左右人，且接受人的賄賂和諂諛，因之向神祈禱不可能的福祐，與不可避免的災患，這只是都市中人愚夫愚婦纔有的事。神在我們完全是另一種觀念，上次我就說過了。我們並不向神有何苛求，不過把已得到的——非人力而得到的，當它作神的賜予，對這賜予作一種感謝或崇拜表示。今夜的儀式，就是感謝或崇拜表示之一種。至于這儀式產生戲劇的效果，或竟當真如你外路人所說，完全是戲，那也極自然。不過你說的神的滅亡，我倒想重複引申一下我的意見，我以爲這是過慮。神不會滅亡。我們在城市向和尙找神性，雖然失望，可是到一個科學研究室裏去，面對着那由人類耐心和秩序產生的莊嚴工作，我以爲多少總可以發生一點神的意念。只是那方面舊有的詩和戲劇的情

緒，恐怕難于並存罷了。」

「總爺，你以為那是神嗎？」

「我以為神之一字我們如果還想望把它保存下去，認為值得保存下去，當然那些地方是和神性最接近的。神的對面是所謂人類的宗教情緒，人類若能把『科學』當成宗教情緒的尾閥，長足進步是必然的。不幸之至却是人類選上了『政治』寄托他們的宗教情緒，即在征服自然努力中，也為的是找尋原料完成政治上所信仰的勝利！因此有革命，繼續戰爭和屠殺，他的代價是生命和物力不可衡量的損失，它的所得是自私與愚昧的擴張，是復古，政體也由民主式的自由競爭而恢復專制壟斷。這不幸假若還必需找個負責者，我認為目前一般人認為偉大人物都應當負一點責。因為這些人思索一切，反抗一切，却不敢思索這個問題，也不敢反抗這個現象。」

城裏客人說，「真是的！目前的人崇拜政治上的偉人，不過是偶像崇拜情緒之轉變。」

總爺說，「這種崇拜當然也有好處，因為在人方面建造神性，它可以推陳出新，脩正一切制度的謬誤和習慣的惰性，對一個民族而言未嘗不是好事。但它最大限度也必然終止于民族主義，再向前就不可能。所以談世界大同，一句空話。原因是征服自然的應分得到的崇敬，給世界上野心家全搶去了。挽救它唯一辦法是哲學之再造，引導人類觀念轉移。若求永生，應瞭解自然和征

服自然，不是征服另一種族或消滅另一種族。」

一顆流星在眼前劃空而下，消失在虛無裏。城裏客人說，「總爺你說的話我完全同意！可是還是讓我們在比較近一點的天地內看看罷。改造人類觀念的事正如改造銀河系統，大不容易！」

王杉堡的主人知道他朋友的意思，轉移了他口氣，

「老師，慢慢的來！你看過了我們這裏的遠處，人和自然的默契。過些日子還可上山去看打大虫，到時將告訴你另外一件事，就是人和獸的爭鬥。你在城市裏看慣了河南人玩狗熊，弄猴子，不妨來看看這里人和獸在山中情景。沒有詩，不是畫，倒還壯麗！」

照習慣下大圍得在十月以後，因此總爺邀請他的朋友在鄉下多住些日子，等待獵虎時上山去看看。且允許向獵戶把那虎皮購來，贈給他朋友作為紀念。

因為露水太重，且常有長蛇橫路，總爺明白這兩件東西對於他的朋友都不大受用，勸他上了馬。兩人將入堡時，天忽轉黑，將近天明那一陣黑。等到回歸住處，盥洗一過，重新輪進那細麻布帳子裏閉上眼睛時，天已大明了。

城裏的客人裏迷迷胡胡，似乎先前一時歌聲火燎都異樣鮮明的留在印象上，弄不分明這一夜看到的究竟是敬神還是演戲。

他想，怎不見栗林中那女孩子？他有點希奇。他又想，天上星子移動雖極快，一秒鐘跑十里或五十里，但距離我們這個人住的世界實在太遠，所以我們要尋找它時，倒容易發現。人和人相處太近，雖不移動也多間阻；一堵牆或一個山就隔開了，所以一切碰頭都近于偶然，不可把握的偶然。……

他嘴角釀着微笑，被過度疲倦所征服，睡着了。

(留)

無題

平伯

危險之地莫過於眠牀，殘忍之敵莫過於時光。時光之來去以漸，其見襲也以無形，而吾人只藉眠牀以爲之衛，其不敵也蓋宜。夫以養生之主，而曰可以盡年，固知年之既盡，雖善於養生者亦無如之何，徒以有涯之生，無涯之知，供後人作八股文章已耳，而此二語者，殊類婦稚咕啼，寧待莊生而後發耶。卽如庖丁之刀，十九年矣，而過此以往，蓋未之或知。是以以廣廈千間之庇蔭，夜眠一榻之安耽，而人生畢竟在孤露中耳。詩有之「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華屋，至暫也。山丘，至修也。暫者逆旅，而吾人以爲家，若夫莽蒼之地，方日日經過之而視茫茫也，悲夫！然此仍不免於作分別想也，不分別想又如何！試引吾家之舊文曰：「人家有喜慶事，以梨園侑觴，往往以『笏圓』終之，蓋演郭汾陽生日上壽事也。內子姚夫人謂余曰，袍笏滿場，可謂盛矣，過此以往如何？余曰，子必有說，試言之。夫人曰，請爲誦詩。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經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此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也。汾陽舊宅今爲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此張藉法雄寺東樓詩也。欲知『笏圓』以後之事，

請誦此二詩。余爲黯然而已。」（春在堂隨筆卷七）引詩至衙齋改寺樓而止，感事則曰黯然而已，是悲涼之語出以含蓄，先人立言之體固宜爾也。若再說下去，則見了華屋，寧不直作丘山想歎，而生生之事亦幾乎息矣。客曰：「君意太癡，故其言悲。雖然，此非見道者之言也。」應之曰：「子安知見道者之不癡不悲乎？又安知僕之無見於道乎？雖然，子言是也，吾固無見於道也。非無所見，道不可見故也。屈子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受者受之於天，傳者傳之於人。請廣其詞曰，『道可聞兮不可見』，『只可耳聞而不可目覩也。嘗謂道無體，得道不如見道，見道不如聞道。得者，有所得，見者，有所見也，聞則傳聞而已。』客曰：「不然，此遁詞也。以例推之豈不當曰聞者有所聞也，道其真可聞乎！」應之曰：「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也，豈不當如秋風之過耳乎。此言語性質之有窮，未可認爲遁詞而追之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雖孔子之言不過如此，然孔子固不言見道也。『夕死可矣』云爾者，斯儻倖之詞也，苟傳聞非實，則一死豈不仍冤。寬放一步，正是逼進一步，近遠虛實之間，志乎道者辨之」。

此文寫說，讀知北遊，意頗近之。而大宗師篇之論道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恰與鄙說相反。作文之時尙未閱莊子，故未有成見。茲既有成見，自不可改。吾固非莊生之徒。是又恐吾師不許這樣改。譬如要改，則可改者多矣，不可改者亦多。易傳曰：「易之與

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愛患乎，「言其有憂也。」記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言其無憂也。未知孰是。吾於莊生之言亦云爾也。

(留)

更正

本刊第二期第一四七頁第一段首句誤排，茲特更正如下：

「他自己也很老了，却有着一種不應爲老年人所有的宏亮的語聲。而且那樣喜歡讀着與武藝有關的事物。」

並向原作者 何其芳先生道歉。

文學雜誌社編輯部啓

理想樹

徐 遲

第一理想樹：我在你的小小的摺扇上寫下的是我的第一個幻滅。現在我不知道你已是誰的母親了。也許你欣喜時，還是「從前從前的時候」的童話似的欣喜的，也許你哀愁時，還是「昔日，有一個美好的時候」的童話似的哀愁的。初戀女，你朦朧了！童話世界，你朦朧了遠遠了。雪飛舞之夜，初戀女，我們愛看水老鼠，地龍，蘭花條，蜈蚣形的小爆竹，十兩十二兩的大高昇，煙火和將近除夕時的雪。我和你交換過若干玩具？若干畫片？若干相視？我們是孩子，我記得你的紅色的冬日的手套，我又記得你的輕微的春日的歌聲。我的故鄉，我的初戀，我的第一理想樹，我的珍藏……我在你的小小摺扇上寫下的幾句湖筆微墨的離人的賦，原來是我第一個幻滅，我的第一滴流下的淚……

第二理想樹：你是第一個人使我懂了憂悵。花明媚，樹鬱茂之日，純鋼的平行鐵道上，將載我而離去你的 Pullman Car，給我它太英俊，你太美，我太傷感的如畫的題材。於是我們的寒冷

的水的桃花，一一在窗子的玻璃上，屋的地板上，板壁上，桌子上，檯上，鱗片似的出現。你的象徵滿了我的家，你看我儂樣地寫這些K K K K K字而沒有話。沒有話，沒有笑，也沒有我。後來你走了，後來，你走了，我也走了，我不能沒有理想樹。

第四理想樹：你是一枝美麗的樹，你是一枝智慧的樹。並且你是一枝與日月俱增了美麗，智慧與生命，是啊，生命，的樹。俱是我沒有知道這些。我以爲在我的心的沃地上，是不能長成的，我以爲你是另一個心的理想樹。誰知你在我的心上，頑強地存在。我已吝惜自己的鋤鏟，泥土，汗水，冀望，我把它們給予以另一顆理想樹了。你却還在默默的長大，只是我沒有看見。那另一顆理想樹又死去了，我又植了一枝，不想你還在生長，無怨言。一直到我摘下了那一枝理想樹的苦菓，我還沒有注意你的頑強的存在。但今日你已叫我驚訝地見到你，象牙的你，你，開放了無數的智慧之花的。我們膜拜我們的理想，（藐小膜拜巨大），但那時候，我和你是沒有這樣子互悟，清晨，山在遠方，有時是夜，風很颯大……

第五理想樹：最末一次見你，是我從遼遠的地方，坐了巨大的海輪，經過了七旬旅程，才到

一個熱鬧的地方，下脚在旅店，而偶然又出來看電影，才見到你。你只是我的一個某女郎，去吧，永別了吧，我一些也不吝惜我失去你。

第六理想樹：你該記得那兩匹馬，而運想到原野，日光，河流和田舍。你該記得我的黑衣，我的黑領帶，而運想到夜，和舞場。只是你的生長，必需有宜于你的氣候，倒底你也消失了，因為我的氣候，我的氣候始終不宜你。你就從我這裏移植到他方，但到了他方，氣候也還是不宜你啊！我早知道的。

第七理想樹：我回到故鄉時，我呼吸了中世紀的美德的空氣。你就是飛翔在這樣的空氣裏的，代表祥瑞，幸福的鳳凰。今日的事，是明日的追憶，而我今日的追憶，就常縈迴在你的姿首與美德上，每一個追憶，不是苦痛便是悔艾。但在我追憶你的時候，却是苦痛與悔艾同來的，我一次，一次讀我的為你而抒寫的詩，一次一次苦痛而悔艾。不用說一整年歲月的我的忠誠，秋冬春夏在我的恬靜的姿態的愛的週繞逝去，我那時的忍受難道你不知道嗎？不幸的，是你的被鏤鏤在舊道德律之下，離棄了你的於是我。我是罪人，因為由我你看見了男子的「變」。但「變」的

反面是「恆」，我砍倒了我自己的理想樹的時候，我的苦痛與悔艾俱來的追憶却代表了「恆」，我自然不必在今日還說這種話來欺騙你的啊！時光的巨大的手掌擊潰了我們。離去你的一天，我瘋狂了，夏的黃昏，狂風雨和雷和閃電，我打碎了玻璃窗，換來了兩隻血的手，窗外的雨漂進來，我撕去我所有的詩文稿，於是我出去找一個醫生，告訴他這一切。你那時，在自然界的暴風雨下，有否預知了我的心的暴風雨？我是瘋狂啊。然而錯誤必追認，錯誤即是真理，時光將減輕人的實備自己的心，與怨恨的將遺忘。我祝福你。我祝福你！

第八理想樹：我們是鬧了一次笑話。你熱情，我却只在玩弄你。你年幼，但早熟，你容易長大。並且，你還想控制我。我的心早已不純粹了，你的無知的心却可憐地年輕。你爲我而害病了，哈哈，我覺得好笑。當我對你殘暴時你覺得幸福，我沒有對你殘暴了，你又覺得不幸福。你是整個的年輕，你硬要我把你種植在我的凶園中，但你的存在我是覺得並不重要的。

第九理想樹：感謝你，你給我一個智力測驗。我每回接到你的奧秘的文句的信，我每回覺得自己的智力不足夠而要找一個朋友去。那幾天是雪作背景，我和我朋友會同了也要兩三小時才看

懂你的信。你刁難了我。「希望像白雪，溶於掌中，」那是你自己的名句，那末，我用這同一句來翻復我的追憶，是的，我抗議你的近于悲觀的見解，但是你沒有理睬我的抗議，終于既連希望的白雪也溶了，遑論其他。我在智力測驗不及格的次日，就逃開了我們的白雪的區域，逃到了熱帶的海中央的島上。

第十理想樹：我家燃着爐火，你在我家作畫。在 *out-of-tune* 的鋼琴上，你時時在奏 *Banjo* 的模倣。我們讀但丁的富郎契斯茄·達·李米尼的插曲，又在聽蔡依可夫斯基爲這不幸的少女而作的交響音詩。戶之外，水之涯，一粒一粒的，都是月之 *will-of-the-wisp*。我們每個夜有糖菓。你的西班牙後母教給你的氣質的明朗，給了我阿佐林小說中的少女的連想。沒有朋友不說我那時的活躍的，但不多時，我的心忽然改變。沒有理由解釋這個。從那時起，我沒有再唱過一個歌，沒有一個朋友不說我的不歌唱的，嘹亮的歌聲消失了。你該終生痛恨我，破壞我，你已夠得上資格來用 *gun* 的子彈來洞穿我了。我知道你的心上瀉湧着西班牙式的報復情緒，我在躲避你，這是說我在等待你。

第十一理想樹：生命是何等可怕。你是長大了，繁茂了，開花了，結果了；但立刻我唱了：「永遠在吹胰子泡」的歌。無疑的，對於每一個人間的人，我都要唱「永遠在吹胰子泡」的歌的。或是：

「今日才知道

辛辛苦苦灌大的

理想樹

是產苦菓的。」

苦菓啊，你給我生命的液汁了。

巴爾扎克的歐真尼·葛郎代

李健吾

介紹巴爾扎克是一樁難事，繙譯巴爾扎克簡直是一種苦工。小說方面的巴爾扎克，猶如戲劇方面的莎士比亞，我們不弄便罷，弄起來就和那壓在巴爾扎克背上十二萬佛郎的債一樣，或者疑在巴爾扎克心頭十七年愛情的夢一樣，住手的那一天，怕就是和世人告別的那一天。他給了我們一個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一樣，形形色色，有的是美，有的是醜，有的是粗獷，有的是華嚴，有的是痛苦，有的是喜悅，有的是平淡無奇，有的是驚心動魄，傳奇猶如命運，神秘猶如人生，廣大猶如自然，而自然就是巴爾扎克，無所不有，無微不至，登泰山而小天地，泛一葉而浮大海，你覺得你不復存在，存在的是這不完美的宇宙，或者猶如作者自己所謂，這十九世紀的「人曲。」（註二）

但是，我們不甘罷休。一件傑作不是一個私人的，不是一個部落的，不是一個國家的，而是人人的，全社會的，所有的國家的。在我們這人爲的世界，有的人用他的思想把自己解放出來，有的人用他的理想把自己安插在一個大同的境界，有的人用他的力量把山河暫時染上同一的

顏色，有的人——像那些從事藝術的可憐蟲——用他的作品把自己的國別取消，好像鮑德萊耳的浮雲，漂進個人的夢想，化爲個人的雨露，載有個人的寄託。（註二）巴爾扎克就是這樣一個奇蹟，屬於他的時代，跳出他的時代。一八三八年，陀斯妥夫斯基寫信給他兄弟道：

「巴爾扎克是偉大的。他的人物是一個普遍的天才的創造！這不是這時代的精神，這是若干全部的世紀，在人的靈魂裏掙扎着，終於形成了一個發展和一種解決！」

這反常的心理的探險者，猶如巴爾扎克是正常的人生的探險者，親自動手來繙譯巴爾扎克，雖說不是全集，至少是他先驅者的一個不朽的場面；這不是別的，就是現在穆木天先生譯給我們的歐貞尼·葛郎代 Eugénie Grandet。（註三）

和巴爾扎克同代的聖佩夫 (Sainte Beuve)，指摘他所有的小說，只留下一部來給他裝點門面，猶如後來的布雷地耶 (Brunetière)，把福樓拜 (Flaubert) 看做一本書的作者。布雷地耶，稍遲於包法利夫人的時代，雖說堅持自己的意見，他沒有多少私人的情緒攪在裏面。（註四）聖佩夫，我們所心儀的近代偉大的批評家，往往不免嫉嫉和偏頗。幾乎沒有一個同代偉大的作家，得到他一篇十足的褒揚；而得到他垂青的，多是二三流的文人或者死人。他看到別人的丘陵，而別人的丘陵往往被自己的情緒所擴大，大到遮住別人所有的幅員。但是，臨到欣賞一件作品，一個批評家

首先應當注目的，不是字句，却是全體。作品的孕育往往決定作品的成敗，而字句的斟酌不過決定牠的精緻。他是一個讀者。他先得具有一個通常讀者的反應。有這樣一片廣大的土地做基礎，他再往前加細考量，從各方面考量，好來還牠一個完整的面目，一種相當的價值。精緻是一種品德，然而偉大的靈魂（正牌，不是冒牌），往往在無意之間，忽略這種品德，跳到一種更大的效果：一種宇宙一樣有缺陷的完美。這種完美，見於他的作品，同時也正好和他全人的存在一致。聖佩夫不是不明白這種淺腐的道理，他只是不甘心承認同代人士的偉大。他用藝術家的尺度衡量巴爾扎克，然而巴爾扎克，一個文學的野心家，目的在征服社會，不在征服字句。字句只是一種工具。他拿這已然得心應手的器械殺向他理想的仇敵。他有的是過失，但是過失擋不住他會和福樓拜一樣傲然道：

——要看，就全看！

是的，巴爾扎克是一個社會，而他每一部書便是這萬頭攢動的一個陰沈的角落。他創造了兩千多人物，聚在一起扮演他的「人曲」。他有的是想像，一個在咖啡當中過活的緊張的心靈，他也許誇大，也許粗糙，然而他的想像沒有遮住他的眼睛，他的世界和現實一樣真實。所以看到實古日記（*Journal des Goncourt*），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一日所記的例餐的談話，我們覺得沒有比這

更能證明時光老人的無私的：

「話說到巴爾扎克就停住了。聖佩夫攻擊這偉大的小說家道：『巴爾扎克並不真實，……就算他是一個有天才的人，不過他是一個怪物，倒是真的！』」

「高地耶 (Gentile) 反駁道：『不過我們全是怪物。請問，誰畫出這個時代的？到什麼地方尋找我們的社會？在什麼書裏面？……萬一巴爾扎克沒有把牠表現出來呢？』」

「聖佩夫酸酸地喊道：『算得了什麼，這是想像，製造，我認識浪格拉德 (Lanslade) 那條街，跟他寫的就全不一樣。』」

「——不過你到什麼書裏面尋找真實！到桑 (Sand) 太太的小說裏面嗎？」

「我身旁的羅朗 (Rouan) 就說：『我的上帝，我覺得桑太太比巴爾扎克真實多了。』」

「——不可能！簡直不可能！」

「——是的，是的，她的熱情是一般的……」

「聖佩夫插嘴道：『再者，看看巴爾扎克的文筆！曲曲扭扭的，一種盤了繩子的文筆。』」

「羅朗繼續道：『各位，三百年內有人讀桑太太的。』」

「——……她也就是和讓里斯 (Genies) (註五) 太太一樣長久。」

「聖維克道 (Saint-Victor) 冒險道：『他已然過時了，巴爾扎克！而且他太複雜了。』」如今不到一百年，桑喬治的小說已經薄薄蒙了一層灰塵。巴爾扎克，不唯不過時，反而超越國界，政治的主張，利害的衝突，成爲泰尼 (Taine) 所謂的：「關於人性，我們具有的最大材料庫。」(註六) 複雜不是他的毛病，是他對於人生有機的組織的一種反映。說實話，桑喬治自己，當時和巴爾扎克平分小說的疆域，一個在情感和方法上純粹屬於浪漫主義的女作家，等到巴爾扎克發表了他「人曲」的全部計劃，立刻承認自己平日的誤解，以爲他宏大的概念不是一般傳統的批評家所能想像到的：

「我們也和批評家一樣，我們隨着他的發表，一天一天，一本一本讀着這些非常的書，我們不會全部喜愛。有些書冒犯我們的信條，我們的賞鑑，我們的同情。我們一時講：『這太長了，』一時：『這太短了。』有些書我們覺得怪，讓我們帶着痛苦自問目道：『爲什麼要這樣子？有什麼用？是什麼意思？』」

「可是，等到巴爾扎克最後尋到他使命的字，他天才的謎的字，抓住這深刻的可意的題目：人曲；等到他用力弄出一個辛苦的智巧的排比，把他作品的各部分歸成一個合乎邏輯的深刻的整體，每一部分，甚至于其初我們不大賞鑑的部分，如今我們看來，唯其重新獲得牠們的位置，

也就重新獲得牠們的價值。說實話，每一部書是一本大書的一頁，把這重要的一頁刪掉，這本大書也就不完全了。」（註七）

在我們今天還沒有希望看到這本大書的時節，記住桑喬治的警告，我們便好來欣賞這一頁——聖佩夫以爲是巴爾扎克唯一的傑作的一頁。這一頁就是歐貞尼·葛郎代。（註八）

歐貞尼·葛郎代的故事不但不複雜，而且簡單得異常有力。巴爾扎克的社會的機構是複雜的，他捧呈的方法却是簡單的，說實話，有時千篇一律，而且極其笨重。他是那類凌空的巨靈，一目攝來人生的形象，但是他的魁梧妨害他的靈巧，或者不如說，他就不理會什麼叫做靈巧。別人一分鐘轉十個圈子，他十分鐘轉一個圈子。他轉得慢，轉得穩，同時他看的機會也就十倍地多，十倍地細。這不是複雜。偉大的靈魂向來不複雜，複雜的是反映在他們眼睛裏面的色相。他們和我們這些渺小而自命聰明的人有若干地方不相同，而最值得我們慚愧的差別是，他們給自己訓練出來一種方法。方法可以彼此不同，而他們能根據各自的觀察，尋找適於表現自我的種種可能。方法的運用也許笨重，因爲他們的氣質原本笨重。我們常說，一部傑作是一座山。作者如若流汗，讀者更要流汗。這裏的氣力不會白白賣掉，上到山頭是一目無餘，下到山谷是寶藏無數。巴爾扎克的詳瞻的人生的觀照，聖維克道以爲複雜，其實是聖維克道的天地沒有多餘的空當容納。

在歐貞尼·葛郎代裏面，作者依舊用一種自外而內的步驟，漸漸通到故事的中心。他告訴我們縣城，街道，房屋，風俗，物產，居民，然後用他包抄的筆墨，一直把你引來觀看主要的人物和動作。他的進行是紆徐的，他的力量是單純的，而他的效果是深厚的。人不是孤立的動物。歷史和環境交織成功他的存在，而他具有社會性的存在不久就要決定他事業上的成敗。笛福 (Defoe) 的魯濱孫漂流記指出人和自然奮鬥的艱難。巴爾扎克進一步暗示我們，真正的危險不是平靜的自
然，不是孤獨，而是波濤起伏的人海，在這裏利害組成暗礁，而暗礁的形態無時不在變化，無時不讓你感到疲於應付。所有我們起初對於巴爾扎克臃腫的印象，臨了我們就明白這不全是要不得的贅疣，而是作者對於他所要披露的人生的一個土性肥厚的埋植。

在蘇繆爾 (Saunders) 的縣城，有一家陰沈的老房子，裏面住着一家鬱鬱寡歡的人家。父親是全家的主宰。他叫做葛郎代老爺。他是一尊天神，愛的不是香火，不是上供的魚肉，乃是無大無小的金銀。他的助手，不是太太，不是女兒，是他獨一無二的女用人，廚子兼打雜的娜儂 (Nanon)。太太和女兒是兩個活着的影子，有形無聲，不曉得什麼叫做人世，也不曉得什麼叫做幸福。他們的日子過得窮窮的，便自以為真窮。然而人人曉得葛郎代老爺闊綽，歐貞尼是他獨生的女兒。縣裏有兩家人家使盡心機來包圍她：一家是克魯休 (Cruchot)、一家是代格拉山 (De

Grassins)。她的堂兄弟來了，一位巴黎的貴公子，第一次到外省來探望他叔父，第一次嘗到人世的酸辛。他父親破了產，瞞着他，在巴黎自殺了。這位落難的公子是歐貞尼的初戀，也是她的末戀。爲了他，她幾乎和父親絕裂。母親因爲他們父女的失和死掉。父親也終於去了世。她的堂兄弟另外成家立業，給她的只是一顆碎了的心。她在形式上答應了克魯休家庭方面的求婚。丈夫不久死了，剩下她和娜儂，依然回到他們蘇繆爾的陰沈老房子。「這就是這個女人的故事，在人世之中，却不屬於人世。」

這多平常！然而這多嚴重！談到他的結婚生理學 (*La Physiologie du Mariage*)，巴爾扎克自許道：

「我說的是法國最嚴重的事體。他有一個新主旨；我哪，我有一個爛糟糟的主旨。」（註九）
歐貞尼·葛郎代正是這樣一個爛糟糟的主旨。還有比這更老的主旨，一個少女的愛情的夢？還有比這更老更老的，夢的幻滅？但是，還有比主旨更爛糟糟的，就是人物的性格。歐貞尼是一個普遍的性格，在任何一個角落，都有那樣一個女兒。葛郎代太太，只要男性社會存在一天，便永久是丈夫的奴隸，——還不如奴隸，因爲奴隸有工錢，不高興就可以散工，而她，帶着她上萬的嫁裝，過來爭不到一個奴隸的地位，落了一個無能的名聲，做了一個賢妻良母的榜樣。

一個富有全書的人物，一個真正爛糟的性格，却是家長葛郎代，這近代的守財奴。這樣一個引動歐西人士注目的性格，在中國却少正面的發展。最大的原因或者弊病，大概不外中國文學對於創造性格的淡漠，對於故事興趣的濃郁。我們最好的例證是元劇看錢奴買冤家債主。這裏只是一種惡意的嘲諷，粗鄙的滑稽，和其他的人物一樣，看錢奴的性格不過是一種輪廓，沒有充分用來獨當一面。歐西方面最早運用吝嗇的，是紀元前三百年羅馬喜劇家浦勞塔斯 (Plautus) 的瓦罐 (Aulularia)。經過若干世紀，這裏的歐克里影 (Eucalion)，成爲莫里哀著名的慳吝人 (L'Avare) 裏面的哈巴公 (Harpagon)。同時，在英國，莎士比亞創造了一個叫做謝勞克 (Shylock) 的猶太人，和哈巴公同垂不朽。現在，我們來看，在莫里哀和莎士比亞之後，妄想再拿吝嗇使用一次，若干次，這個人不是瘋子，便是天才。可是有人告訴我們，瘋子和天才原來就是弟兄，我們初不必有所軒輊。巴爾扎克創造了若干守財奴，例如高布塞克 (Gobseck)，一個神秘而富有哲學意味的高利貸者；紐山兼 (Nueingen) 男爵，一個把愛情看得和金錢同樣重要的銀行家；何勝 (Hothon)，一個通達世故的老吝嗇鬼；芮古 (Ragon)，一個小地方的縣長，知道弄錢，也知道花錢。但是，超乎其類，拔乎其萃的，却是我們這裏的大地主葛郎代。和他一比，都淡淡成了影子；便是莫里哀的哈巴公，莎士比亞的謝勞克，也只好裝癡做聾，坐在神龕裏面，不便下來和他

比併。他們是若干原則的化身，說好些，是典型；然而葛郎代，是一個活人，一個具有現代知識的財迷。

法國大革命暴發的那一年，他是一個小康的木桶店的老板，識書寫字，知道計算，而且眼明手快，知道利用時機發財。四十歲上成婚，他曉得怎樣愚弄他的女人：每次多不過給她六佛郎，回頭一不湊巧，還要向她開口：

——你有沒有錢借給我呢？

於是這帶進三十萬佛郎資產的女人，會受龐若驚，拿她僅有的兩三個佛郎獻給他的。他待她十分大方。當着客人，他修補樓梯，有什麼關係？他原來就是一個開木桶店的。娜儂躲在廚房紡線，他叫她熄了燈，滅了火，進來和客人坐在一起做活，有什麼關係？客人也是亞當的後裔。他和哥哥二十三年沒有會面，如今哥哥破產自殺了，把姪兒託給他撫養。姪兒沒有路費到印度發洋財去，預備拿所有的珠寶押當，他攔住了，不是因為家醜不可外揚，是因為他可以從中漁利。而且誰說他吝嗇？他要挽回葛郎代這一姓的名聲。姪兒感謝，人人讚揚，而他利用哥哥的破產，成就一筆進項。有什麼關係？人事是複雜的。

愛錢愛到這種地步，這不復是一種弱點，而是一種熱情的強度的集中。讓我們說一句玩世不

恭的話。什麼是大人物？什麼是英雄？我怕沒有什麼希奇，只是他們能把若干弱點犧牲掉了，來成全一個弱點，而這個弱點，不復成爲弱點，出來統治着他的全靈魂，窺伺着所有的時光來完成牠的勝利。他們的生命屬於一種意志的活動。他們要克服所有的險巖，達到他唯一生存的目的。葛郎代就是這樣一個大人物，他統治全縣，甚至于他用袖子掩住嘴，暗笑巴黎人士乖乖上了他的當。巴爾扎克解釋他的變本加厲道：

「葛郎代這時開始他的七十六歲。特別是這兩年以來，猶如一個人所有經久的熱情在日增月長，他的貪吝越發增加了。觀察貪吝的人，有野心的人，一切把生命獻給一個統治觀念的人，我們就知道，他特別鍾情於他熱情的一個徵記。看金子，估有金子，成爲他唯一的癖性。他專制的精神加強了，和他的貪吝成爲正此例……」

所以人家委託他保險的金銀，如若提走，他便覺得「違反自然」了。吝嗇從一種習慣，一種需要，一種傾向，變成一種本能，一種自然，等子一切人生的意義。不和哈巴公一樣，他精於經商投資，買賣公債，一切近代的經濟學問：他是生而知之，神而明之，久而習之。和哈巴公一樣，他用不着宗教，人情，天性，用得着的時候，是牠們有錢給他的時候。他孤獨，他有一個世界；他不時走出他的世界，爲了擴大他的富藏。他不寂寞，也就是這種極其自私的心思，讓他需

要人世合作。他愛他的女人，還有比她更可愛的？他從來沒有想到她會死，不是嗎？他們夫婦是一個合股公司，掌櫃的是他。醫生說她沒有多大希望了，聽聽他的囑咐：

——……給我留下我太太；我愛她愛極了，你看，人家瞧不見我愛她，因為，對於我，什麼事都打心裏頭走，活活把我折磨死。我有的是苦受。頭一次給我苦受的就是我哥哥死，爲了他，我在巴黎，花了好些錢，……要是你能救下我太太，救下她罷，那怕是爲這花上一二百佛郎也成。

這是真摯的。他要她活着。然而就是這動人的話，你看他用了多大的心計，撒了多大的謊！——這不是心計，這是和生命一致的藝術；這不是撒謊，因爲撒謊變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作者描繪的絕技更在：你一聽這段話，就知道說話的人是一個守財奴。他不能叫人不知道他有錢。他又不能不拿小錢來換大錢。這就是他可憐的魔難。

批評家通常把他看做一個無情的怪物。歐貞尼私下把所有的積蓄送給她的情人做路費，葛郎代發覺了，把她關在冷屋子，一天只給麵包和水喝。他倔強到底；他太太的哀求和呻吟都不中用；他管不着縣裏人說東道西。但是，他就一點點人性也沒有嗎？巴爾扎克指點我們道：

「第二天，他到他的小花園來。自從歐貞尼幽禁以來，葛郎代習以爲常，總到這裏繞幾個圈

子。他總趕着歐貞尼梳頭的時節來散步。老頭子一走到粗大的核桃樹旁邊，就藏在樹身子後頭，一停停好些時，端詳他女兒的長頭髮，不用說，躊躇於他性格頑強所提示的種種思想和吻他孩子的欲望之間。」

這一段短短的插叙加深我們對於巴爾扎克的欽服。他能尋出一個完整的人性的破綻的地方，在有意無意之中，輕輕送到我們的眼邊，而多少批評家忽略了這一段的意義！如若巴爾扎克缺乏莎士比亞的詩和美麗，莫里哀的詩和機智，至少在性格的推敲上，他是可以和他們比肩而有餘。這不復是一堆抽象的原則，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子有女的活人。他不相信宗教，然而到了不得不死的時候，不得和財產告別的時候，他的貪吝會讓他接受人類永生的觀念，吩咐女兒道：

——什麼事都得好好照管着！到了陰曹你要給我報賬的。

巴爾扎克以爲這句話證明了基督教是守財奴的宗教。這沉重的玩笑也許開得過了分，但是，葛郎代一生在奉行布蓬魯 (Bouleau) 這句格言，却是分毫不差：

L'avarice

Peut faire dans les biens trouver la pauvreté,

Et nous réduire à pis que la mendicité. (註 10)

承受他絕對的勢力，而終於叛離的，不是他三從四德的太太，而是他獨生的女兒。歐真尼是他最大的敵人，因為他是他產業的承繼人；因為是他產業的承繼人，他才分外敬畏。她是一個未來的闊小姐。她早已過了法律上的年齡，只要她肯，只要她心狠，她可以向他要求經濟上的獨立。想到這裏，葛郎代不敢倔強了，連父親的尊嚴也不要了，在不損己的條件之下，設法博取女兒的歡心。

雖說二十三歲了，歐真尼仍是一個不懂人事的女孩子。看不見太陽，她以為沒有太陽；但是查理（Charles），她的堂兄弟，和太陽一樣，終於曬醒了她冬眠的狀態。一種新鮮情緒洋溢在她的靈魂。她注意到自己的醜陋，家用的窘乏，花木的榮發。從巴黎來的，查理一下子抓住她的靈魂。我們的靈魂做什麼，如若不是嚮往那和我們完全相反的世界？這是一塊磁石，把兩極呼成一片樂土。愛情打開她的眼睛，給她一種不自知的勇氣。說到最後，她只是她父親的女兒。她有他的堅強，用在另一個方向；她有他的意志，用來和他正好衝突。愛情抓住了她，猶如金錢抓住了她父親，她活看守住這統治的觀念。愛把人提鍊成純潔，高貴，而貪讓人流於卑鄙，吝嗇；出於同一的人性，得到不同的道德的名稱。錢使得父親聰明，愛使得女兒裁判。開始裁判的那一天，便是父女兩不相容的那一天。

但是，和父親一比，她多簡單！多缺乏經濟！

——你愛我嗎？……

——噢！是的，很愛你！

——我等着你，查理！

這可憐的小縣城的姑娘，足足等了他七年，沒有接到他半封信，襲了一千七百萬的產業，沒有地方使用，發見心是空的。她是那類遲遲不開的山花，好容易盼自己盼到開了，但是也就凋了。我們不願意饒恕查理——特別是我，一個中國人，因為作者告訴我們：「他販賣中國人，黑人，燕窩，嬰孩，藝術家」：中國人！我絕不饒恕他的——，但是他真就愛她來的嗎？他的愛由于感激，同情，無聊，沒有深刻的切身的聯繫。他不是巴爾扎克一個成功的人物，活了該！他值得詛咒。但是，想想這繁複的人世，不說一個查理這樣的弱者，就是十個，抵擋得住現實的摧毀嗎？這就是人世的遺憾，一切可以再來，只有愛情和生命不能試驗。而承受這不幸的，多是孤苦無告的婦女。葛郎代太太臨終向女兒道，

——我的孩子，只有天上有福享，你有一天會知道的。

這沈痛的事實她知道了，知道的時候，便是和她作難的死去的父親也可愛了，便是那所老房

子她也不肯翻修，拋棄。和她父親當年一樣，她住在這陰沈的破舊的樓房，守着她的財產，守着她的記憶。現在我們明白爲什麼巴爾扎克開首要寫這所房子了。這是一種必需。「蘇繆爾的房子，沒有太陽，沒有熱，影子不斷地遮住的，憂鬱的房子，是她一生的徵象。」和巴黎聖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裏面的聖母院一樣，這形成一種勢力，猶如一位新近去世的詩人所詠：

Bells in the tower at evening toll,

And the days forsakes the soul;

Soon will evening's self be gone

And the whispering night come on.

歐貞尼·葛郎代是一部傷心的小說。作者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是，我們並不絕望，這裏還有一點點陽光，就是那忠貞不貳的娜儂。她是葛郎代的元輔，同時也是她主婦和小姐的保護人。沒有容貌，沒有家庭，沒有愛情，沒有生活，全仗葛郎代老爺用下了她。她有一個強壯的身體，牛一樣工作，牛一樣單純，牛一樣依戀她的主人。葛郎代用她是看上了她喫苦耐勞的體力。她不用着知道。他是她的恩人就夠了。但是，她並不偏袒他，她曉得迴護她的小姐。白勒騷 (André Belloso) 先生拿她和包法利夫人裏面的老勒魯 (Leroux) 比較，以爲讓他感動的不是福樓拜的

勒魯，而是巴爾扎克的娜儂。(註一)其實真正應當拿來比較的，不是勒魯，而是一顆簡單的心 (Un coeur simple)裏面的全福 (Félicité)。(註二)狄保戴 (Thibarde)在他的遺著法國文學史指出巴爾扎克有一個文學上的承繼者，就是福樓拜。(註三)這句話是對的。我們眼前的娜儂和全福就是一個實例。她們屬於一個家族。全福不像娜儂那樣走運，因為娜儂有一個丈夫，有她的年金，而且，

——只有你愛我，

她的小姐認識她的價值。

(註一)通常把 La comédie humaine 譯做「人類的喜劇」，或者如穆木天先生所譯「人間喜劇」。我所以譯做「人曲」的，讀者一看就知道，是和但丁的神曲並立的。勞志茹 (Louvolrou)，在他著名的巴爾扎克的

著述史 (Histoire des oeuvres de Balzac) 的附錄裏面，就是巴爾扎克一位新從意大利旅行回來的朋友向他建議的。

(註二)參閱鮑德萊耳的巴黎的憂鬱 (Le Splein de Paris) 裏面的異鄉人 (L'Étranger)。

(註三)穆木天先生的歐貞尼·葛耶代，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編輯，在商務印書館發行。穆先生好像在從事繙譯

巴爾扎克的全集，書封面可以知道。從前我們偶而介紹幾篇他的短篇小說，正式介紹他的著作的，還得數穆先生了。這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我這篇文章就是這種喜悅的一個表示。

(註四) 參閱哥尼耶 (Gannier) 兄弟書店出版的聖佩夫的法國偉大的作家 (Les grands écrivains français) 和布雷地耶的自然主義的小說 Le Roman naturaliste。

(註五) 精早於巴爾扎克的一位女作家(1749—1830)，寫些關於教育的文字或者小說等等。

(註六) 參閱泰尼那篇著名的巴爾扎克的批評，有中譯，在世界文庫第一卷。

(註七) 參閱桑喬治的圓桌閒話 (Autour de la Table)。

(註八)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九日，巴爾扎克在文學的歐洲 (L'Europe littéraire) 開始發表他的歐貞尼·葛耶代，第一章運差五六頁，因為刊物換了老板，巴爾扎克中止供給。他在題目下面寫好一個小題目：「外省的故事。」同年十二月，他把這部小說編進「十九世紀風俗的研究」，做爲「外省生活斷片」的第一部，成書問世。這裏有一篇序，一篇跋，全書分做六章，另外一節尾聲，而每章各有一個小題目。一八三九年再版的時節，全書只有尾聲還是原來的面目，此外統統刪掉了。現在最爲人稱道的高納 (Louis Conrad) 書店的全集，用的就是這刪改過的歐貞尼·葛耶代的版本 (穆木天先生所根據的版本)。根據勞忘茹的考證，作者並不願意取消，而是書店圖謀節省紙張，有意排擠的結果。所以，爲了便利讀者的閱讀，爲了尊重作

者的意見，一般通行的版本大都採用分章的辦法。這六章是：

第一章 中產者的面貌

第二章 巴黎的兄弟

第三章 外省的愛情

第四章 守財奴的期許，愛情的監督

第五章 家庭的憂慮

第六章 如此世道

尾聲

(註九) 參閱巴爾扎克的書簡，一八二九年十一月，致勒法法色(J. Goussier) 書。信裏的『他』指布芮雅·薩法

南(Brillante Savarin 1776—1826)，寫過一部食味生理學(Physiologie du Goût)。

(註一〇) 引自布登魯的諷喻詩第十(Satine X)。他在這裏談到當時一對著名資產夫妻的故事。

(註一一) 參閱白勒羅的巴爾扎克和他的著作(Balzac et son Œuvre)的第七章。

(註一二) 參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福樓拜短篇小說集的第一篇。

(註十三) 參閱狄保載的法國文學史的第三卷第六章。

海星

李影心

陸蠡作 二十五年八月

文化生活社版 價二角

陸蠡先生的散文幾乎達於一種特殊的境界；他的收穫在量上不大，在質上却篇篇奇麗明朗，清新可誦。海星正好是這樣的一個珍異的結晶。這裏文字是那樣簡潔，用的是一般作者慣用的字句，却構成了文筆的精練，雅緻美妙處爲普通散文所稀有。他的文章從抽象的字句到所表現的觀念，中間襯托出全盤的透明，所以臨到體會，如果不是經過深切的探索，往往頗難窺見內在的潛合。

海星裏展開一片綺麗的天地。這裏有作者聰慧的細膩與精當，織就若干幅深致雋美的體味與感受的絲錦。那怕是寥寥的語句，簡短的篇章，其中意象之深邃皆可獨立存在，如第一輯中鐘，橋各篇，每文不過百餘字，然而我們理會到這裏氛圍的調和，景物的相稱，全然帶成一片完整的有機體；從結構上說，這也許是片段的豐美，裏面却呈現了境界上的一致與渾然，玲瓏，輕

巧。同樣，黑夜夏夜諸篇勾採了自然的顏色與聲音，內中的靜寂宛如輕微的氣體飄落無聲，不雜一點沉重與紛擾。

他描繪了自然的景物會使人覺得這樣存在的真摯親切。他且慣會鋪陳想補充他的觀感，然而即是想像，我們亦感到它的可愛。例如麻雀一篇，以精到的觀察探入動人的奇異的幻想，情節之豐富讀來好似童話，而至終却使人意料不到這裏故事含義的深醇。在貝舟中作者駕御他的神思遨遊於無邊際的想像大海，沿途檢取可珍罕的奇異事物，匯粹成一系列莫可言喻的美麗。他說，「愛人的髮絲好像是森林，裏面永遠是和煦陰翳。」又說，「半透明的白雲滲下乳色的光，像死人足前微弱的燈光映在白色的喪幕上，冷寂，死靜。」這是一種奇僻，然而精當的想像。

作者雖念念不忘於過去生命的遺憾，然而臨到回憶，他不徒然感傷，如他在春野一文中所解說，由於「既然你是幸福。」這也許是偶然，却究竟仍會使人理會到語意的懇摯真純；雖然這裏容許不少的矜持，實際上憂鬱的避免不是出之有意而是由於天性，所以海星中雖時有往昔精靈，追隨了回憶在意念中顯現，終於是太薄且輕，無傷於氣質的醇厚與堅全。

一如他所織綴的生活塵網，海星以古舊鄉間的生活記憶為經，世外風情的體味遐想為緯，成就了宇宙事物的渾圓一致，本身上呈現人生之更高的諧和。第二輯中窗廉，元宵數篇皆刻描了真

熱情愛的深醇與溫美，文字上毫不冷麗，通篇却隱含了說不出的情愫的純厚。這裏事物爲人生之一個優美的角落，使人想像到一切基於生活，所以當感到絲髮擦腮的絨樣溫柔，猶如「怕燭火映得雙頰更紅，」說相愛「心裏便震顫起來。」這是「神聖的福祐。」這裏幸福，得自生活，而又冷於氣質，終於烘托出一片生命的調融。「一切，如初夏的早晨一樣的新鮮。」正好是這樣天眷，在另一面，即當「對於智識的追求和努力，」他的愛好亦顯見得他智慧上的豐滿。有如讀貝舟，我們會立即察覺到這裏事物的陌異，超乎普通人玄想的邊際，然而境界逼似，使我們無法否定這裏一切存在的虛渺。所以海星裏有甚多的想像舖陳，然而線索清晰判明，毫不紊雜，便可得見作者刻劃的着意。

但是，這裏想像的動用不僅在增加美麗，造成意象的動人，它更大的效驗似在顯示一種智慧，包含若干思維上的深澈。海星裏不少那類隱於事物刻劃內的深沉的哲智，代表一種更高的對人生的觀察與體會，值得令人深思。然而深切，類似一切永卓的哲理，它的玄奧往往會攔住一般人的平易賞識有如第三輯中夢，蟬各篇，如若不是經歷了苦心的搜求，便不易捉住內中所表現的觀念與含義。因爲，一如想像的深闊，智慧的豐美，若干篇章皆不缺少各自相關的寓意。例如讀松明，如若不曾理會到這裏的思維想像的集中，便無從知悉其中刻劃的優異。

構成松明一篇的慧心深邃，不在辭，而在理，不在浮面的刻描載記，而在內中蘊義的深澈。如在黑暗中迷失，爲刁頑的精靈所擲擲，他不僅感到彷徨，迷茫，更彷彿在承受一種動搖的試探，幻滅的誘惑。他即或滿想拒絕這裏的恐嚇，然而必得留有信念，正如在黑暗中尋路務須點燃一件引路的燈火。所以松明一燃，「便有照着整個森林的紅光」，使得山中精靈低低的墜泣。實際上，斬傷了黑暗惡魔的作祟，不在執着松明大踏步歸來的凱旋，而在從松明所暗喻的光明的露面；因爲光明，一如我們常人所理解，把困囚於黑暗中的一切存在解放，它的顯現帶來了希望。然而儘自光明具有天然的永生本質，它的獲得不太單純；我們很難觀察把握到它的存在。它的身却又那麼值得熱切的期望。所以在另一類似的題名爲光的文章中，作者假設了他的太虛遨遊的想念，安排鋪置了他的一點暗示。「凡愛光者都將得光。」不問得的方法如何，愛的動機如何，他們所得到的必是光，由於他們皆愛它，而證明它的存在則緣於反射的力。

從這裏面的啟發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想像實係經過一番深邃的考慮，有一個理智的基調，陸蠡先生的文章應當歸類於思維，且亦確乎值得思維。第四輯母鼠，荷絲各篇意境皆極薄淡，然而我們理會這裏的深澈因爲內中呈現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而是若干事態的綜合，牽引到一個正常的申訴，包攬了所有的相關蘊義。在榕樹一篇中所描寫，什麼會使「人們可以隨處

找野生的蜂蜜，人們彼此都說着共通的語言，」儘自解說不一，看法各異，然而一個最終的努力，要不外乎促成人類的「同情與友愛，」一種偉大的普遍人性的顯現，能將所有隔閡，猜忌，仇恨消融。如這裏作者所設擬的，孩子爲了人類存在的孤寂而憂傷臥病，當遠地的哥哥跑來吻着他的臉，說：「請從我的唇邊吮取甜的蜂蜜，我將了解你的語言」時，我們會感覺到其間的着重與分量。因爲隱約了這樣呈現的，不僅是手足的情長，更是屬全人類的普遍的愛。

類似這樣深醇人性的掘發，在另一面，當對過去生活記憶有所懷念，他的描寫也充滿了人類的同情。有如我們前面所說，他常念念不忘於過去生活，在另一篇題名爲失物的文章裏，更申說：「一切回憶向我點頭，使我渾然忘了自己。」但是最大的努力「將散失的影像召集攏來，」則仍要在海星第五輯中所收集的數篇描寫。這四篇副題爲故鄉雜記的短文，皆刻劃了一點生活印記，說了鄉間若干事物景像，雖說故事平淡，也能使人傾略到這裏情緒的醇厚。猶如水砧一篇所寫，那個羸弱無辜的童養媳因守水砧而爲無情的石杵所戕生，作者咒詛人類的冷酷殘忍，且欲願殺人的白杵水砧有日會爲天時的暴怒所滅毀，由於這是個「人肉血腥的故事。」我們當會瞭然於支配這襲申訴的作者感情的起伏。同樣對於質樸的弱者與無辜者的同情，在啞子一篇中亦可見到。這是一段純淨的素描，它刻劃了可憫的故事不動聲音，然而字裏行間却透露出親切的體貼與

愛憐，使人聯想到一切出之至性。所以甚至對於生物，有如在蟋蟀一文中所顯示的態度，也能見出他的仁慈。自然，在芸芸衆生中，他有所偏愛，但偏持並不防害他的普愛。

所以海星雖單就散文而言，或許所獲不大，而實際上，若干篇章正是一串玲瓏的結體，裏面有的是慧心的思索，有的是哲智的想像。說到究竟，海星是以文字的精到構成了意境的精到，採合了思想想像的深遠，融合了智慧感情的豐盈，凝結為一派慧心的慘憺經營。

橋

孟 實

廢名著 開明書店二十二年十月再版

廢名先生開始寫橋是在十四年十一月，到十九年終寫完上半部，二十一年在開明店書初版出世。此後他斷斷續續地寫了幾章，在新月學文等刊物發表。據他預定的計劃，已出書及陸續發表的部分至多僅佔全書的一半，在這幾年中完成橋的工作一個念頭在他心頭是一個重負。他近來的興趣已逐漸由文藝創作轉變到他自己所認為更重要的悟理證道一方面去，但仍時時惦念着成橋一件未了心愿。現在他決計費一年左右的光陰把橋續成，陸續付本刊發表。趁這個機會，我們就已發表的一部分橋來談談，藉以提醒讀者的記憶。

讀小說的人常要找故事，橋幾乎沒有故事。主角程小林在十二歲那年春夏間放學回家，在路上揸金銀花，看見樹脚下有一位放牛的小姑娘琴子，就伸手送她一串花。她的奶奶認識小林和琴子原來有「通家」之誼，於今小林的父親和琴子的母親都已去世了，單剩下這兩個「孤兒」。於是小林就被邀到史家莊——琴子的家——去玩。上篇所寫的就是小林的鄉塾生活以及他和琴子來往的

「兩小無猜」天真瀟灑的情狀。下篇展開時，小林已經不是在私塾中提筆在水壺上寫「程小林之水壺」那個小林了，是走了幾千里路回來可以出口就誦莎士比亞的名句的少年公子了。他回到史家莊，久別之後所會見的琴子「無論爲何已是昔日之人」，但是「他們倆的會見只費一轉眼，而這一轉眼傲然是一『點睛』，點在各人久已畫在心上的『一條龍，龍到這時纔真活了，再飛了也不要緊』。琴子之外，他也會見了細竹，當年的「小東西」竟在他的瞳孔裏長大了」。她比琴子小兩歲，和琴子祇是堂姊妹，却「相依爲命」，看來像是嫡親姊妹。下篇所寫的就是小林混在這兩位姊妹行中度牧歌式的鄉村歲月，三月三望鬼火，夜裏提燈看桃花，到「頭髮林」裏披髮，下河洗衣，編楊柳球，清明上墳，往花紅山看映山紅，下雨天坐在房裏談草談山談傘，上八丈亭佛廟裏坐蒲團，畫畫，裹粽子過端陽。這種快樂的日子在各人心中却都不免掩藏着幾分苦惱。細竹始終是天真瀟灑，但是心裏總覺得和琴子不是嫡親姊妹。琴子有時「想小林又是同細竹一塊兒玩去了，恨不得把這丫頭一下就召回來，大責備一頓」小林回來，稱贊「細竹真好比一個春天，一舉一動總來得那麼豪華」，琴子警告他「以後不要同細竹玩」，「她輕輕這一說又把他說哭了。她也哭了。」上部所給我們的故事線索僅僅如此。

下部祇寫成了六段。正是早秋。小林琴子，細竹三人去朝天祿山，天祿山有山有海，有紅

葉，山上有個鷄鳴寺，他們要在這寺裏住一月半月。在山上他們遇見牛大千小千兩姊妹，彼此成了情投意合的遊伴。牛家姊妹住她們自己的別墅「掃月堂」，離鷄鳴寺不遠。他們五人就在這兩處往還。以後的事就「且聽下文分解」了。

我們爲讀者的方便，把這故事的線索這樣抽繹出來，其實它對於全書的了解並不十分重要。這書雖沿習慣叫做「小說」，實在並不是一部故事書。把文學藝術分起類來，認定每類作品具有某幾種原則或特徵，以後遇到在名稱上屬於那一類的作品，就拿那些原則或特徵爲標準來衡量它，這是一般批評家的慣技也是一種最死板而易誤事的陳規。在從前，莎士比亞的悲喜雜糅的詩劇被人拿悲劇的陳規抨擊過；在近代，自由詩，散文詩，「多音散文」以及喬伊司和伍而夫夫人諸人的小說也曾被人拿詩和小說的陳規抨擊過。但是真正的藝術作品必能以它們的內在價值壓倒陳規而獲享永恆的生命。對於橋，我們所要問的不是它是否合於小說常規而是它究竟寫得好不好，有沒有新東西在裏面。如果以陳規繩橋，我們儘可以找到許多口實來斷定它是一部壞小說；但是它本身看，它雖然不免有缺點，仍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舊文章的氣息，而中國以前實未曾有過這種文章；它丟開一切浮面的事態與粗淺的邏輯而直沒入心靈深處，頗類似普魯斯特與伍而夫夫人，而實在這些近代小說家對於廢名先生到現在都還是陌生的。橋有所脫

化而却無所依傍，它的體裁和風格都不愧爲廢名先生的特創。看慣現在中國一般小說的人對於橋難免隔閡；但是如果他們排除成見，費一點心思把橋看懂以後，再去看看現在中國一般小說，他們會覺得許多時髦作品都太粗疏膚淺，浪費筆墨。讀橋不是易事，它逼得我們要用勞力征服，征服的倒不是書的困難而是我們安於粗淺的習慣。正因爲這一層，讀橋是一種很好的文學訓練。

像普魯斯特與伍而夫夫人諸人的作品一樣，橋撇開浮面動作的平鋪直叙而着重內心生活的揭露。不過它與西方近代小說在精神上實有不同，所以不同大概要歸原於民族性對於動與靜的偏向。普魯司特與伍而夫夫人藉以揭露內心生活的偏重於人物對於人事的反應，而橋的作者則偏重人物對於自然景物的反應；他們畢竟離不開戲劇的動作，離不開站在第三者地位的心理分析，廢名所給我們的却是許多幅的靜物寫生。「一幅自然風景」，像亞彌兒所說的，「就是一種心境」。他渲染了自然風景，同時也就烘托出人物的心境，到寫人物對於風景的反應時，他祇略一點染，用不着過於鋪張的分析。自然，橋裏也還有人物動作，不過它的人物動作大半靜到成爲自然風景中的片段，這種動作不是戲台上的而是畫框中的。因爲這個緣故，橋裏充滿的是詩境，是畫境，是禪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離開前後所寫境界而獨立。它容易使人感覺到「章與章之間無顯然的聯絡貫串。」全書是一種風景畫簿，翻開一頁又是一頁，前後的景與色調都大同小異，所以它

也容易使人生單調之感，雖然它的內容實在是極豐富。

廢名先生不能成爲一個循規蹈矩的小說家，因爲他在心理原型上是一個極端的內傾者。小說家須得把眼睛朝外看，而廢名的眼睛却老是朝裏看；小說家須得自我沉沒到人物性格裏面去，讓作者過人物的生活，而廢名的人物却沉沒在作者的自我裏面，處處都是過作者的生活。小林，琴子，細竹三個主要人物都沒有明顯的個性，他們都是參禪悟道的廢名先生。橋頗易令人聯想到梅特林的名劇本 *Peuples et Melisard*，所寫的好像也是一種三角戀愛，而零圍氣息却沒有一點人間烟火氣；其中主角雖都是青年，而每人身上却都像背有百歲人的悲哀的重負與老於世故者的澈悟。橋是在許多年內陸續寫成的，愈寫到後面，人物愈老成，戲劇的成分愈減少而抒情詩的成分愈增加，理趣也愈濃厚。

「理趣」沒有使橋傾頹，因爲它幸好沒有成爲「理障」。它沒有成爲「理障」，因爲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與高華簡鍊的文字裏面。橋的「文章之美」，世已有定評（參看知堂先生的序以及新月四卷五期渡嬰先生的評）。關於這一層，我們祇提出兩點意思。

廢名最欽佩李義山，以爲他的詩能因文生情。橋的文字技巧似得力於李義山詩。舉幾個例來說，

「蛇出乎草，——孩子捏了蛇尾巴。小小長條黑色的東西，兩位姑娘草意微驚」。(路注)

「漸漸放了兩點紅霞——可憐的孩子眼睛一閉：『我將永遠是一個瞎子。』頃刻之間無思無慮。『地球是有引力的。』莫明其妙的又一句，彷彿這一說蘋果就要掉了下來，他就在索端的樹下。」(天井)

「小林站着那個台階，爲一棵松蔭所遮，回面認山門上的石刻『鷄鳴寺』三字，剎時間，伽藍之名爲他脫出空華，『花冠間上午牆啼，』於是一個意境中的動靜，大概是以山林爲明鏡，羽毛自見了。」(荷葉)

這些都是「跳」，廢名所說的「因文生情」，而心理學家所說的聯想的飄忽幻變。橋的美妙在此，艱澀也在此。橋在小說中似還未生影響，它對於下之琳一派新詩的影響似很顯著，雖然他們自己也許不承認。

在樹那一章裏小林贊賞細竹的談話說：「厭世者做的文章總美麗」。橋的基本情調雖不是厭世的而却是很悲觀的。我們看見它的美麗而喜悅，容易忘記它後面的悲觀色彩。也許正因爲作者內心悲觀，需要這種美麗來掩飾，或者說，來表現。廢名除李義山詩之外，極愛好六朝人的詩文

和莎士比亞的悲劇，而他在這些作品裏所見到的恰是「愁苦之音以華貴出之」。橋就這一點說，是與它們通消息的。在詩那一章裏，小林問琴子細竹怎麼不折花回來，

「她們本是說出去折花，回來却空手，一聽這話，雙雙的坐在那桌子的一旁把花紅山回看了一遍，而且居然動了探手之情！所以，眼睛一轉，是一個莫可如何之感。」

古人說，「鏡裏花難折」，可笑的是這探乎之情」。

我們讀完橋，眼中充滿着鏡花水月，可是回想到「探乎之情」，也總不免「是一個莫可如何之感」。

春風秋雨

常風

阿英作四幕劇 每月文藝叢刊之一

廿六年二月刊 頁一八〇 價四角五

春風秋雨寫一九二六年在長江上流某通商海岸革命黨人的事情。這劇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前夕」。劇中的主要人物是陳鳳雲，梁仲實，項豪，全部劇是以陳鳳雲展開的。

陳鳳雲是一個富於情感，性格倔強，年約廿左右的女革命黨員。她的同志愛人梁仲實是「具有革命性的青年，富於感情。然理智抬頭時，能把情感壓抑下去」。在這故事發生的某通商海岸陳鳳雲認識了項豪，一個「狡猾的奸細，服飾華麗，為人慷慨，極有機變，是涉世甚深者」。陳鳳雲就和這樣的一個人發生了愛情。她漸漸變了，她被繁華的都市生活誘惑住，不肯做事，祇一味的在外面遊蕩。這劇的第一幕即從這裏展開。這羣革命黨人的主腦徐毅已經看出項豪是怎樣的一個人物。所以當項豪送了陳鳳雲回到公寓走了後，同志們都向陳鳳雲進忠告，告她說她的新朋友是個奸細。於是她負氣脫離了她的同志：「我們是曾經做過很好的朋友。我們是曾經出死入生的

共過患難。仲實，我們還會熱烈的愛了過來。但是，我們現在是隔膜了，不理解了。你們不理解我，正等於我不能理解你們一樣。你們恐怕因為我的關係，破壞了革命的事業，這個責任我是担負不起的。我現在祇有向大家告別，我們各自努力。我們的目的是一個。我敢担保，在我們之間，決不會有什麼奸細。」

陳鳳雲離開了她的同志們，跑到她的新愛人項豪那裏，就因為她相信「在我們之間，決不會有什麼奸細」。她的理想，她的希望都寄托在項豪身上。第二幕即在項豪的辦公室裏，時間則緊接着第一幕。很快的，陳鳳雲發現而且證實了項豪真是一個奸細。他的同志們被捕了，她和他們離別後又遇在一起，即在她所認為，而且她担保，不是奸細的項豪的辦公室裏。她的信仰和理想完全被破壞了。她既不能和同志們一同坐監，她寧願墮落，離開項豪。「我願意毀壞我的身體，我不願意毀壞我的靈魂。我願意在生活上成爲一個人所不恥的婦人，我不願在靈魂上侮辱我自己。」第三幕即展開鳳雲的墮落生活，時間是三個月後，春初的一個黃昏。除了鳳雲，有她墮落後生活的供給者四十餘歲的銀行家，有喜追逐女性無聊糊塗的四十餘歲的教授，有她一度愛過的，她信任做革命同志的項豪。最後是被傳說爲死去的梁仲實，當她一個人在墳墓時出現了。於是在驚訝中結束了第三幕。

第四幕是這劇的結束了。梁仲實負了黨的使命來找陳鳳雲，讓她立功贖罪。但是奸細的項豪也立刻跟蹤是至，軍閥的李師長也來找陳鳳雲來了。結果同志們打死項豪和李師長，這時革命軍已經進了城。「窗外隊伍經過，有火把，歌聲嘹亮，鳳雲漸漸的高舉起手來招呼，滿足的笑」全劇即於此終了。

這劇的情節很複雜。劇情的轉折十分急驟，突兀，很難處理。這種急驟突兀的轉折所與心理上的變化更不易表現得出。主角陳鳳雲因為梁仲實不能滿足她的愛的要求，她心理上生了糾紛，她寂寞，她孤單，沒人給她安慰。仲實却每天不是在外面跑動，就是在家裏工作，沒有和她溫存過一回，沒有再熱烈的愛過她一回。她的精神完全被殺害了。經過了幾過月的掙扎，她對於仲實的爱已經完全消滅了。項豪正好代替了仲實（第一幕）。在第二幕她發現了真正的項豪時，她「心里難過的伏在棹上大哭」，「默然許久」，又「繼續哭」，最後這位性格倔強的女革命黨也祇「緩緩抬起頭來」，那樣柔和的說：「唉！豪！你太使我失望了！」在這種情景之下的心理當然是難以描摹的，因為局面變得太快了。這位女主角看的戀愛比革命更重，看的愛人的撫慰與溫存比革命的工作更重。第四幕的結束給她以滿足的與其說是革命的成功，不如說是愛人之重回到她的懷抱。所以她向梁仲實說：「我永遠服從你的領導，無論你叫我怎樣都可以」。仲實給她的答

覆却是：「你錯了，不是服從我，是服從革命」。

在這劇裏，項豪是一個僅次於陳鳳雲的重要人物。這人物在作者的筆下有許多可議的地方。他既是一個被認為也是做革命事業的人，那末像在第一幕他說的這些話：「閒逛作樂，其實也是無可奈何啊。這正是所謂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雖不是什麼傷心人，却也別有懷抱呢？哈哈哈哈」。似乎頗不適當。在第二幕項豪談到易卜生的國民公敵，這個人物的品格似乎呈現出許多衝突不能相容的地方。在第三幕作者的意思是要表現舊社會各樣人物的懦弱，卑鄙來反襯革命者的勇敢有為。項豪也在這裏出現了。陳鳳雲一怒而離開項豪寧願過墮落的生活之後，她如何又和他往來？當他出現時陳鳳雲並未表示一點驚訝。她是否在他保護之下「墮落」呢？至少在第四幕開場陳鳳雲和梁仲實敘談離別後的情形時應該有機會追敘。這是一個不可少的連接。此外如在第一幕和第二幕裏寫王少強時突然有王少強探詢項豪身世的一段，似乎和劇中所寫的那樣一個幽默有機智的人的性格難以調協。總括說一句：作者在劇中未曾十分注意到人物性格應如何表現。

編輯後記

本刊通常在出版期之前四十餘日發稿，所以創刊號出世時我們已着手編輯第三期。創刊號出世以來，我們接到各方面許多鼓勵和教正的信件。本刊在草創中，內容編配及印刷樣式都難免有缺點。我們決定逐漸改良，力求完善，以求無負於作者及讀者愛護的雅意。

半月之中我們每天都要收到十幾篇來稿，計詩稿已有三百餘首，小說稿已有三十餘篇。作者與讀者的熱心贊助令我們非常欣謝。有些附退還郵票的稿件我們不用即一律退還，退還的稿子不全是壞的，祇因為來稿踴躍，刊物篇幅有限，我們怕壓久了多勞投稿者懸望。留下來的稿子我們當設法陸續登載，有些不免要出來遲一點，希望投稿者特加原諒。我們為設法充實內容多登來稿起見，已決定把原定的八萬字的篇幅擴充到九萬字至十萬字。

陸志章先生近來費了許多工夫用心理學方法研究詩的節奏文字意象諸問題。論節奏是他所得的成績的一部。文分兩段。第一段討論節奏本身的性質以及詩的節奏與音樂的節奏的異同。第二段敘述他個人做詩及試驗用五節拍的經過。他主張詩的節奏應根據語調的節奏而加以整理。這是

一段自道甘苦的話，所以很親切有味。

知堂先生的再談俳文是上期談俳文的續篇。前文側重日本，此文則側重中國。他從古代俳優溯起，一直溯到明清小品文。俳文的傾向是由「替政治或宗教去辦差」轉到「游戲就是正經」他認為這是「往好的一方面轉」。

關於廢名先生的橋，我們已另寫評介紹。這是長篇連載，前後雖一氣貫串而每篇却能獨立自成一整體，所以不至像一般長篇連載那麼冗長生倦。

神之再現是沈從文先生的最近長篇創作鳳子中一段散文。他從苗巫迎神的祭典引起對於神的感想。依他看，神之存在的條件是「人生情感的素樸，觀念的單純以及環境的牧歌性。」我們對於「人類耐心和秩序產生的莊嚴的工作」，也可以「發生一點神的意念」。

在巴爾扎克的名著剛有中譯本時，我們很高興得到李健吾先生的一篇論文式的書評。我們對於書評希望簡短扼要，但是遇到對於一部作品下結實精細的研究的論文我們也很歡迎。

從外邊來稿看，初習文藝創作者大半愛寫詩。詩稿比其他類稿件特別踴躍。我們希望作者不是以為詩最容易寫而是因為對於詩的趣味特別濃厚。就編者說，選詩比選其他類作品都較困難。不愛讀詩者遇到詩就根本不理會，愛讀詩者對於詩就不免特別苛求。雜誌是公開的，編者又不能

不犧牲個人的趣味讓各種不同的風格都有自由伸展的機會。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容易叫所選的詩產生一個調和的印象。「談到趣味無爭辯」。大家都盡量地愛好自己所愛好的，同時也費一點力求了解旁人所愛好的，也許就無須爭辯了。

我們想在書評方面多努力，最苦的是不易找到好書，希望出版家與作家肯多惠寄新書以供我們參考。

許多投稿人來信要求編者回信表示對於他們的作品的意思。這在事實上不可能。我們每天都要收到十幾封稿件，看稿已經很忙，實在沒有剩餘的工夫寫詳細的回信，希望投稿人特別原諒，不要等待回信。

一之種十二 書價特次一十第 度年六十二

英文水滸

J. H. Jackson 譯

方樂天校閱

這是根據七十回的水滸翻譯的文筆並不字字拘泥於原本，但是原本的意思，他都能句句達出。其原本中，也有些無關重要的複筆，如大批人名之重舉等等，在這譯本中也都用簡短的句子概括，使敘述輕快流利，而無損及原本的真像。可以作消閒讀物，可以作研究翻譯的讀物。

WATER
MARGIN



布面精裝二冊
定價 七元
特價 四元九角
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七月十三日止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版出館書印務商

著名學文界世

本劇家名國法譯漢

- | | | | |
|---|----|---|---|
| 法國名劇四種..... | 正維 | 四 | 角 |
| J. Racine and Othens: Phedre and Other Plays | | | |
| 心病者..... | 郎 | 四 | 角 |
| Moliere: Le Malade Imaginaire | | | |
| 史詩本的設計..... | 唐 | 四 | 角 |
| Moliere: Les Fourberies de Scapin | | | |
| 鴉片者..... | 陳 | 四 | 角 |
| Moliere: Tartuffe | | | |
| 半上流社會..... | 王 | 四 | 角 |
| A. Dumas Fils: Le Demi-Monde | | | |
| 討厭的社會..... | 王 | 四 | 角 |
| E. Fallou: Le Monde ou l'on s'ennuie | | | |
| 生靈..... | 王 | 四 | 角 |
| O. Mirabeau: Les Archaes sont les Archaes | | | |
| 愛..... | 王 | 四 | 角 |
| P. Gernaldy: Aimer | | | |
| 伯讓與侯爵..... | 王 | 四 | 角 |
| H. Lavedan: Le Marquis de Crivola | | | |
| 我的妻..... | 王 | 四 | 角 |
| E. Gavault: Mademoiselle Yvette, ma femme | | | |
| 賣淫少女..... | 王 | 四 | 角 |
| P. Gavault: Le Petite Chacoliere | | | |
| 戀愛的婦人..... | 王 | 四 | 角 |
| Porto-Riche: Amoureux | | | |
| 佃戶的女兒..... | 王 | 四 | 角 |
| E. Brockmann et Oskar: L'Ami Fritz | | | |
| 婚禮進行曲..... | 王 | 四 | 角 |
| H. Barthele: la Marcella Nuptiale | | | |
| 母愛與戀愛..... | 王 | 四 | 角 |
| P. Nivoix: Amours | | | |
| 巴瓦烈先生底女婿..... | 王 | 四 | 角 |
| E. Arquier et J. Sandeau: Le Gendre de Monsieur Poirier | | | |
| 西德詩..... | 王 | 四 | 角 |
| E. Kostand: Cyrano de Bergerac | | | |
| 羅蘭女婿..... | 王 | 四 | 角 |
| A. Daudet: L'Arlesienne | | | |
| 沙路..... | 王 | 四 | 角 |
| A. Daudet et Adolphe Bellet: Sanho | | | |
| 孟德斯鳩夫人..... | 王 | 四 | 角 |
| R. Rolland: Le Montespau | | | |
| 七月十四日..... | 王 | 四 | 角 |
| R. Rolland: Le 14 Juillet | | | |
| 醫生的勝利..... | 王 | 四 | 角 |
| J. Romains: Le Triomphe de la Médecine | | | |
| 妬嫉..... | 王 | 四 | 角 |
| J. J. Bernard: Le Ren qui reprend Mal | | | |

中學生補習國文之系統讀物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適合標準

本書取材悉依教育部規定中學國文科選用讀物之標準，分爲八類。國文科範圍內應讀之書，收羅略備。

選材精要

所選材料，或屬整部原書，或爲短篇著作，或自整部中取其最重要之篇段，均以適合中學生之實際需要，及其閱讀能力爲主。

提示門徑

每書之首各列導言，於各書內容讀法，作者思想等，均有簡要之評述，指示研究門徑。

註釋詳明

國學方面之書，採用善本校訂，博考衆說，詳加註釋，以助理解。

售價低廉

全集八十冊，照預約價計算，每冊祇合國幣一角有零。

第一集五十八種發售預約

已出十四冊訂購者可立取書

第一集十五種十八冊六開本新紙印
已出十四冊七月內各續出十二冊
全集三十冊定價三元
預約價一元九角另付定款辦法
止截底月七於約預元一內國費

五大特色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中學各科要覽

本館印出各科要覽內容簡明扼要，讀者咸稱便利。惟因出版久遠，迄今社會多變，學校課程亦屢有更新，為應目前實際起見，特澈底改訂或新編，並使讀者在短期內能詳各科之知識整理而省習之，且俾準備初高中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考試之用，一般人士亦可用作各科常備讀本。各科內容，悉按教育部二十五年修正課程標準。材料綜合現在通行教科書，本書目、各科要覽及日本研究班考卷等，皆之精華，編排表解式，主要事項大數附於一頁或二三頁，並加解說及插圖，次列本文所載之要點或最近各省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題，並附解答，擔任執筆者均富有教學及編著經驗。全書用次道林紙精印，裝式極其精美，名列下：

本館印出各科要覽內容簡明扼要，讀者咸稱便利。惟因出版久遠，迄今社會多變，學校課程亦屢有更新，為應目前實際起見，特澈底改訂或新編，並使讀者在短期內能詳各科之知識整理而省習之，且俾準備初高中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考試之用，一般人士亦可用作各科常備讀本。各科內容，悉按教育部二十五年修正課程標準。材料綜合現在通行教科書，本書目、各科要覽及日本研究班考卷等，皆之精華，編排表解式，主要事項大數附於一頁或二三頁，並加解說及插圖，次列本文所載之要點或最近各省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題，並附解答，擔任執筆者均富有教學及編著經驗。全書用次道林紙精印，裝式極其精美，名列下：

版出日十二月六種七列下				
書名	編者	定價	特價	
算術	一 蔡汝賢	二五	一八	算術
代數	二 桂超超	五〇	三五	代數
幾何	三 金品超	五〇	三五	幾何
三角	四 蔡汝賢	二五	一八	三角
植物學	一 馬光斗	二五	一八	植物學
動物學	二 周安人	二五	一八	動物學
本國史	三四 蔡汝賢	六〇	四二	本國史

版出日十二月六種六列下				
書名	編者	定價	特價	
生理衛生	一 程海軍	二〇	一五	生理衛生
物理學	二 程海軍	四〇	二八	物理學
化學	三 舒培士	四〇	二八	化學
外國史	四 蔡汝賢	六〇	四二	外國史
本國地理	五 曹玉華	六〇	四二	本國地理
外國地理	六 陳秉	二五	二五	外國地理

郵費 每册二分半 掛號費外加

特價發售

依照各書定價七折計算
自出版日起至十月十一日

應試準備 事半功倍

表解詳明 瞭若指掌

各科精華 薈萃無遺

文學雜誌 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初版

不許轉載
編輯人 朱光潛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刊徵稿條例

- 一、本刊歡迎投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為限。
- 三、來稿須用有格紙體寫字，鈔務求清楚，洋紙不能寫兩面。
- 四、本刊對於來稿有斟酌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聲明。
- 五、本刊報酬分兩種：(甲)保留版權者每千字三元至五元。文稿未一字後須標明(保留)字樣。(乙)不保留版權者每千字四元至七元。版權即歸商務印書館所有。
- 六、本刊內保留版權各稿，商務印書館有商印單行本之優先權，並得選入文學雜誌叢刊。
- 七、來稿請掛號直寄北平後門外慈慧殿三號「文學雜誌社編輯部」。收本刊對於收到稿件除在郵局掛號單上蓋章為憑外，概不作復。不登載之稿附足郵票者一律退回。
- 八、來稿須註明姓名地址。

文學雜誌社編輯部謹訂

廣告價目表

定價及郵費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給圖刻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向商務印書館上海河南路二一號發行所三樓總管理處營業部推廣科接洽。(電話九二三一〇) 遠地面詢即行奉覆。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本國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全年	半年	零	辦訂法	全年 十二册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正	首及封 篇內之 之對面	封及內 面正文	底封 外		第地 位	全	定	價	
	後	面	面	全	價	三	二	一	一	價
	四十元	五十元	七十元	面	價	二元四角	角二	角二	分	價
	廿五元	三十元		面	價	郵費在內	分	分	分	價
	十五元			面	價	九角六分	分	分	分	價
				面	價	二元四角	分	分	分	價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姓名戶號定數定名姓在何處寄何處原寄四項詳細開明寄上商務印書館方不致有誤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本社已運於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呈請登記

商務印書館編印
中國文化叢書
第二輯發售預約

- 中國目錄學史 姚名達著 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 中國倫理學史(3) 蔡元培著 一册特價七角
- 中國道教史 傅勤家著 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 中國稅制史(1) 吳兆莘著 二册特價二元一角
- 中國政治思想史(3) 楊幼炯著 一册特價一元四角
- 中國水利史 鄭肇經著 一册定價一元八角
- 中國救荒史 鄧雲特著 一册定價一元八角
- 中國教育思想史(1) 任時先著 二册特價二元一角
- 中國日本交通史(2) 王禕五著 一册特價二元零五分
- 中國婦女生活史(3) 陳東原著 一册特價一元零五分
- 中國訓詁學史 胡棖安著 一册定價一元八角
- 中國音韻學史 張世燾著 二册定價二元八角
- 中國漁業史(1) 朱士豪著 一册特價二元一角五分
- 中國建築史 陳清泉譯 一册定價二元
- 中國音樂史(2) 陳清泉譯 一册特價二元零五分
- 中國韻文史(1) 王鶴儀編譯 二册特價三元零五分
- 中國散文史(2) 陳柱著 一册特價一元零五分
-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著 二册定價三元
-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庸著 一册定價二元
- 中國疆域沿革史 顧頡剛著 一册定價二元二角

第二輯合售預約

全部二十四種 廿五册 六開本
硬布面精裝 遊林紙印
合售定價卅元 國內郵費二元
預約價 二十一元

第二輯合售預約

一二兩輯合售定價五十五元
預約價三十八元五角
國內郵費另加四元
第一輯定戶定第二輯
只須續交十七元五角
預約均於廿六年七月底截止

第二輯零售特價

已出之書
第二輯分四期出齊 已出一二期
期書十三册以後每月綴出一
期 已出之書零售特價各名下
加(1)字者特價九月八日截止
加(2)字者十月十五日截止
加(3)字者十月十二日截止